

何永倍著

爲中國謀國際和平

商務印書館印行

分類號	578
著者號	2132
登記號	14187
著評著	
冊	1



2807750

爲
中
國
謀
國
際
和
平

何
永
信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目次

- 一 「惑」「謎」「怪」「狠」「抖」..... 一
- 二 君子外交..... 九
- 三 美國應立刻對軸心宣戰..... 二二
- 四 英美合作與中國..... 三四
- 五 如何加強新國聯機構..... 四四
- 六 論戰後不宜有和會..... 五四
- 七 「大砲」與「牛油」..... 五九
- 八 「你和我」與「大家來」..... 六六
- 九 讓轉國爲東方的瑞士..... 七七
- 十 儒家思想與世界和平..... 八一
- 十一 國家觀與國際和平..... 八九
- 十二 德國失敗的教訓..... 九六
- 十三 爲美國好，我們建議美中同盟..... 一〇六

十四 殖民與徠民……………一一五

附錄

一 對於我國外交陣線的一個獻議……………一二三
二 越南蠶湖……………一二八
三 決定巴爾幹命運之一戰……………一三二
四 德政南照會之意義……………一三五

爲中國謀國際和平

一「惑」「謎」「慌」「狼」「抖」

按：這篇本名「歐戰與中國」，現改今名，是寫在希特勒勝利踏入巴黎的時候，（那時我國還與德義維持着正常外交關係）文內所言美國國內的矛盾，當時確係如此，但過了一年多後，日本人在珍珠港的一個炸彈就把美國人的問題解決了。文內之「因爲以往歐洲大陸霸王都是因爲不能飛渡海峽以陸軍征服英海軍大本營的不列顛島而功敗垂成，希特拉如欲不敗，則不必須挾他的空軍協助之強大陸軍超越海峽，強迫英政府或投降或遷都，然後他在大陸上的戰果才不致變成幻影」數語，可爲現在歐局的註腳。作者早知德義缺乏制海權，能助我者甚少。

歐戰已由「包圍戰」(Siege war)進至於「閃電戰」(Lightning war)之階段，月來德軍進展之神速，同盟軍抗力之脆弱，有識者數年前雖已微有感覺，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能不算是一件「嘆觀止矣！」的奇事：在這個瀾搖動盪變化莫測中，我們中國也許人人有「執

一「惑」「謎」「慌」「狼」「抖」

一

言孰凶？何去何從？」之說。

在談「歐戰與中國」的問題前，首先要明瞭的一點，就是在現在世界各國雜亂如麻的矛盾中，理出一條紋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凡對此問題作一個乾脆簡單之「然」或「否」的答覆，難保不犯「太簡單化」(Oversimplification)的毛病。譬如說，英國最大的仇敵既然是德國，在理應不惜任何代價與從前德國背後的仇敵，蘇俄，相聯，而實際則否。蘇俄既與德國打仗，則英國應聯蘇俄背後的仇敵，即日本，而謀第二次的英日同盟，而英國又忌於美國不敢走這一步。美國既因階級意識及其他種種關係厭惡蘇俄，在理也應該討好蘇俄背後的仇敵，日本，而實際上美國厭惡日本之程度不下於其對於布爾雪維克黨的憎惡。美國既厭惡日本，則應出全力幫助中國驅逐倭入於亞洲大陸之外，而實際她不斷地售賣給日本軍火原料及其他殺人利器，在中國除些紅十字會救傷的繃帶，及用以買美貨幾千萬元借款外，對我們的幫助只限於些甘言悅語的「同情」。

在這極度矛盾中，我們可說：現在世界國與國間的矛盾，其主因在美國一國的矛盾。政治上，美國一方面同情英法，已不得看她們贏，故盡量以軍火、糧食、原料、供給同盟軍，此種偏袒推而廣之可使之陷於參戰，而另一方面她又極怕參戰，口口聲聲說 Short of War，即此三個小字，就足以使希特拉肚內作齒冷的微笑！經濟上，美國要乘歐洲燒火而發一批橫財，最妙的法子莫過於「現購自運」的條款，同時她的確發了不少的財，黃金源源流入新大陸，開從

前少見的「戰時景氣」(war boom)；但美國人也知道，繼「戰時景氣」之後必有一戰後的不景氣」(war slump)，景氣愈甚而不景氣亦愈慘，所以美國人一方面要發財而一方面又怕發財後不得了，在這兩矛盾情緒中他們就舉棋不定，要進又想退，要動又不動了！假如美國能去她的矛盾，樹起鮮明的旗幟，要中立就乾脆中立，要參戰就乾脆參戰，要助日就索性助日，要援華就索性援華，世界的陣容就清楚得多，國際政治紋路的找尋就比較容易多了。

我們又可以說：美國的「SIGHT OF WAR」但非中立之態度，只有使歐局天天惡化至於不可收拾，因為希特拉（和魯索里尼）聽見這句三個字的話，知道美國不會動手，就可以放胆幹下去，對英法毫不留情。但同時美國滿口是同情，滿懷是金錢，滿船是軍火，又令同盟國希冀，猜測，期待她也許會動手幫忙；假如不是這樣，英法對德的態度或許會修改。你看巴黎陷落後，法國總理向美國總統哀求幫助而羅斯福又於「同情」之外報以「不受軍事約束」的答覆，法國知道無望，馬上就向德投降。「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美國之誤人，美國人初不自知，他們是好心眼，但單是好心眼無濟於事。以往美國口強而不動手，一看穿了，侵略者使得寸進尺，美國嘆一聲而侵略者便進一步，彷彿故意與美國為難，帶挑戰的口吻說道：「看你怎麼辦！」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急轉直下的，現在歐洲局勢如出一轍！我們不知今年二月間威爾斯對希特拉說甚麼話，但有一句我們可以猜出來，那就是「美國不會打」，威氏在三月回美國，希特拉在五月便動手，有如一九三七年哈理佛斯告訴希特拉「英國不會打」而德國就馬上動手

搶奧大利亞一議。假如哈氏與威氏對德國說硬話，希特拉未必敢動手妄為。

如美國的態度是「惑」，蘇俄的態度是「謎」；美國的態度看付出來，蘇俄的不容易猜着，但美國的是前後矛盾、言行相違，而蘇俄則不聲不語，言行一致！蘇俄不大說話，但一說話便繼之以行動，要求而不遽便動起武，過去她在波蘭、芬蘭、及波羅的國家最近在羅馬尼亞都是如此，但她對於德國，對於中國，對於現在的西歐戰爭尙未說鮮明的話，世界亦無從知其真意所在。她既然是言行一致的國家，說了話便須行動，行動未到時期，說話也當然不是時候。什麼才是時候呢？我以為在英德相持不下，勢均力敵，誰也佔不了上風的當兒。而這又是甚麼時候呢？我以為是希特拉欲飛渡英倫海峽而屢試屢敗的時候。因為以往歐洲大陸霸王都是因為不能飛渡海峽以陸軍征服英海軍大本營的不列顛島而功敗垂成，希特拉如欲不敗，則必須換他的空軍協助之強大陸軍超越海峽，強迫英政府或投降或遷都，然後他在大陸上的戰果才不致變成幻影。他如能做到此點，則蘇俄方企圖分割死去的帝國鯨魚之不暇，更何有閒心，閒暇去與德國作對？但如希特拉飛渡不成，滯留比法沿海，歲月蹉跎，英海軍的封鎖功效漸已由微而著，則英國將不惜以據他人（或自己）的慨之重價，收買蘇俄，到時斯大林見希物拉如此頓挫，也許一翻臉孔，由友變仇，從德國背後將希特拉的軍！那時的德國霸王也許變為第二個拿破侖！

這種場合只是可能而不是一定，因為時代變了，武器變了。如今年係一八四〇（而不是一

九四〇），是拿破侖而不是希特拉，我們敢說德國一定失敗。有人說希特拉的起來，靠他一撮賈伯林式的鬍子（因為人們就把他當作滑稽家），這句話雖幽默而不是完全無理山。希特拉一天是常勝將軍就一天無人敢反對他，人人，國將如諸侯在邯鄲見項羽一樣，「膝行而前，莫敢仰視」！但如他小有敗績，反對他的人就將如刺蝟的興起了。他們現在的甜言蜜語，只能當作明哲保身的恭維，不能算矢忠矢信的保證。前些日子，蘇俄對新任英大使克利浦斯博士的冷淡和只願與現駐莫斯科的英國代表談商務而不與克博士談政治的宣稱，也應作如此看。

在這全世界「一謎」一「惑」兩端之中間，則為全能國的「狼」和同盟國的「鹿」，雜以微小中立國的「抖」。牠們誠惶誠恐，朝不保夕，事勢？事楚？莫知所從！上次歐戰期間，威爾遜總統即有將來世界大戰中將無中立國之語，證諸近來歐戰之發展，益覺此言之深長有味。威總統之意，以為第二次大戰中將為反對集體安全制度之國家，與維持集體安全制度之國家作戰，世界既已組織成爲一個集體安全制，則將來之國家將不是維持牠即是反對牠，二者必居其一，故無中立之可能。現在歐洲這個戰爭，是我們常說的「爲疆域而戰之戰」，（所以無調解之可能）無論那一方勝，對方都是被消滅，出「戰國」而夷爲「郡縣」，將來的世界大戰，恐怕是「大陸與大陸的戰爭」（War of Continents），所趨的最後方向，是以武力得來的全世界大一統。由這個觀點看來，深覺極平凡極簡單的三國演義開場白——「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實爲不易的政治真理，可抵現在中西學者和大學教授們——（我自己也

就是「一個」——費了不少紙張和墨水寫來的汗牛充棟之書！這樣說來，中立在今日之難以維持，又已昭然若揭。

再從政治技術觀點看來，在「滅滅戰」的無情猖獗中，長久中立不但難能，而且不智。在春秋式的戰爭中，中立是一件好而聰明的事；但在「戰國式」的爭鬥中，中立往往爲自殺之端！秦攻韓，趙魏守中立，韓被滅，趙魏的末日到了！秦攻趙魏，楚守中立，趙魏被吞而楚的末日到了！秦攻楚而燕齊守中立，楚被滅而燕齊的凶運到了！秦之吞併六國，就是如此的簡單妥潔！無疑的，中立是六國自殺的頭一步！

拋棄中立；認定可勝的一方而以全心全力幫助那方，庶在最後共同勝利到臨時，可共同享受勝利的甜果；這是人所共知的一種竅妙。已往加富爾之能統一意大利就是用個法子。現在我們的最大仇人是日本，日本所希望於我們的，當無過於我們嚴守中立和孤立無援；你看去年歐戰一開，日本即唆使華北華中偽政府宣告中立，我們如長久中立即墮最大仇人之毒計！長此下去，我們固須獨力抗敵，勉強撐持，而在將來世界定霸的議中，我們又必被摒出門外。我們的命運，將由二二三如阿遜比士山上的神人主宰，自己將一無發言餘地！

爲了這個原故，有些眼光遠大的在去年即主張我們拋棄中立，實行參戰。主張參加英法的，根本上以爲英法握有制海權（Sea Power），最後勝利必屬於她們，與彼等爲盟友，可利用將來解決世界問題之機會順手解決中日之問題。反對這主張的，以爲（一）我們參加英法，英

法未必歡迎；（二）縱使歡迎，我們無法派兵赴歐中國無海軍海船，同時日海軍不能如上次歐戰一樣護航，同盟國更不能借船；（三）英法未必能得最後勝利。

於是另有些人主張參加德義。這可分兩派：第一派爲汪系漢奸前在參政會大放厥詞的，這派本無甚主張，可置而不論。另一派並非漢奸，而是真誠的相保最後勝利歸於德義，主張參加她們的理由，如主張參加英法的一樣，希望與最後勝利者同享美果。但問題亦如主張參加英法的一樣：（一）爲德意是否歡迎？（二）爲如何派兵赴歐？（三）爲德意是否能得最後勝利？還有第（四）：德意缺乏制海權，能助我者甚少。

無論是參加英法或參加德意，這一步在中國內政上將發生最嚴重最深刻的影響。參加英法之舉必引起第八路軍所代表之勢力的不良反感，也許會召至統一陣線之分裂；參加德意亦然。在抗戰期間，當然是團結第一，統一至上，以暫守中立來維持國家的統一：這是政府的苦心。

但，上面不是說過嗎？長久中立不但難能而且不智。那麼，難道中國就永久在這不應中立而又不得不中立的矛盾中掙扎嗎？到底這矛盾的根本原因在那裏？我以爲根本在美蘇之未和協，在「惑」與「謎」的未得調整。在能助我的兩個國家尚恍惚盲索於「謎」與「惑」之中，我們的根本大策，現尚無法決定。蘇俄是隣我而最能助我或傷我的強國，在她仍守着她的「謎」，我們也不能不「謎」，因我們如不「謎」，貿然插入蘇俄的敵對方，其後患將不堪設想。美國是唯一可在太平洋以海軍攻日的國家，實際上是我們一個最大的潛在（Potential）

朋友，而說因爲她「惑」，使我們無從舉棋。美國的「惑」，不但使我們難辦，而且使全世界都「惑」；我相信這「謎」與「惑」是有關聯的，二者之中有一個明朝化，其他的一個亦可明朝化。

所以我國「中立乎」「參戰乎」的問題之核心，不在英法或德意，而在美蘇。暫時還談不上聯英法，也談不上聯德意，更談不上聯美蘇，因爲現在美蘇根本就不是二位一體而是互相抵觸的二國。聯一個則可，聯兩個則等於癡人說夢。我們如欲同時聯兩個，首須調和兩個，使「謎」與「惑」化而爲一，是則有待於我們外交的努力了。

不但「謎」與「惑」是有關聯，「慌」與「狠」亦有關聯，「狠」愈深而「慌」愈甚。世界上「抖」的國家如何在「謎」，「惑」，「慌」，「狠」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謀自己的立足地呢？曰：莫善於設法先消滅與融解「謎」與「惑」的對立，然後快快的在「慌」與「狠」中切實表明我們的態度。

現在還未到肯定那一方的時候，但解答這嚴重的「歐戰與中國」問題，以上的話也許是方法之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感國策半月刊

二 君子外交

——動口不動手——

按：這篇作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作者心中抱無限希望美國積極的意思，故不久又作「美國應立刻對軸心宣戰」之文。此文所敘述之美國冷淡態度，均是事實，目的不在指摘，而在「激將」，故文內有「設防關島……並擬撥款二十七萬作設防用，如這個屬實，則或為一種新動向」之言。現在美國是我國的盟邦，美國人素來大方，對於雖不是恭維但事實準確的話，當不會以為忤的。

(一)

英國對侵略者妥協政策，盡人皆知；美國之妥協政策則因其不甚顯著，故世間知者不多。彼茲中極重新考慮「外交路線」的當兒，美國遠東政策也許有再行審量的必要。

美國對遠東的傳統政策，即所謂中國的（一）門戶開放與（二）領土完整的雙重政策，這都包含於九國公約裏。甚麼叫「門戶開放」呢？用普通話而不用術語來解說，就是「誰都可以

在中國一樣的做生意」，英國人如是，日本人如是，美國人也要如是。這也就是說，在繳納海關關稅，租用地段房屋，僱用運輸工具等等，一貫以蔽之，在做生意的一切步驟和手段上，美國人在中國所受的特遇，應該與在中國其他國的國民絕對平等，不致比起任何其他國的國民吃虧。要達到這個目的，則非使中國不被任何國家侵略獨霸不可，因爲如讓任何一國獨佔中國，則那個國家即可在中國作種種設施專肥牠本國來中國做生意的人，而削視其他國的商人，如現在日本在華北華中一樣。所以「中國即土完整」是「中國門戶開放」之邏輯的必然推理，後者爲主，而前者爲附。

九國公約所包含的遠東政策，在九一八那晚上爲日本的大砲所毀。那時美國怎麼辦呢？若說出兵用武力來阻止日本的橫行，那美國覺得有點犯不着，因爲投鼠忌器，古有明訓，中國又那麼遠（六千英里的海洋），買賣又不多，（近年不過一萬萬五千萬左右），投資又那麼少（估美國海外投資不過百分之一點三），駐華僑民不過那幾個（連兵不過一萬多）何苦打抱無謂的不平，費不必的大勁，去與又兇又狠的「家滾」（Japs）來較短長呢？不，犯不着與這個「家滾」鬧意見！

但美國又不能就怎麼不聲不語了事。她如不願意動手，也必須動一動口，如「動口不動手」是君子的象徵，那麼美國可算是遠東的「君子」了！九一八以來美國的遠東外交就是「君子」的外交！「不承認主義」（non-recognition doctrine）是這種外交的結晶，這由美國國

務卿史汀生在一九三二年正月七日宣告於世。平心求說，那時怪不了美國，因為美國宣告不承認主義以前，史汀生曾與英國商量合作制裁日本，英國不願，美國始單獨動作，而就因為孤單和不願打仗的心境，所謂動作不外乎「口頭」。惟中國吃這個虧却大了！差不多美國每讓一次，日本侵華必進一步，彷彿對美國帶挑戰口吻說道：「看你怎么的！」美國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後給日本的懸張照會徒引起日本的進攻錦州；不承認主義一經宣告，日陸戰隊即進攻淞滬；史汀生在二月二十四寫給波拉的那封信一經發表，關東軍即製造傀儡滿洲國；美國一宣佈願與國聯合作施行李頓報告書，日本即與「滿洲國」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簽訂軍事議定書；美國一宣佈接受國聯大會一九三三年二月間之「不承認」決議，日軍即於三月間進攻熱河，弄到野火愈燒愈大，波及北平，中國始倉皇無措簽訂塘沽協定！（這裏並不是說美國存心如此，而是說明這種「動口不動手」的外交只把中國的事情愈弄愈糟）。

日本霸佔東北四省而列強等尙無實際動作，於是胆子大了，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由一個無名小卒的外務省情報司長（天羽）放「列強滾開！」（Hands off!）的聲明，列強彷彿在那時才知道日本的野心非同小可，牽起寫送照會給東京。英國四月二十五日的照會不過是柔聲問問「天羽聲明」甚麼意思。美國二十九日的照會到放胆說到條約尊嚴不容由單方破壞等語。日本竟連理都不理，置不作覆，美國也無可奈何。

同年十一月「滿洲國」政府宣佈佈汽油專利，美孚，德士古，亞細亞煤油公司，只得關門大

吉。翌年同月般汝耕的冀東政權出現，又是一個破壞門戶開放的嘗試，美國除些抗議外又無可奈何。經過與英國駐美大使商量後，美國國務卿曾於十二月五日關於那時緊張的華北發表一個宣言，惟仍不出「要維持九國公約」一類的話。

日本既可隨便撕毀九國公約，於是便放胆幹下去，先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日內瓦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華盛頓通告在一九三六年末限制海軍條約滿期後，再不受軍艦之約束。一九三五年之海軍限制會議內，日本要求一共同最大噸數限制（實際即等於海軍軍備平等），要求不遂，隨即退出會議，英美法也無可奈何！只得三個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簽訂一限制建艦程序協定，日本拒絕加入。

世界風雲愈來愈險惡，美國看着只管瞪眼，口雖嚷而手不動，結果只採取能為政策，趁塞索里尼攻打阿比西尼亞的機會，通過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有名的「中立法」(Neutrality Act)。其實「中立法」這個名字是叫錯了的，牠應該稱為「不管法」(non-intervention)。隨後英法在西班牙戰爭內所採的「不管政策」即胚胎於此。歐洲局勢的演進，是與美國政策息息攸關，普通人罵伊登及白魯姆(Eden)在西班牙所取的自殺政策，而不知他們有苦說不出來，美國是他們口裏要說而說不出的難處。這個「中立法」經過兩次（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修改，充份表明美國之關起大門外面「不管」的政策，歐亞二大陸，從此多事了。

中立法第二次修正案通過剛好兩個月。而七七事變發生了。如那時美國態度不是「不管」而是積極，日閥到底敢不敢在這年發動大規模戰爭，是一個有趣之歷史的「假若」(If)，但不能認為這二事是絕對無關。中日戰事發生了數月，日軍起始轟炸南京，通告各大使人員離開，各國的大使中，只有美國大使跑到停泊在江邊的美艦上，後來又跑回大使館來，來往的跑，除消耗些汽油外，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作用。八一三戰役開始後，大世界的一顆炸彈把美國人噱住了，九月三日美政府勸美僑離開上海。五日後，羅斯福且宣稱不肯離開之美僑須自己負安全責任！(那時美僑紛紛去電抗議)然美國加立浦(Gallup)民意測驗結果，百份之五四贊成撤退美國駐華軍隊。當時美國孤立派成見甚深，把 Wichita 事件(一美國公家船載已賣給中國的飛機軍火等由美國東岸運至西岸)故意擴大，迫羅總統於九月十四日發出如下之宣言：

「美國政府船隻不准載運軍火飛機至中國與日本。掛美國旗的私家船隻如欲載運，須自己負安全責任。」

這與施行「中立法」問題無關，美國政策只限於二十四小時內，(24-Hour basis)」。該船於是在美國西岸把軍火拋棄，改載別物換道來華。羅斯福十月五日在芝加哥有名的「防

渣] (Quarantine) 演說，結果不過又如七月十二日國務卿赫爾之警告日本，不可動武一樣，日人的動武不但不因此而減輕，而反變本加厲。美國國會大人先生們對於羅總統這種態度及在與國聯合作抑日問題上，反對與贊成者是二與一之比。

十一月三日九國公約簽約國在比利時京城開會前，美政府斤斤以「雙方同意」(By agreement) 方法來解決中日糾紛爲言，倫敦華盛頓均於事前發出通告，充份表明不預備對日實施經濟制裁，所以請了日本兩次到會，而暴日竟置之不理，簽約國也無可奈何。該會也無結果而散。

美國是九國公約的發起人，維護人，幾乎是所有權人，照道理，如有帝國撕毀這個公約的，美國應該領導率領，予這個暴徒以打擊。然實際上美國不但積極上不取有效行動，即消極上亦存觀望。侵略者看透這點，益肆行無忌，於是才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炸沉「巴納」(Panay) 事件發生。日人之故黨炸沉該艦，無論是旁徵左證，卻是無可疑義的。四十年前，美國有一軍艦名喚 Maine 在古巴領海無故爆炸，還不知是否人的陰謀，美國即把這個罪名強加在西班牙頭上，向兩國宣戰，奪取斐列濱及中美洲西屬屬地。而對於日本存心的一個打噴巴，美國反吞聲忍氣，以區區二百多萬元美金賠償爲滿足，令人不禁有前後判若兩時兩國之感！

美國的妥協心理在抗議巴納炸沉的照會中之字裏行間見得：照會裏語氣並不知這件事所應

得的嚴重，最後還只說美國「請求並希望」(“requests and expects”)日本道歉，賠償，及保證！事件發生後，美國人民的宣戰情緒不但沒有沸騰，而反降落。加立浦民意測驗的結果，居然有百份之七十贊成撤退美僑及駐華軍隊，翌年正月尾，一千二百名的美海軍陸戰隊，遂由上海撤退，二月，註津之「第十五步兵連」亦退出華北。

一九三八年正月十日，又有一事充份表明美國畏戰之心理。有國會議員名納德羅者 (Lundow) 居然提議宣戰由美國人民公決！(Referendum) 雖然這個議案以二〇九票對一八八票否決，然這個惡毒提案竟能得到百餘票之多。试想如希特拉對美國施行閃電戰，等到一萬萬三千萬美國人投票贊成打仗時，美國豈不是早就嗚呼哀哉，連這些人投票的機會都沒有了嗎？

一九三八年歐洲有明與，而亞洲亦有類似明與的事，即是英國對日讓步。美國束手無策，眼看歐洲民主國家對侵略者妥協，口裏不絕的批評而實際上手不動，某英人遂以幽默的口語說道：「美國人只知道如何在一炸彈炸不穿的牧師案座 (cathedral) 來同我們講道！」這年內，美國對日本抗議的次數有八次之多，然均只限於抗議；——(一)正月十七日，抗議美僑美產在杭州南京等地受歧視。(二)正月廿六日，抗議日兵打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的嘴巴(正月三十一日，美國接受日本關於此項的道歉)。(三)二月廿五日，抗日本駐平大使館通告各國撤退長江僑民。(四)五月三十一日，抗議日軍不許美僑返回家裏。(五)六月十一日抗議日機亂炸廣州(同時赫爾道義的勸告美飛機製做勿售機與日本)。(六)八月廿六日，抗議日機擊落

中航機桂林號（日本答覆竟謂美國管不着！）（七）十月六日，美大使格魯致日外務省抗議日本破壞在華之門戶開放（日本以「建立東亞新秩序」作覆！）（八）最後則爲十二月卅一日，再抗議破壞門戶開放，同時又云美國願以「有秩序的交涉及同意」（*orderly negotiation*）方法修條約。一週以前，於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借二千五百萬美金與中國（*British arrangement*）方法修條約。一週以前，於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借二千五百萬美金與中國（英國隨在翌年三月跟着借給五百萬鎊），同時延長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的購買白銀協定。

（三）

一九三九年開始 羅總統於正月四日又放一炮，責備國際的無法行爲，同時則說「戰爭不是使人尊成世界輿論的唯一法門，另外還有許多戰爭除外（*Short of war*）的法子」。羅總統這句話聽了，恐怕不久他會發見「戰爭」是對待希特拉，墨索里尼，東條，近衛，這一類人的唯一法子！

三月十五日，希特拉吞併捷克，一時世界大譁，羣以「制止希特拉」（*Stop-Hitler*）相號召。蘇俄提議開六強會議，而張伯倫不肯，其議遂寢。羅斯福則於四月十五日向希特拉提議擔保卅一國家的領土完整，他的提議原只限於歐洲近東中小國家，其意不在納美亞二洲的國家於提議內，而我們竟向羅總統質問爲甚麼把中國除外！彷彿中國的領土要美國來担保！羅總統接到這個質問，想也暗笑皆非，如可能，他可作如下的答覆：「這個提議也沒有担保我們美國

自身的領土完整！

五月一日，中立法的「現購自運」條款滿期，美政府意欲取消軍火禁運條款，而將「現購自運」一語擴張至所有往交戰國之出口。參眾二院，於六七月間先後通過議案制止政府取消軍火禁運條款。後來到歐戰已經開始，波蘭已經完結，英法處境之危不容否認時，然後才於十一月間取消軍火禁運。這年間美國對日本最強硬之表示無過於七月廿六日通知日本擬於六個月後廢止商約。這個本來是參議院共和黨黨員范登堡（Vanderburg）的意思，事前該院且詢國務院如廢約有無違背與日條約責任，赫爾回了一個不置可否的答覆，然後由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盜用共和黨的意思，通知廢約。

五月三日，日本致英美一照會，反對現行上海公共租界之選舉法。無何鼓浪嶼事件起，英美法水兵均登陸，日人在廈門囂張之氣乃稍斂。六月間，日人開始討銷英天津租界，大說特說英國人褻子，而對出入租界之美國人則特別客氣。英國人感覺勢孤，乃於七月廿二日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在華作寇之日軍有「特別需求」（Special requirements），並答應不阻礙日軍行動。美國如欲給英國打氣，則很可於協定簽訂前通告廢止商約，而實際則美國此舉迨後英日協定四日。

廢約通知不久，歐戰爆發了，一時美國上下朝野的視線都集中於歐洲，對遠東無復從前那樣的關切。惟十月十九日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日美協會席上作一驚人演說，指摘日軍在華之如

何防礙美僑事業，如何侵害美僑財產，破壞美國權益，關閉中國門戶等等。格魯演說事前顯然得有國務院同意，故歲月不居，轉瞬一九四〇年正月廿六日來臨，世人方以實行廢止日美商約，對日禁運，杯葛日貨等事期於美國。惟正月廿三日，美副國務卿白理氏 (A. A. Berle) 宣稱，日美通商仍根據以下三點繼續下去：(一)日美政府交換照會 (exchange of notes) 釐定二國商業關係；(二)對入口日貨之入口稅及噸重稅費不增加；(三)在美經商之日人可以遊客資格入美駐美，護照簽證可每年更換一次。

這不能不算是給世人（不僥倖中國）一大失望。條約雖廢止，然日美通商一如往昔，美國等於手舉起來了而不敢打下去！一切僑華之汽油，軍火，及軍用原料仍舊一樣運日。參議院內雖有 Pittman 及 Schweikert 繼續提議對日禁運，然議案均擱置於外交委員會內，連提出參院的機會都沒有。而在議會外等候着的美國人民，根據又一加立浦民意測驗，四份之三贊成開始對日禁運。在這個一方面要保持中國門戶開放，一方面又不敢開罪日本的矛盾中，美國外交乃變為舉棋不定，要進又退，要動又不想動的外交。在這個矛盾中，美國可能的行動，則為借錢給中國，於是三月七日的二千萬美金借款成功，然據內幕中人說，仍頗忌日本，假借一私人公司作借款中之媒介與運幕。（近聞宋子文氏在美借到三千萬，但未證實，且其可能性可疑）。

希特拉在歐陸得勝後，兩半球之荷比法瑞士遂成問題，門羅主義遇到百年來空前的試驗。

七月六日羅總統借其私人秘書之口，發出有名的宣言，包含以下要點：（一）美國不預備出兵參戰；（二）西半球之三國屬土由西半球廿一國家共同協商處理；（三）美國門羅主義推而廣之，則遠東的屬地，（宣言明言越南），亦應由亞洲的國家共同協商處理。七月間訊美大會協商結果，（一）歐洲戰敗國家在美洲之屬土由美國與古巴及巴拿馬三國組織委員會共同管理；（二）這種管理不是割據，而乃是督管，戰後仍可歸還原主。（三）在管理期間，當地之稅收全部限用於當地，不足時由三國貼補。

繼訊美會議後，則為七月廿五日之勒令飛機汽油，及主要軍用原料（如廢鐵等等）出口須向國務院領出口證，為國勒暫要起見，國務院可拒不簽發出口證書。結果是過去運往西班牙再轉德義的軍用品，已由美政府停止運輸，運往日本的當然亦受相當限制。當日大使館內抗議時，副國務卿威爾斯苦口婆心的解釋這個並不是專對日禁運，而是對其他一切國家都是如此（對英亦然？），並且在某種情況下還可想通融辦法。

美國不少的人，鑑於歐洲局勢危迫，東臨堪憂，想與日本訂立新的商約以解西岸之威脅，同時防止日本投入蘇俄懷抱裏。政論家如「Lippman, Griswold, Beard」均在如此想，政府人員如陸軍部長洛克斯（往日主張對日強硬的），連舊時主張廢約及禁運的范登堡與Schwellbecker亦均作如此想了！

(四)

以上是美國這十年來直到今日（八月廿一日）爲止對華外交的一個簡單敘述，這種「動口不動手」的外交，無以名之，名之曰「君子」外交，欲測一國將來之外交動向，免不了一睹其已往。去年二月開國會中一海軍預算案內有一設防關島條款，被參議院刪去。爲的是不願惹得罪日本。近聞又有人想再提出這意思，並擬撥款廿七萬作設防用。如這個屬實，則或爲一種新動向，亦未可知。如此則此文論斷即須修改。

美國之不能（並非不願）盡力援華，自有其地路上原因，已詳爲論及。簡言之，兩國相距六千哩的大海洋，中間還隔着一個虎視眈眈的日本，是中美關係的致命傷。這個事實是天註定，人力無法改變，謀國者應時常把牠記在心裏。

同時美國內部政治機構，亦是難外交不能積極的原因。美國不是獨裁，總統的權力不是高於一切，他的一舉一動，下有人民公意範圍着，前後左右有大理院國會參眾二院牽制着，她運用外交不能收身使臂使手手使指的效。你看羅斯福屢欲把美國積極化而屢爲國會民意等等所左。現在孤立派勢力仍相當的雄厚，中國謀國者不能忠實地自信地把美國盡力援華的假定打在政治算盤裏。

有一件事實，普通人不大注意，然可爲逆說美國的一種利器。美國需要工業原料靠外來者約

有十七種，其中有十種是須靠南洋，這其中又有六種是頭等需要，這包含樹膠，錫，金雞納，呂宋麻（Manila fibre），鎳，及鐵。所以荷印有問題的時候，美國即宣稱不容許更換該島地位。專家意見以為南亞細亞之來美資源受到威脅，則美國將不惜一戰。中國為南洋之北方門戶，得中國即可以控制南洋，故中國自身，從原料觀點看來對美國雖無關重要（只有錫和鎳，但可來之別處）然其地環位置實不宜落在美國仇敵手裏。

假如——這是很大的一個假如——美國真肯與中國取同一陣綫的話，則為克服地路困難起見，到可仿倣英俄辦法，把中國海南島香港或其他海軍良港租與美國作她的遠東艦隊根據地，仿照英國現行辦法，把在美洲的任何海軍根據地租與美國九十九年。美國獲得海南島及香港即可控制南太平洋的門戶，對於她軍用原料之供給當不如現在日處風雨飄搖中，同時又可以作非列賓的聲援。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戰團第半月刊

三 美國應立刻對軸心宣戰

按：此文作後一年多，美國始被珍珠港之一炸彈追上參戰

(一)

英法睡了幾年的覺，讓蝗虫吃去了幾個寶貴的年頭（邱吉爾語），結果是今日的田地！法國完了，英島雖尚未見德軍登陸，但數月來德機之轟炸倫敦英島各處的苦味，英國人諒已嘗夠了！無論如何，德國獨霸歐陸奧斯加典尼維亞半島及攫取羅馬尼亞油田之後，英國的海軍封鎖不足以制德國之死命；現在德國征服英國的可能未成幻影，英國卻沒有在歐陸上岸反攻德國之可能；中國有一句俗語「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足可以形容英國現在的處境。

假如英國一有不測，美國即移作現在英國的地位，而英國却變爲今年六月前的法國了！今日之大西洋將變爲昔日之英倫海峽，雖海峽只二十二英里寬（最狹處）而大西洋最窄處却廣袤一千八百英里，距離幾乎差九十倍，但我們不可忘記軍事專家哈德（Tiddell Hart）的名言：「行軍速率已由起先一小時三英里進展到不久前每小時三十英里以至今日的小時三百英里」，速率之增加幾一百倍！而這幾年來美國也與英法同樣的睡覺，據 Hanson Baldwin 的報告，

美國陸軍在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三架坦克車，其中二架試不合用，一架在表演時還翻身顛覆！以視德國之有九個「裝甲師團」(Panzer Division 即機械化步隊)而每個師團有五百架坦克車，故共有四千五百架坦克車，二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再加上德國就黨囊括四海并吞世界的野心，則美國處境之危，不言而喻。

在以往，美國所恃為天屏與自然的保險者，厥為左右之二大海洋及薄連二大洋的巴拿馬運河。英語有言：「地理就是命運」(Geography is Destiny)，美國的儲得天獨厚，只須幾條主力艦就可拒敵人於東西之兩邊。但正因為「地理就是命運」，美國也不是沒有「阿吉利斯的腳跟」(Achilles' Heel 即「弱點」意)。很不幸，南美洲不在北美洲的正南，而斜出其東南，弄到北美洲的東岸離北非洲的西岸只有一千六百英里，而南美洲西岸的 Valparaiso 港還在紐約以東！這個地理事實，恐怕就決定將來美國的命運！

在種族、文化、貿易、地理上，南美洲距歐洲都較距北美洲為近。南美洲的人多來自伊伯利亞半島，種族為拉丁而非北美的盎格魯薩遜；南美洲的農產(棉花、水菓、等等)、礦產品(銅、鐵，等等)輸往歐洲者多過輸往於北美，因為牠們在北美遇到強有力的競爭；南美洲有些國家，俱美國借着門羅主義而出的老大哥之嗚嗚逼人氣，在政治情感上方傾向於歐洲；在文化上，南美洲之作家大學教授和思想界的權威。留學歐洲者多過留學於美國。

軸心國家的魔手指頭，已經很長地伸入南美洲了！比美國還大而據有全洲的肩膀的巴西國

(Brazil)裏，已經有了一百萬的德國人和二十萬的意大利人。德國的航空公司Lufthansa，在巴西設有分局，與歐洲維持每天一次的航空交通，在巴西全國佈滿了如蛛絲網的航空綫，而這個網又與南美其他國家裏的德國航空網相聯，在巴西國裏，猶如在巴爾幹的小國裏，操縱工業商業的以德國人爲多。同情於希特拉主義的已組織成爲一種團體名爲 *Insertion*，穿的是綠的汗衫，十足國社黨的褐衫團的神氣！現在巴西總統瓦加氏 Vargas 就靠這綠衫團的擁護而上台，雖二者之間不無衝突，然不久以前，瓦加發表一驚人演說，頌揚國社主義，弄到美國大驚小怪，瓦總統爲息事寧人計，還打電報與羅斯福聲明與後者的宗旨不違背，可謂意在言外，情益乎辭！

巴西是全世界各國中唯一歡迎日本移民的國家，現在已有了二十萬人，在巴西大學教美國歷史的還是一位日本人教授！巴西農產品，有百份之廿九輸往日本；巴西的棉花專業和零碎買賣，有三分之一是在日本人手裏。

次於巴西，阿根廷 (Argentina) 實爲南美洲之第二大國，與美國積不相能，一九三八年末反對美國在拉瑪 (Lima) 汎美會議中提案的，就是這個國家。那裏有十萬的德國人，二百萬的意大利人，和十萬的日本人。重工業鐵路等等有許多是在德國人手裏，銀行商業農業很多是在意大利人手裏，日本人則投資於肉業，棉業、皮貨、和林业 (Quabricho 樹)。那裏有一法西斯組織名叫 *Lexion Civica*，有會員十五萬人，意大利作後台老板。阿根廷有一省長，名叫

Troiano，曾公開稱道邊希特拉茲索里尼爲「歐洲的救主」。

在南美洲西岸，延延像一長蛇的國家，名叫智利（Chile）。那裏德國的貿易已取美國者而代之，佔了頭一位，德國的工業資本已侵入了那國的鋼鐵業、造紙業、糖業、皮革業、石硝業（Nitrates）等等。那國的軍火，多半從德意二國源源而來。

在智利之北而離巴拿馬運河不遠者是秘魯國（Peru），那裏日本人的勢力且超越意大利人者而過之。這國裏有六萬日本人，超過所有其他外國人四分之一（美國人只有一千三百）。三份二的麵包舖和雜貨舖，一半的剃頭店，一半的汽車零件舖，巴拿馬以南的第一個海港 Chimbote 的全部的碼頭都在日本人手裏。前幾年秘魯有一革命，很像暹羅前幾年的革命，是日本從中擺佈，是她供給革命黨以六千萬梭利（Sol）的軍火。那裏的日本教授宣傳家，還說秘魯的土人本來是幾百年前從日本去的，所以現在的這二國人民是堂兄弟！時常發生的巴拿馬運河偵探案件中的日本人，是以秘魯爲大本營的。

這四個國家差不多把全南美洲從東北沿海岸繞至西北包括淨盡了，其他的小國或擺在中間或橫亘赤道，都如小星樣跟着這四大行星旋轉。美國人鞭長莫及，眼巴巴看見他們頭一位的商業被精心國家之一搶去。德國整賣法國以後，美國人慌起來了，生怕德國人以貿易的武器，強迫南美洲的國家傾向軸心。於是乃有組織「美洲國際貿易局」（IATO）之議，美國每年出資收買南美洲各國的出口貨，再轉賣於歐洲，賣不了的事可拋落大海，不使德國染指。據估計美國

須每年賠償三萬萬至五萬萬元，但美人仍認爲比三萬的坦克車便宜！

(二)

除了由南美洲來的經濟威脅之外——這個威脅，軸心國家得勝後一定加緊進行的——九月廿七日三國同盟訂立後又給美國以一政治威脅。三國同盟，在現行的條款下。雖作噤止美國不可參戰之用，對美國防禦同盟性質，但其期限有十年之長，故三國戰勝後，難保不把牠變爲共同攻擊美國的利器。那時候美國將成爲一個孤立國，東西南三面都佈滿着敵人。這種場合料必在德國擊潰英國之後；希特拉如能在英島登陸，即可挾英國四千萬人及無數的英島財富爲質，要挾那時出來的英國傾向軸心的政府，強迫英國海軍投降，即如今夏要挾法國貝當拉伐爾政府強迫法國海軍投降一樣！法國海軍雖有少部拒不投降而歸英，但大部份仍俯首貼耳歸回法國；甚至不惜與昨日之同盟國的海軍作戰，故如希特拉能征服英島，主戰派如邱吉爾之流雖可挾其妻若子與財富遷加拿大，至於英島內之四千萬人不能個個搬家，海軍的兵士們個個的若妻若子均在英國，那時希特拉若挾她們作質，英海軍之能毅然不顧本國，遷往加拿大，不能不算是一疑問。

假如英海軍一部份落在德國手裏，則加上意大利和日本的海軍和戰敗的法國之殘餘海軍，軸心國家的海上力量將遠優於美國海軍力量。美國的「兩洋海軍」到一九四六年始能造成，距今

年還有六年，六年的期間中，世界將大大的不同了！美國海軍力量未完以前，對付軸心國家的武力不足，則如果「狼」的全能國對美有甚要求，勢必如以往的英國一樣，採取姑息政策，一步一步地退讓，從明與又退到明與，馴至事無可為，退到如今日英國之「只有招架之功未有還手之力」。

美國現行的國防政策和現下的海軍實力，都只是作「西半球防禦」之用而不是作遠征的。九月二日美國以五十艘毀滅艦交換英國在美洲的海軍根據地，十月十二日總斯福之演說，均充份闡明此點。現在美國在大西洋雖已「自固其圍」，在太平洋還需不斷的努力。原來海軍力量要素有三，缺一不可：一是人，二是艦，三是根據地（bases）。就算美國太平洋艦隊已經夠用，然因其在夏威夷以西缺乏根據地，尚不足以作進攻或封鎖日本之用。夏威夷之珍珠港相當鞏固，美國在此花了錢也不少。惟該港之西，關島則因一九三八年美國參院不願開罪日本隨而取消增強該島之五百萬元之規定，至今尚不足為根據地；菲律賓之軍港，據云須花金十萬萬元需時六七年之久，然後始能弄到可守。新架坡軍港，現尚未租來，英國肯否租借，和美國肯否接受，都是一個問題，海軍部長諾克斯曾有美國不須派遣艦隊到新架坡的表示。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新架坡軍港舉行落成典禮，有三條美國軍艦由澳大利亞趕去參加，作者那時也在那裏撞見英國的海軍軍官都異口同聲地說是美國要求參加的，而美國的海軍軍官也異口同聲的說是英國邀請與會的；兩者言下之意都缺乏熱情。在美國軍艦作客之時，我也看不出英國軍官怎樣

特別款迎優待美國來的堂弟兄，美國的舞軍軍宜在社交跳舞上到喜歡與中國人中國女子來往。也許兩年來情形變了，但民主國家在以往之不能充份團結，於此可見一斑，無怪 Churchill speaks 著書名 *Talon Now*，勸民主國家打成一片，如早聽其言，英法不至有今天，美國亦不會遭遇今日的危機。

假如英國一有不測，希特拉倘能獨霸歐陸，美國人也許以為他們能夠閉着大門，「自固其圍」；但近代經濟勢力的巨流將使這個意識變成幻夢。美國雖欲關起大門，但不能不與外邊作生意，她的對外貿易年佔她全年總貿易五分之一，有六成輸出。有四成輸入。如德國於擊潰英國後獨霸歐陸，則世界上全能化的經濟區又多一個。將來世界貿易的四大主要區——歐、美、亞、蘇聯——至少有三個是全能化。其他區域——如非洲、南美——多半受全能區域而不至於受美國自由區域的控制，因為即在平時，近如南美洲（除中部拉丁美洲外）與美國的貿易不過佔一成，與拉丁美洲的貿易亦不過佔一成，而與歐洲的貿易佔四分之三。軸心國家戰勝後，慣於自由貿易由個人與個人個別公司與個別公司交易的美國，將會發現自己簡直無法與全能經濟區域競爭，因為全能區域的做生意談生意經的，已不是個人與個別公司，而是全區域。美國對外貿易既做不了，喪失了國外市場，國內經濟必起恐慌，內部生意場中陰謀傾軋之風，亦必愈熾。全能國家乃可利用這內部傾軋來挑撥離間，以甜頭買美國這批權益來倒那批權益，再買那批權益來倒這批權益，到了危急存亡，美國要一致對外之候，亦必如英國在明奧會議時，不得

不因提防國內社會革命來與要求無厭者妥協。

(三)

「亡羊補牢尚未爲晚」，法國太遲了，美國猶有時間可與英國及凡抵抗侵略抵抗法西斯勢力者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之噫嚅何？曰：「戰」！「戰」！「戰」！

現行美國對付歐局之策略，以「戰爭除外之方法」(Methods short of war，按此爲羅斯福特製之口號)幫助英國，此中所包含之思想，乃是「幫助英國」而非「美國自救」。當然，如保純粹「幫助英國」的問題，則美國無理由要採用戰爭方式，羅斯福之口號當尚可用。但自三國同盟後，美國所遇的難題，已不是純粹如何幫助英國而是如何拯救自己的問題，要解決這個難題，「戰爭除外」的方式已不適用，美國目前的出路，只有「戰」——立刻宣戰！

過去數月內的歐戰充份證明戰爭不純粹是一製造兵器的問題，而是動員全國人民內心的一切力量問題德國之以四十三天。戰勝法國，實在是一九一九年來的二十年中國社黨對德國民衆不斷地宣傳戰爭的結果，所以戰爭一到臨，德國已有充份準備而英法尚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雖然這期間中英法仍不斷製造兵器，但只是製造兵器而未動員國民內心的戰爭情緒。現美國所行之政策與英法近年來所行者，如出一轍！今日撥數百萬，明日撥數千萬，後日定造幾萬架飛機，大後日又修理幾個軍港，都不過是企圖把圓圓的大元觀成兵器，國民之內心情緒，

一如往昔，證諸新聞記者關於今年在費城舉行之共和黨選舉總統候選人大會的報告而益信。當那些幾千個的共和黨代表魚貫入大會堂時，門口的賣報小販正大喊着德軍開入巴黎消息，然而沒有幾個代表先生們買一份報看看；在他們那時的腦經旋轉着的大問題不過是舉誰當總統候選人。

這種意態，在現在的美國，惟有「戰爭」可以改變。惟有「戰爭」一字可以喚起全美國國民的內心愛國情緒；唯有戰爭可以使美國人對於法西斯侵略有正確的認識。只有戰爭才能驅除美國人的惰性，而使其製造的兵器發生作用，不然，兵器雖多，也不過如英軍在佛蘭德斯所遺留下的大炮槍彈，徒足以資敵！聽說英軍在那裏遺留下的香煙，就足夠頓發每個德國兵士一千支！蓋飛機大炮等等是死的，要活人來運用，戰爭情緒沒有喚起的人，在戰爭中，活人等於死人！惟有立刻對軸心國家作戰，方足於免美國於明與之厄，過此則恐太遲了！現在美國拚命擴軍，製造兵器，而不以戰爭方式明示國民以擴軍之意義，則在民眾眼光看來，偌大的國會撥款，不過徒飽幾個軍火商人的腰包，民衆的內心情緒，內心力量，無從喚起，即使兵器製成，亦徒爲一累贅而已。

但是軸心國家不會讓美國從從容容完成擴軍程序的，猶如德國不讓英國完成一九四二年可完的擴軍程序一樣。美國的兩洋海軍，至一九四六年始能完成，距今還有六年，六年之中，軸心國家之一個或數個隨時可向美國翻臉，如德國可於歐戰後要求法荷在西半球的屬地，日本可

攻擊非列濱，意大利可利用她在美國境內的意大利僑民製造事件，直接給美國以一下馬威，那時美國到底打不打呢？打則武器未足，力量不夠如張伯倫在明與會議前一樣；不打則丟臉，忍氣吞聲如張伯倫在明與會議後一樣。歐戰完結後不出兩年，美洲應有與門羅主義衝突之事故發生，那時美國如欲作戰，則環顧左右有三個敵人而無一個朋友，作戰是被動，而被動就是吃虧！

但如在現下英國未崩潰前，在蘇俄還未敢加入那方面心存觀望前，美國作戰，則是主動，主動即屬有利。「西半球防禦」(Hemispheric defense)政策，是一種全都戰爭史起來警告的軍固守馬奇諾防線政策差不多(美國還沒有馬奇諾防線呢！)，是一種全都戰爭史起來警告的自殺政策！美國現在武備還未充足嗎？但作戰即是使武備於最短期內實際需求下充足的一個法子。沒有那個國家武器十足準備好然後才作戰的。戰爭的刺激可使武備提早完成；戰爭的延期，可使惰性仍然發生作用甚或使擴軍程序不能如期了結。美國恐怕作戰召至國內民族分裂嗎？但如不戰則已，如遲早都須戰，則美國國內的複雜種族分裂遲早都免不了，因為愈遲則軸心的勢力愈增，軸心在美國的宣傳魔力愈深入。到那時要團結美國國內各族恐怕比現在更困難百倍。趁現在英國尚未崩潰，德義尚未完全勝利前，以宣戰團結全國和鎮壓美國國內的德義僑民，事猶有可為也！

勿謂希特勒獨霸歐陸後即躊躇滿志，按兵不動，他現在動員了幾百萬的德國軍隊，這些軍

隊如留在國內，即是他的政權一個很大威脅。他必須如豈臣秀吉一樣，把戰後的軍隊送出去遠征，成則可多得些地，不成也不過是消滅這些威脅他政權的軍隊，實一舉而兩得。

唯有作戰始可拉蘇俄入夥，因爲惟有立刻作戰，把英美二國的作戰力實際打成一片，然後始足與軸心抗衡，然後始有民主國家最後勝利的把握。蘇俄見民主國家有希望，然後始肯加入。誰願意加入敗的一方呢？如美國不馬上加入英國作戰，則以英國一國對抗軸心三國，勝敗之效無待懸著。美國如尙存觀望，則蘇俄自亦豈存觀望。只有美國馬上作戰然後蘇俄才肯參加。惟有美國的決心可以助長蘇俄的決心，惟有美國的作戰可以促成蘇俄的參戰。

蘇俄會參戰嗎？對曰：如美國作戰，蘇俄多數參戰，因爲三國同盟後蘇俄與美國同樣地處受軸心國左右夾攻的威脅，而這個威脅只有與美國共同作戰然後才可祛除，但如美國不動，能進行她的所謂「西半球防禦」，妄圖在前後左右夾攻下自固其國，則蘇俄亦不會動，因爲在美國不動的場合下，蘇俄如單獨行動，能招軸心國家的敵視，左右夾攻的危險。在本月第六期「歐戰與中國」一文裏，我們說蘇俄是「謎」的國家而美國是「惑」的國家，而「惑」「謎」須消除，二者須打成一片，然後世界才有辦法。消除「惑」「謎」之工作，須自「惑」始，而方法是「戰」！

只有立刻向軸心國家作戰，然後美國始能防止本文第一段所言南美洲危機。查假軸心國家以時日，則南美洲之危機愈深，而美國南部之疆界愈逼，南美之軸心國同情者愈跋扈，巴爾

幹年來之歷史，可爲殷鑒。

十月十二日羅斯福之演說，尙係「戰爭除外」的老套，明白指摘那些批評他欲推美國入戰爭漩渦之說爲無稽。我們希望他這個演說不過是大選前之一種宣傳，與一九一六年威爾遜之「他使美國免參歐戰」一樣。我們更希望威爾遜雖以不戰而被選而終參戰，羅斯福這次雖以「戰爭除外」獲再選而亦對軸心宣戰。

美國終有一日須與軸心國家作戰，早一點好過遲一點。戰爭的誓言是：「攻擊是最良的防禦」。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戰國第半月刊

四 英美合作與中國

按：此篇原名「寫在郭外長到任之前」

(一)

如中國外交史含有些微教訓的話，那就是中國如有甚麼重大困難的外交事件，英美合作則可使該事件獲得解決，英美如不合作則無從解決，事情辦得通辦不通，視乎英美二國在對華政策上能否合作，合作則行；不合作則二國之一強硬後，侵略中國之敵人見其勢孤可欺，亦必更強硬一下，更進一步，彷彿帶挑戰的口吻說道：「看你怎麼的！」得於數十年來之外交史乘，此固歷試而不爽者也！

上世紀與今世紀之交，中國隨甲午戰敗而瀕於瓜分，當時俄國已繪有地圖，將東北全部及華北一部括入我國版圖之內。德法英意亦不甘後人，正謀所以待非洲黑奴者，以待我國。惟美國地大物博，可以自給自足，其所需要者不是領土之增加而是生意之繼續。中國如被瓜分，則在列強獨佔之塊片內。美國來華做生意之商人必受歧視，生意亦必做不成。美國如欲在中國繼續做她的生意，必須防止中國成爲列強獨佔之碎片，即須保持中國之領土完整。有名的「門戶

開放「政策」於焉發生。唯時英國正處於兩可之間，跟隨俄國而分得中國之一杯羹固可，跟隨美國而使中國之金甌不缺亦無不可。二者相較，選以後者對英國為較有利，因為英國如美國一樣的要做生意，其政策之商業的意味重於政治的意味。「門戶開放」政策，經英美協商同意接受後，列強遂不得不也同意接受。是為英美在華合作成功之頭一個最著的例子。

無如英美合作不久，英國因為提防俄國而與日本做了朋友。第一次的英日同盟不過限於東北高麗，第二次的同盟竟擴展到印度又扯上日本之「在華利益」。而美國適於此時提出所謂「諾克斯計畫」，想把東三省的所有鐵路中立化，這個計畫假如成功，不能不算是中國之福；無如英國格於英日同盟，礙難答應。英美在華之合作遂毀，而「諾克斯計畫」亦隨之而毀。

巴黎和會內之山東問題，亦因英美不能合作而得不到解決。日本在未參加和會前已與英國訂有密約，英國承認德國在山東之權益在戰後轉與日本，威爾遜總統到了巴黎後始知該密約之存在。他本來是一片婆心，很想幫助中國，無如英國固格於英日密約不能在此事與美國充份合作，美國於是不得不眼巴巴看着山東轉移到日本魔手裏。

但美國的良心始終不安，華盛頓會議給美國以改正的機會。那會議是英美合作的最高峯，該會議之一切條約與協定，皆從二國之合作而來，九國公約即為一例。這公約把二十年來列強所默契之不成文對華政策，載諸憲章，成為易於參考引證之白紙黑字，該約雖明言尊重中國之領土完整，但我始終以為這不但是英美合作之副意而不是其正意。其正意殆為帶有商業意味的

「門戶開放」。英美在對華政策上，以商業為主而政治為附，誰主誰附，誰正誰副，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大的關係。

九國公約是英美在華府會議內合作而成功的；山東之歸還是二國在會議外合作而達到的，雖有內外之分而合作則一，此時之日本既喪失了多年之英日同盟，復未曾結交有力之新友，遂成在國際上孤立，遂不惜效三國干涉遼遼時的故智，知道不得不退讓乃毅然退讓。華盛頓會議為以後不再見的英美合作成功。

卅年而九一八事變起，中國毫無主意地把這案子交給一個波蘭的猶太人，他又轉而交給國際聯盟。但這位先生不懂中國外交，他不知中國外交大事有英美合作則辦得通，無英美合作則辦不通。國聯既無美國在內而美國亦無意加入國聯，勢不能作為英美合作之樞紐。把九一八事件交給國聯，有識者早已知其必無好果，而這位猶太人純因其自己為國聯的衛生部部長，欲增長國聯的地位同時增長他自己的地位，把關於我國生死存亡的一樁大案件貿然大意地交給一毫無用處的空架子。九一八的案子遂一直拖到現在而猶未解決，一直拖到國聯舞台。

英美既不能在國聯機構內對華合作，美國於是想在國聯機構外與英合作制裁日本。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美國外交部部長史汀生氏曾打了好幾次跨大西洋的長途電話給英國的外交部部長西門氏，商量如何在遠東合作制裁日本。但那時代表英國政府意見的西門氏置若罔聞，把史汀生之建議覆價抹殺。史汀生沒有辦法，只好自己一人去鑽，於是一九三二年正月的不承認條

略結果的宣言和二月致波拉的公開信，次第公佈，日本見美國孤單而英國不在內，愈加放鬆，史汀生嘆一聲而日本愈進一步，弄到九一八事件一天一天的擴大至不可收拾！英美在華之不合，以這次最爲可悲可痛！

英國現在就食那時不與美合作的惡報：後來歐洲發生的惡風暴雨，希特拉慕索里尼的跋扈，都是英國在九一八時姑息日本的惡果。假如英國能趕快覺悟，改弦更張，馬上與美合作，則「亡羊補牢，尙未爲晚」。無知這十年來都是保守黨執政，姑息政治一如往昔，美國遂因英國太過於姑息犯上作亂者而心起厭惡，索性對外間採取不管閒事政策，於是幾次的中立法陸續出現；中日戰爭發生後仍是如此，只知自利其身地與所有交戰國做生意，後來日本用來炸沉美國軍艦巴納號的飛機與汽油，這是美國賣給他的。美國的軍艦被日本欺負，英國的 "Hulk" 號亦受日機轟炸，假如英美合作，儘可在此時團結起來共同向日本理論交涉，日本也許就軟下去。但這兩件事仍不過由二國分別單獨與日本交涉解決；美國的，日本賠賠了一點錢；英國的，不過一紙英國外交部抗議就算了。後來日本在華侵犯英美利益的事件日多，假如英美合作，儘可在此時一齊向日本算賬，然而一九三八年底的英美對日抗議書，仍是分別送到東京，日本仍分別的團英美一個空洞答覆。到了一九三八年，假如英美合作，則美國在七月間廢止日美商約，很可以提早幾天舉行，省得英國簽訂有田克萊祺協定，對日又來一個姑息。無如美國的行動不在該協定之前而在該協定之後，令人感覺到英美在這裏是各自爲謀，不相連鎖。這種不

合作現狀在一九四〇年仍是一樣；美國不肯與英合作借錢出來維持中國的法幣；英國又獨行其是，不管美國喜歡不喜歡，貿然封閉滇緬路至三個月之長。

三國同盟訂立之後，英美始恍然合作之必需，始開始在華採取平行政策，於是醞釀了半年多的維持中國法幣的借款（平準基金）實現了，美國對日禁運的物品一件一件的加多了（但粗石油還不在內），英美現在可算是合作了。但——情形已大非昔比了！

（二）

英美為甚麼可在華合作呢？一言以蔽之，曰：「做生意」。英美兩國都是地大物博而都是工業化甚重的國家，牠們不需多添土地，但牠們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出品，需要出賣，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實為一個很好的市場。所以帶商業性的「門戶放一政策，實為英美共同利益所在的政策，其為二國共同接受成為九國公約也固宜，其能合作推行這個政策也亦固宜。其不能合作的時候大半都是英國先有別的顧慮（如一九三六年的鴉片防共協定）別的束縛（如一九〇五年的英美同盟，一九一五年的英日密約），不便丟開放膽未與美合作。但二國在華之合作，是兩國共同利益所促使者也。

英美二國在華合作，在以往為甚麼會有效呢？一言以蔽之，曰「制海權」（Sea Power）。在從前的世界裏，有制海權的國家，即為世界之王，因為這種國家以操縱海上交通線的方法，

可制其他國家於死命，使牠們不得不俯首貼耳，唯制海權國家的命是聽。英美兩國合起來，即有美國現在日夕嚮求的「兩洋海軍」——英國的一半在大西洋，美國的一半在太平洋，再通過蘇彝士巴拿馬二運河，這「兩洋海軍」可以伸長其勢力於其他洋陸。在這種世界裏，英美同說的話特別響，同辦的事特別通。

但一九四一年的世界却不同了！這年頭有一件新的東西，名叫「制空權」(air power)，出現了於世界政治舞台上，這是華盛頓會議時的舒服世界所未會顯露到的。這件新的東西，使「制海權」喪失了一大部份效能，使牠在某幾種場合下失其作用。這次的歐戰可以說是制海權與制空權（加上制陸權）的爭霸，是一個龍與虎（是一個添了翅膀而會飛的虎）的鬥爭。在這次戰爭裏，已發生了幾件事實證明，制空權已使制海權縮小其發揮效力的範圍。譬如去年德國之能渡過 Skarboord 海面而攻挪威，今年之能從意大利渡過地中海而攻北非，從希臘渡過東地中海而攻克里特島的種種事實，只能在有制空權的世界裏發生，而絕不會在從前只有制海權的世界事實現，制海權已一部份地喪失了封鎖大陸防止陸權過海的效能。同時德國的俯衝轟炸機 (Stuka) 無其他的協助而單獨炸沉了 Southampton 炸毀了 Illustrious；「胡特」號的沉沒，現在尚不清楚是否有空軍的作用在內，惟「俾士麥」號的喪亡，的確是受空中魚雷打擊的結果；這許多事實都表現着制海權已成了一問題符號(?)，華盛頓會議時的舒服世界，因有了制空權之後已變成一個不大舒服而日趨危機的一個世界了。

假如英美合作，是建築在牠們共有的「制海權」的基礎上，則牠們在合作之能否發生作用，將與牠們制海權的效能成正比例。換言之，牠們制海權的效能如完整無缺，則牠們在華合作之效能亦將完整無缺；如牠們的制海權已因制空權而效能被縮了多少，則牠們在華合作的效能也會縮減多少。此乃事之必至，理有固然，固非「願望的想頭」(Wishful thinking)所能轉移於毫髮，而忠誠謀國者所不能不首先考慮者一。

從前戰爭未有爆發，英美仗着牠們聯合海權的聲勢，也許可以海權合作的先聲，威脅日本而制止其侵略。現在戰爭已爆發了，不是英美聯合海權可以單獨制止的了，因為在戰爭期間不只須動員海權而且須動員陸權，而英美在遠東能動員者不過牠們的海權。陸權還須靠另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只有蘇俄，所以三國同盟之後不久，中國萬不能以爲有英美撐腰而即可疏遠俄國，(參觀「今日評論」拙著，「三國同盟以後」)。假如中日戰事須取決於國際，則疏遠俄國即是疏遠可以制壓日本陸權的一支勢力，竊爲智者之所不取。

試打開地圖一看，則美國如其欲以海權制義日本，也需要俄國的合作。普通海軍有效的行軍半徑不過二千五百英里，過此則海軍不敢遠離根據地出來冒險。然美國兩岸至夏威夷已三千英里，由夏威夷至尚未設防的關島又三千三百三十英里，由關島至橫濱則千英里，至非列濱則一千五百英里，非列濱軍港尚未足備龐大艦隊之用。新加坡固已設備週全，然離美國有九千英里；在這種情形下，美國肯否單獨對日作戰，不能不成疑問。美國如其欲對日作戰，則地理的

無情事實不得不迫其借用北太平洋之一串蘇俄所有的阿留申羣島。這串島者北美洲越過較窄之太平洋北半而到堪察加的一渡短橋。只有沿着這條短橋作戰，步步爲營，種扎毆打，美國始有遠征勝利的希望。再加以聯俄由濱海省出動的飛機轟炸日本，美俄合作，海陸夾攻，始能給予侵略者有效的制裁。

故從中國立場上看來，蘇俄是解決遠東事件少不得的一個因素，無英美合作中國固需要她，有英美合作中國也需要她。所以一二年以前，即僅僅以蘇日的可能妥協爲慮，而建議當局盡力防止此事之發生。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國內有地位的政論家就於日蘇中立條約的簽字之日以「常識」判斷日蘇妥協之不可能，著論者之缺乏「常識」事小，而影響我國抗戰之前途事大：如何在這不利的環境中挽回頹勢，拉攏蘇俄不使離已，此忠誠謀國者不能不考慮者一。

三國同盟之後，中國除了與英美採取同一戰線，別無他途，因爲其他各途都已閉塞了。假如今年是華盛頓會議時的舒服世界，則這條途徑是正確的。今年我們就不能不考慮到以下幾點：（一）制海權受制空權之限制，已詳上言。（二）因爲上述之限制，美國的最大願慮還是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美國人最怕的還是德國的威脅而不是日本的威脅，美國政府仍以保持英國海軍完整而不是以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爲其最大目標。三國同盟使美國面顧左右而不能正眼注視一個敵人：如美國欲正眼注視一個敵人，則她必寧正視德國而不正視日本；所以近來才

有美國與日妥協的傳說。無論這傳說是否真確，但如我們替美國着想，當然不願意兩面作戰。如須兩面作戰，則美國不是簡直干碎兩面都不作戰，即是圖謀先與一面的敵人妥協而注全力於其他一面的敵人，從美國看來，前者是日本而後者是德國。我們中國人當然希望前者是德國而後者是日本，總希望美國先在東方解決日本，然後挾戰勝之餘威以臨德國，無如德國的威脅迫在眉睫，英國又已宣言如美國不正式參戰則不能支持一年，德國距離美國遠較日本爲近，美國倚靠英國的海軍遠較倚靠中國爲深；所以羅斯福五月二十七日之據旁談話明言援英而不明言護航，明言德國而不明言日本，明言西非洲達哈爾對美國之重要而不明言南亞洲新加坡對美國之重要；傳說就由此而生。居里來華亦斤斤以中國政府請求他來而不是美國自動的派他來爲言，而不厭其詳。(三)但我們既因事勢所迫而不得不參加英美作戰，則我們亦應正正式式爲有效的參加。惟我先與英美合作只有口頭上之諒解，無明文的规定：這種無明文规定的援助，可以隨時停止，如蘇俄的一樣。假如一九四〇年中國在英華有一攻守同盟，則滇緬路不至於關閉三月；假如中國與美國，有一攻守同盟，則美國不至源源賣利器與日本。我們與英美最大敵人的德國尚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柏林尚有我們的中國大使，中國與日本意大利的外交關係猶未斷絕！從英美二國看來，這種國家是怎麼樣的一個「朋友」！兩月前美國即有人公開發出中國是否是一個「民主國家」[Democratic] (三月十一日的「援助民主國家法」(即軍火租借法))，是否適用於中國，可見是我們未經明文规定的盟友，已經懷疑我國是否夠作盟友！(四)

就算美國十二分願意幫助中國，但中國有很長的海岸線離美國西岸只六千英里，貨船於二星期內可到，今則由舊金山經仰光長萬多英里，需時數十餘日；假如日美有事於此，尙會被日本海軍截擊，如改道由紐約起裝，則外人來華的現尙不能走地中海而必須繞道好望角，長約一萬二千英里，道途迢遠，夜長夢多，究有多大效率，我們局外者不得而知，還須內幕者給我們滿意的答覆。凡此種種均爲忠誠謀國者不能不考慮者三。

中國的國運繫於這幾點的同時解決。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貴陽民族正氣雜誌

五 如何加強新國聯機構

——向舊金山會議獻議之一——

四月二十五日之舊金山會議，爲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後同盟國之第二次全體會議。一九四二年那時，核心國家氣餒萬丈，採取攻勢，同盟國則採取守勢，且時有招架不住的樣子。在再三年又半，看呵！同盟國在美國領導之下，翻過身來，對於核心伙伴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他們炸得個不亦樂乎。恐有惡報，天網恢恢，我們在後方宵遁防空洞發警報滋滋的人，不免於吐一口氣中又帶憐憫。眼看同盟國會贏得這個戰爭，現在看他們能否贏得以後之和平了。

舊金山會議之重要性，即在其討論如何贏得以後之世界和平，討論之方案爲去年八月底至十月初在美國領巴敦橡樹會議所擬議之和平計畫。此計畫共分十二章七十八款，條目繁瑣，辭義瑣碎，綜合起來，也不過一篇上次國聯盟約的印板文章，所擬設立之和平機構，與上次之國際聯盟類似，不過多添幾筆花草而已。上次國聯有個大會（Assembly），這次的也有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與上次的一樣，把世界所有的「愛好和平的國家」(Peace-Loving Nations) 網羅在內，不分等級。將來軸心國家不在內，要看他們乖不乖。假如他們變乖，也未嘗不可加入，與其他的一視同仁。舊國聯有個理事會 (Council)，新國聯也有個名叫「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與上次的一樣，會員國分成甲乙兩個等級，甲種是大面子，大力量，大手腕的國家，叫做「常任理事國」(Permanent members) 這是不動的，不經選舉的，純粹憑自己的大面子得來的位子。現在暫定爲美、英、蘇、中四國，將來法國長大長高了後，亦可加入爲五強之一。乙種叫做「非常任理事國」(Non-Permanent Members) 是由大會選出來的，共有六個，任期兩年，每兩年選一半(三個)新的，退一半舊的。舊國聯有一個「秘書廳」(Secretariat)，新國聯也有個「秘書廳」，上有個「秘書長」(Secretary General) 按：這與中國的秘書長不同，容後論)，由安全理事會提出於大會中選舉之，秉承二者之意旨，辦理行政，公文，召集會議等等事項。舊國聯有個國際法庭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用以處理國與國(不是國裏個人，亦不是個人與個人)之紛爭，法官由大會選舉，所根據的法律，自然是所謂「國際法」。雖不是其機構之一部份，然舊國聯有一附屬機關，叫做「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辦理各國間勞工界之福利事宜。這次新國聯之機構中，有個名叫「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所辦理的事項，雖不限於勞工福利事宜，要不出乎現代工業化引起之種種社會及

經濟問題，這個理事會，有十八個會員國，任期三年，由大會選舉之。

新國聯與舊國聯的不同點——而且相當重要的不同點——有下列數端：

(一) 舊國聯之表決程序 (Voting Procedure) 用全體一致 (Unanimity) 的原則，即是要求成立決議，不能有一反對票，遇到審查國與國間的爭議時，則當事國站開，不投票，其他國家，如願意，亦可不投票，以表示中立。這是因爲國際法承認大大小小的國家一律平等，假如不採用全體一致的原則，則國家平等之說，說不過去。這次新國聯雖亦承認國家平等之說，然表決程序則不用全體一致的原則，有的只須三分之二（如關於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議案，選舉安理理事會及經濟社會理事會之會員國，招收新會員國，開除會員國，停止會員國權利，預算問題，盟約修正案問題等等）。其餘則多數通過即可。但安理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因爲是大面子的國家，無論甚麼都要他們全體一致贊成，無論甚麼事，有他們一個反對，事即無成，這在以後動用國際武力起來懲戒侵略者時，亦須如此。這個問題，去年未獲解決，今年二月在克里米亞會議中所獲得的折衷辦法爲審議侵略事件時，常任理事國，如係當事國，則須站開，決定他是否侵略者的決議，只要安理理事會多數通過即可成立；但如要執行此項決議，須動用國際武力來懲戒這侵略者時，則當事的大國亦有權投票，只要牠投一反對票，則無法打牠，假如不管三七二十一，索性打牠，則是無法律的根據，不算合法。

(二) 上次國聯盟約每十條擔保會員國的國土完整，這次的無此一條。舊國聯用以貫徹原

十條的方法，是有名的第十六條，即是把侵略國經濟封鎖起來：這次新國聯索以制裁侵略的方法是武力（Force），不只是經濟上的禁運，貿易絕交等等，而是飛機，大炮，坦克車等等。

（三）所以這次新國聯有一個「軍事參謀團」（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在安全理事會的指揮下，常時安排預備着一枝國際武力，來對付侵略者，安全理事會叫他打誰就打誰，這就須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的全體及非常任理事國的多數通過，新國聯之會員國應先相互訂約，允以相當武力（主要是空軍）於需用時交安全理事會支配而由「軍事參謀團」使用。

（四）舊國聯沒有區域組織，幾十個國家羣集於日內瓦之一境。遇有地方事件，舊國聯不是感覺對於地方隔膜，就是屢長莫及。新國聯有鑑於此，故這次容許區域的（如歐洲，亞洲等）和平組織，在新國聯的大帽子下先行處理區域糾紛。

舊金山會議所要討論的，就是這麼一件東西。假如有人以為這個東西可以奠世界和平於不墜的話，他恐怕會感覺到失望。

這個計畫的理論根據，甚為簡單，就是「世界和平由幾個大的強國以武力聯合維持之」之一念，充此一念，可以招至將來無窮的糾紛，歷史上的先例，斑斑可考，請為讀者道之：

幾個大國強國，怎樣「合力」維持世界和平的呢？他們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幾個國家，各有各的武力，曾未嘗一元化，則所謂「合力」者，即是上無公共統帥的一種「佈防」之別名。「聯合以武力維持和平」即是各守各的防區，每個大國在其自有之圈子（防區）內負維持和平之

責。好了，這大國既然負責，則對於其圈子內的中小國家，自必漸加壓力，以大哥的態度對付小弟，叫小弟國不要吵鬧。惟小弟們生性吵鬧，禁止不住的，大哥國也不慎好意，當不滿於自己圈子的窄隘，往往借小弟國的吵鬧口實，出來橫加干涉，而引起小戰爭，甚至把小弟國的地盤整個吞嚥（滅國），這歷一來，大哥國的圈子愈來愈膨脹，隔壁的大哥國也照樣來，於是大家都任膨脹圈子，以至圈子相擁相撞而引起大戰爭，這種戰爭，新國聯沒有自己的武力，所以不能制止；國際法庭只能解決國際間微小枝節的法律爭議（Justiciable Disputes），所謂「政治爭議」（Political Disputes）即關於一國之生存，「國格」（Honor）國內事件（Domestic Questions）及主要利益（Vital Interests）等等，往往不交給法庭裁判，牠雖裁判也無實力執行。既然劃了防區，由有武力的大哥國負該區的和平責任，區域的和平機構自必在那裏的大哥國掌握之中，只有受大哥國的控制，絕不能控制大哥國。

代表這種以劃分防區辦法來維持世界和平的思想者，最著名的有美國的李普曼氏（Lippmann）。他近來著有「U. S. War Aims」書，主張戰後繼續美，英，蘇，中國的四強同盟，（共同敵人打倒後，這種軍事同盟能否維持，他未明說。歷史上，是難於維持的。）把環繞大西洋的國家，歸納爲「大西洋社會」（Atlantic Community）由英美共同負責維持和平。柏林以東，海峽以西，新疆印度以北，北冰洋以南，劃爲「俄國圈子」（Russian Orbit）由蘇聯負責。（希臘離「俄國圈子」只三百五十哩而離大西洋一千多哩，但被劃入「大西洋

「內。」最後則有所謂「中國戰略系統」(Chinese Strategic System)，包括中國、日本、高麗，及越南諸國，自然由老大哥中國來維持和平。

但這種辦法，可收效於一時，而難行於永久。上次大戰後也是幾個強國，幾個常任理事國（最初是英、法、美、義、日五強，美不加入，則為四強；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則為五強；一九三三年德國及日本退出，遂成三強，一九三四年，蘇聯加入，又為四強；無何義大利退出，又成三強，最後蘇聯也退出，竟變為只英法二強了）合力維持世界和平，雖約中對有各自的防區，各自的圈子。起先是義大利壓迫他認為是他防區內的希臘而製出哥爾夫(Corfu)事件，法國則對於他認為是他防區內的德國加以壓力，而有魯爾區(Ruhr)之優佔，經過四方八面的排解而有洛迦諾(Loosano)條約之締結，歐洲得到暫時的休戰。但不久日本在他認為是他防區內的中國身上，施以壓力，橫加蹂躪，而有九一八事件。義大利眼見國聯不能制裁日本，同時嫌自己的圈子太小，於是放膽侵略他認為是他圈子裏的阿比西尼亞。無何德國放膽侵略他認為在他圈子裏的奧地利，捷克，波蘭。蘇聯的圈子，本來不算小，但仍嫌不夠大，於是有了蘇芬之戰。美國是唯一不嫌自己圈子太小的國家，但看別個的圈子膨脹，有點不順眼，時常破口批評，侵略者聽不順耳，氣急了，就在珍珠港幹他一下，而全球大戰以起。

十九世紀也是一樣。拿破崙打敗之後，也有四強（俄，普，奧，英）組成一個四國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把持歐洲一切。後來因為小國吃醋，所以俄國提議集合全歐的大大

小國家成一「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有點像現在的國聯大會。當時英國因不滿俄國在歐洲的巍巍之勢，拒絕加入，而暗中與法國勾結以組成均勢。另外則土耳其係國教國家，本在「化外」，亦無參加之必要。這個「神聖的同盟」的會員國既繁且多，故實際上只是俄普奧三強把持一切(有名的美國門羅主義就是爲對付這三強把持而以英國的支持宣佈出來的)，而三者之間，隱約劃有各自的防區圈子。於是圈子膨脹之事，不旋踵而起。起先是俄國緊迫他認爲在他圈子裏的土耳其，打了三次仗，英法看他膨脹得太兇太快，合力在克里米亞堵住他，而有克里米亞戰爭，又用外交方法堵住他，而有柏林會議。奧國也不甘人後，壓迫他圈子裏的義大利及巴爾幹小國，而有義大利獨立戰爭及巴爾幹半島不斷的吵鬧。後來輪到普國膨脹，建立第二德意志帝國，而有普丹，普奧，普法諸役，十九世紀之戰爭，可以說強國圈子膨脹的必然結果。上次大戰導火線之沙拉吉浮一彈，就是對準着膨脹的奧地利而發的。

把歷史再數上去，也是同樣的故事。這個故事，我國早在春秋戰國時已演過的了。那時的強國叫做「霸」，那時的「國聯大會」叫做「合諸侯」，那時的和平條約叫做「歃血而盟」，那時的精軍，叫做「弭兵」。靠幾個強國「合力」來維持和平，在中國如在外國一樣，都是走不通的一條道路。有共同敵人的時候，他們「合力」惟恐不盡；敵人打倒後，外無敵國，上無統帥，則他們分門惟恐不遠。

每次發動戰爭的，不是小國(小國方慄慄然於朝不保夕，還敢發動戰爭嗎?)而是大國，

自己的嘍囉，以便審議時有人幫忙。如此則常任理事國可因爭着位置噉嚙，而發生磨擦。

不知爲甚麼，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其公道或與其強大往往成反比例，當其弱小時，公道感銳敏得多，嗣後即隨其強大而漸變遲鈍，得意後而不負心的人的國，天下沒有幾個。故審議侵略事件，應由國聯大會而不應由安全理事會爲之，指定誰爲侵略者，亦應由大會而不應由安全理事會爲之。第八章B部所規定之國際武力，不應由安全理事會的幾個大國指揮，而應由大會指揮，只要大會內之中小國家以三分之二或半數定誰爲侵略者時，即可對之動用，蓋公道自在人心，中小國家反映「世界良心」(Conscience of mankind)，比較銳敏，其判斷亦較正確，二十年來舊國聯之所證明者，即爲此點。如照現在的辦法，甚麼都由大面子的安全理事會的幾個大面子國家決定，武力亦由其指揮，大會變成這些強國的橡皮印(Rubber Stamp)則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上半截之覆轍，行將重見於將來。此則殊非中國之福；蓋我國戰後不但需要國內和平，尤需國際和平，以爲建國之用。假如再有國際戰爭，中國勢必被捲進去，那時民窮財盡，將要索我國於枯魚之肆矣。

也許有人要說，在這次「新國聯」內，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常任理事國，爲何肯讓大權旁落在大會內之中小國家手那？噫！爲此言者，不思之甚者也！不應明之甚者也！我國雖現下走運，忝爲「大國」；但一國之是否爲「大國」在實而不在名，舍實而務名，務虛榮而不度德量力者，禍必及身。自度其德，自衡其力，我國之真正利益實與中小國家者同，授權於中小

國家，等於授權於自己。

假如把調動國際武力的權，授予大會，則困難的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克里米亞之修正案，亦不必提出，省好些事。論者或以爲大國必不肯採用這個辦法，我亦云然。但事既如此，則補救之辦法只有一着，不妨試試，最少可一新世界人士之耳目，使其對於這「新國聯」不存幻想，而要求一個較好的，較有效的機構，也許由普遍的要求，而漸成事實。

談到此處，友人給我一個提醒，他說：「這可叫做國家鞏固的民主政治」。我說：對啊！國際間之中小國家，猶如一國之老百姓，「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靈」！

——三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六 論戰後不宜有利會

——向舊金山會議談論之二——

人們總期望着每次戰爭爲「了結戰爭之戰」(War to end war)，惟每次和會總變成「了結和平之和」(Peace to end Peace)，戰爭之種子即種在每次和會所定之和約裏。

這的不必說，且看近百多年來世界的兩個大和會。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和會解決了些拿破侖戰爭所引起的問題，但同時播下了十九世紀戰爭的種子。舉例說：把波蘭一大部份給了俄國，導之入東南歐，惹起奧地利之反叛，種下後來代表條頓民族的奧國及領導斯拉夫民族的帝俄東南歐不兩之衝突，卒掀起上次世界大戰。萊因河左岸本擬交給講德語然而親法的薩克遜國王(Saxony)則擬割給普魯士，本可做後來普法二國的緩衝國，惟未果行，故後來普法無法避免正面衝突。在和議時，普代表會要求法之亞爾薩斯而不獲，到後來普魯士不得不以戰爭手段強硬奪去，遂種下上次大戰的因子。把義大利半島分割成四分五裂，讓奧地利勢力在該地停留，引起後來義大利統一運動和復國戰爭，血流成渠的所魯弗林洛(Solferino)戰役，使世界紅十字會不能不在此時創立。……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也是如此：把國聯盟約放在和約裏，使這個世界和平機構披上戰勝者高懸下來一件東西的外衣，使德國視之爲「凡爾賽之強迫」（Versailles Diktat），後來常有忍受境下之盟之感，故有機會退出即行退出，坐視國聯坍台而不惜，流而爲這次大戰。凡爾賽和約第二三一條硬把大戰責任盡在一國肩上，勒令其繳納巨大賠款，使這個國家內很多自由主義份子亦與納粹黨合流，同仇敵愾之怒氣，瀰漫全土。把德國在太平洋上之島嶼給了日本，使他這次能據以偷襲珍珠港，以突擊馬來亞，以囊括菲律賓，又把山東半島割給日本，使美國參院據以爲口實，把和約擄出窗外，美國由是不克加入國聯，這個和平機構受了致命打擊，行動跋扈，無力保障世界和平，不二十年而壽終正寢。……

當然，這兩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不完全因爲這兩個和約之不完善，即使換一種別的規定，亦可能有戰事發生。以上所舉的幾點，不是說那些規定惹起戰爭，而是說和會這個制度，根本就害多利少，所以才會發生不良不公之規定，播下戰爭的種子。查維也納和會於一八一四年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幕。於翌年六月九日簽訂大約，共開一百六十八日（星期日在內），所討論的事件及問題共有一百六十餘條，平均每一個問題才得到一日的研究和決定。又查巴黎和會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開始，於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簽字，實際上五月七日和約早已弄好送交德國乞和代表，由開始至弄好，共佔了一百一十八日（禮拜天還未除去），而討論的問題事件有四百四十件之多，平均每日決定四個問題，即每半日決定兩個問題。或謂小時決定一個問題（以

每日工作八小時計算）。夫和約宰決世界命運，全球二十萬萬生靈所仰以託身家性命者也，其實任何等重大，而問題竟可以兩個鐘頭短時間了結之，此種草率，寧非驚人引事非創世界遼草事之最高紀錄？天下日常習見之事，不思之則已，如稍加思索，誠有令人驚訝不已者。

和約訂得不好，一般人都會罵訂約的人，而不知思索和會這個制度，入了這個制度內，訂約人亦無可如何。你想這班和會代表離鄉背井，遠道來到開會之所在，人地兩生，住食都感覺不慣，然猶須整日工作，天天開會研究這個，討論那個，甚至與別國代表爭辯到面紅耳熱，如是者過了一月又一月，飯菜吃厭了，房子住膩了，歸心似箭，急欲回家看太太，和約中之條款無心仔細研討，乃畫一個諾以了其實。另有一種代表根本不是來做事，而是來玩耍，索性盡情享受一下，今天有酒今天醉，跳舞遊山，「辟克匿克」，一切男女之社交活動，把他們應貫注在和約本身的時間奪去了。

每個和會都是集幾十個國家之代表於一堂，但和約不能由幾十個代表天天開會決定，故實際取決之實權必集中於幾個大國（以往四個或五個）巨頭代表手裏，一切取決於他們。但他們只是政治代表，所負的任務也是講和的政治任務，而和會內之問題，往往甚為專門，需要很多技術，對於這些，巨頭們是外行。但在世界和會之制度下，偏要這些外行人來作決定（當然他們不是不靠專家貢獻意見），同時因為待決的問題繁多而時間有限，每個待決的問題所能分得到的時間因而有限，以外行人在有限的時間內來決定衆多問題，其草率也，不亦宜乎？

來得到和會裏的問題，多半是重要的大問題，然對於這些大問題，國與國（尤其是大國）間的意見常不一致，往往因此而和會破裂。欲談判成功，往往須大讓價，互相讓步，我以對甲大問題之主張交換你對於乙大問題之要求，以全大體，所以大問題所代表之巨大權益，往往因交換讓價而遭犧牲。上次威爾遜總統因欲創設國際聯盟，不願見日本隨義大利退出而和會破裂，故不恤把中國之山東全部權益送給日本，即為一例。在此例中，國際聯盟為甲大問題，山東半島為乙大問題，在世界和會制度下，二者須整個犧牲其一。假如廢止綜合式之和會，而代之以「每遇一問題則開一會議」之方法，則在這個會議內須交換須犧牲的，不是整個的大問題（因為如果是，則會議先就不會開），而是那大問題所含之小枝節，以此一枝節換彼一枝節，大問題背後之大權益，不致全部換去。例如山東半島這個大問題如交由專題會議討論，則價錢講來講去，只不過是山東半島之此一部份交換彼一部份，縱須犧牲，也不過犧牲半島之一小部份，整個山東不必如在綜合式的和會裏做了日本支持國聯盟約的交換條件。

這次戰爭期間，就發明了這麼一個方法，每一個問題開一個專題會議。遇到了糧食問題，則開一個糧食會議；遇到善後救濟問題，則開一善後救濟會議；遇到穩定國際貨幣問題，則開一布里敦森林會議；遇到了世界和平問題，則開一頓巴敦換樹會議，遇到了戰後航空問題，則開一芝加哥會議。每一個問題得到了專題會議之長時間研究、討論、和決定，至少有以下的好處：（一）這問題可有充分時間來討論決定，不致如在綜合式和會內之草草了事。（二）問

題可得到就專論事的態度的討論，不致如在綜合式和會裏其他毫不相關之問題牽涉。(三)問題可得到專門家的研究決定，不致於在綜合式和會裏只得到政府巨頭的匆忙決定。(四)政府巨頭難避問題遠，認識當較差，專家難避問題近，認識當較確，所作之決定當較符實際。(五)這問題背後的權益可不致因交換別一套的權益而整個犧牲，如須犧牲，頂多犧牲其中之一小部份。(六)專題會議作出來的決定，須修改時，也比較容易修改，不似和約之硬性，動輒不得。

所以我們希望我國代表團在舊金山會議內建議戰後不必開盛大和會，仗打完時，只須與敵人簽訂休戰協定(Armistice)規定軍隊的駐紮，防線的劃分等等單純的軍事要點，其他一切拉雜問題可一個又一個地以連續一串的專題會議處理之。(三月十七日脫稿)

——三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七 「大砲」與「牛油」

——向舊金會議中國代表團獻辭之三——

應付戰爭，軸心國的辦法是早就預備好，平時專做「大砲」（國防），不問「牛油」（民生），武力如箭在弦，一觸可發。因為他們早預備好而別個冷不防，故在戰爭初期，他們總是銳不可當。英美的辦法（尤其是美國）是等到戰爭打到頭上來時，纔開始預備，平日熱於「牛油」，而淡於「大砲」。英國本土平時差不多沒有陸軍，其海軍誠然龐大，但半用於保護航運，維持帝國交通路線。美國平時的常備陸軍不過十六萬人，以視軸心國之動輒幾百萬者，不可同日而語。平時英美都不用徵兵制（Conscription，英國在一九三九年危急時始實行徵兵；美國於珍珠港後始由國會通過兵役法 Selective Service Act），美國在一九三五年只有三輛坦克車！這種國家，如無別的國家先擋住侵略者的兇鋒，則其危險將不可言狀。我們中國不必妄自菲薄；我們會以寶貴的血肉和土地，為英美（當然同時也為我們自己）買取寶貴的時間，讓他們在仗打到頭上來時，仍能從容預備，翻過身來。不然的話，他們能否翻身，殊未可定。但替英美買取寶貴時間的，不只是肯吃眼前虧的國家（如中國蘇聯）的傻勁兒，另外還有

他們優越的地理環境。英國四面環海，隔歐洲大陸有一道二十二里寬的深溝，即此一道溝渠，就足爲英國買取許多時間。美國左右，都有遼闊的海洋，左邊離歐陸三千英里，右邊離亞洲六千英里，兩處的侵略者都感覺到手長而打不到美國之苦。他們打不到炸不到美國，然美國却可用英國及中國的基地打得到炸得到他們，這次戰爭戰略上的勝負，就決定在這微妙之一點上。

然而英美應付戰爭的辦法就要不行了嗎？曰：否，英美的辦法，也有其妙用之處，有非黠武國家所能傾略者。在平時預備戰爭，即是「建設國防」。但國防是最化錢不過的事，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批錢歸根到底終歸出於你我納稅人的腰包。你我腰包的錢，由政府拿出來製做「大砲」，則不能製做「牛油」，假如腰包的錢根本不多，不能兩樣都製做的話，則「大砲」雖多，然「牛油」缺乏，只有打人的東西，而沒有吃的東西。當然，拿着打人的東西，可以捨別個吃的東西，拿「大砲」可以去搶「牛油」（這叫做「侵略」）。但這種計策有時而窮，萬一「大砲」的威力不夠，打人打不下來，或雖打得下來，而待搶的東西都搶光了，無處去尋食，同時大砲又不足以充饑，那麼怎辦呢？在邏輯上，這種辦法顯係一種「自敗（Self-defeating）」「自塞」（Self-limiting）的思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從前我們的儒家總是主張「異本主義」，教人先去種東西吃，不主張拿錢先去「建設國防」。「鹽鐵論」裏的「賢良」，「文學」與「大夫」就爲這二者的先後回顧而爭吵不休。當時的匈奴欺凌漢室，可謂至矣，單于遣

奇呂后，向這老太婆吊膀子！然「賢良」，「文學」猶主張以「禮義」來對付他們，「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從「大夫」及國防論者看來，簡直是腐儒之談。惟從今日看來，腐儒之談有點像英美的辦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因爲「國防」這個東西是個「無底鍋」：任你花多少錢都是裝不滿的。衣、食、住、行，都無有個飽和點，「國防」這個東西簡直無所謂「飽和點」。你再二再三花錢下去，都仍嫌不夠。牠是一種無有止境的需求，一隻胃口非常，老吃不飽的猛獸。富人如美國，在打仗時花幾個錢製出可以打倒敵人爲止的幾尊「大炮」，猶可有錢去製「牛油」。窮措大如中國，若把這個錢去製「大炮」後（還製不出來），就根本沒有一個大去製「牛油」了。把褲子當掉，拿這個錢去製「大炮」（就算能製出來的話），打人防人都不夠，反足以惹起亂子。而「牛油」已因此而犧牲掉，於是兩無好處。打人打不贏，吃又沒得吃，究不如索性不製「大炮」，專製「牛油」，沒有「大炮」固被人欺負，然有了「牛油」不怕沒得吃，尚比打不贏又沒得吃爲較好。

再進一步說，側重製做「牛油」的國家，要製「大炮」時也容易辦到，側重製做「大炮」的，要改製「牛油」就不容易了。理由是「牛油」是再生產的資本，「大炮」則是純粹的消耗。側重製造「牛油」政策，如能持之以恆，可使國內民生愈厚，財富愈來愈多，遇到必須製「大炮」時，有現成的「牛油」再生產出來的資本可用。戰前美國「大炮」沒有幾尊，而今則遍全

世界，就是用多餘的「牛油」資本製出來的。反之，如德國的辦法，專製「大砲」而忽略「牛油」，一則「牛油」奇缺，人民無以養生，二則「大砲」打壞打丟後，雖要補製，亦無剩餘的「牛油」資本可用，所以拿來惹提提見肘。所以這裏我們得到一個驚奇的結論，那就是要牛油「的，固須側重製做「牛油」，要「大砲」的，也要側重製做「牛油」。蓋其一爲本，其他爲末，未有本具而未亡者，亦未有本亡而未具者。此即我國固有的「農本政策」，其意並不是要人人做耕田公，而是先找到吃的穿的然後才能說別的，才配說別的。使在今日，可被稱爲「民生爲先」的政策。

但要實行這個政策，先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便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沒有「外患」。運氣好的如英國，固可恃海峽的天險，止住侵略者的鐵蹄。運氣差的如中國，北方有一總長的邊界，那透住的是番民，這些人「生於溫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顧遊中國」，你好好的種禾種麥，他「夕進來一掃而空，那麼怎麼辦呢？漢武帝前的「大夫」（桑宏羊）曰：「只有建設國防，把鬼子打出去」，但國防建設費從那兒來呢？「大夫」有辦法：立平準，設均輸，「收山海之利」，把鹽鐵收歸公家辦理，替皇帝找錢，於是政府有錢打仗了，但人民困苦了。「賢良」「文學」，乘其悲天憫人之心，極力反對「大夫」的「聚斂」，對付「外患」，主張以德義感化匈奴，不談國防，先談極田（民生）。蓋窮的國家，國防難做到徹底，不徹底的國防，利未形而害已先著，鬼子沒有打跑而百姓先已困苦，倒不如爽爽快

快，索性有幾個錢先用在老百姓身上，使其得一溫飽，鬼子則盡量以誠動之，希望他們感恩懷德而不夾搗亂。這是應付外患無天險的濠澗無好辦法中之一種不得已的辦法，我們今日應能體諒儒家的苦心。

美國當時多少用這個辦法：美國雖東西有兩大洋的屏障，然而鄰墨西哥，北鄰加拿大，美國與這兩個國家都會打過仗。後來美國聰明了，在這兩道邊界均不設防。鄰墨西哥的邊界，有一千二百哩長，只有關卡，而無砲台。鄰加拿大的邊界，邊境三千英里，也只有關卡，而無稱砲臺，與墨西哥雖無明文條約，然默契中就是互不設防。與加拿大且不止默契，而是明文，遠在一八一七年，美加（那時是英國管加拿大做主）訂立有名的「洛奇巴葛德協定」(Rochambeau of Agreement)互約於邊界上的幾個大湖裡，只准放一二隻重不過百噸，砲不過一尊的小艦，只是備巡邏緝私之用，未足以言國防，更不足以言侵略。此協定之原則，後來擴展至全線邊界，兩邊都找不出一尊大砲，看不到一座砲堡。假如設起防來，則由以下的數字可以知道這筆國防費用：法國的馬奇諾陣線長一百二十五哩，用去一萬萬五千萬美金（取前物價），每英里的建築費用是一百二十萬美元。美加邊界長三千英里，最少要用三十六萬萬美元，這剛好等於美國全國大大小小的大學全部綜合的資產價值，或等於全美國一九三三年所產之肉食、煤油、及鋼鐵之總值，較全美國在一九三四年所產之礦物價值猶有多焉。換言之，假如美國須在美加邊界設立強如馬奇諾陣線之防線，則須犧牲一年之礦產品，或一年的肉、油、煤，再或使人

人念齊至中學為止，休想再念大學。惟從一八一七年起，美國即已把三十六萬萬金元之國防費（加上墨西哥邊界者，還不止此），省出來，而用為民生建設的母金，這母金又生子金，母子相承，互為增長，如此一百多年，始成今日之富有，「牛油」遍地，要製「大砲」，咄嗟立辦。假如那時省不出來這筆費用，則美國能否有今日之富裕，殊未敢言也。

戰後，我國的「外患」問題，當可告一相當解決：日本去了，東面無憂；南邊的越南小國，方唯我們的馬首是瞻，安敢搗亂？西面之葱嶺，西南面之喜馬拉雅均為外患的天然屏障。只有北面可成問題，惟蘇人不是何奴，今日更非。經過這次大戰後，中蘇兩國都吃過大虧，卻需要長期和平以為善數，雙方都需要大量資本以為建設，何不學美加的辦法訂立一個「中蘇洛舒巴葛德協定」？中蘇邊界之長，二倍於美加邊界，故我國因此協定所能省出的錢，當二倍於三十六億美元，以七十餘億美元來建設民生，何事不可為？民生富厚後，何事不可做？

也許有人主張我國戰後國防與民生並重，「牛油」與「大砲」同科。有多少布才縫多少衣裳，我國的布只夠縫一條褲子，而堅欲於褲子外又要縫上衣，勢必至兩無所成，上下都不蔽體。不度德量力者，勢必兩頭落空。

外交大事往往於國際會議杯酒談笑中解決者，上次中蘇恢復邦交，即在日內瓦國聯開大會時做成的。茲值亞金山會議開會在即，又聞我國代表團團長有在會議前親訪莫斯科之說，謹以

此「中蘇洛舒巴基庫協定」一章爲獻，這個協定如辦得通，可能成爲我國戰後經濟建設基石之基石。

——四月一日大公報

八 「你和我」與「大家來」

——向舊金山會議獻議之四——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法國外交部部長白里安向美國外交部長凱洛格提議法美二國訂立一個永遠互不打架的同盟。美國等了半年始回答道：與其只是「你和我」(You and I)，爲甚麼不「大家來」(Go everybody)？爲甚麼不把世界大大小小的國家都請得來？愈多愈熱鬧呀！(The More, the Merrier) 法國沉吟了半響，心裏有個意思却有口難宣，美國這句問話亦符法國之提議表面上的意思，所以又不能拒絕。末了，只得說：好吧！結果是有名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全球大大小小國家都簽字（德、意、日也在內）的「凱洛格弭戰公約」(Kellogg anti-War Pact)

因爲這「弭戰公約」，凱洛格居然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金！從一九四五年看起來，這獎金給了他，的確有點冤枉。他那裏「弭止」住「戰爭」了呢？戰爭不但沒有因爲這公約得到「弭止」，而一九二八年後的世界愈來愈走上戰爭的路上。喧嘩一時的「弭戰公約」到今日徒已被

人遺忘淨盡了。

惟這段故事不應被人遺忘：牠充分表明了兩種不同的維持和平之辦法：法國的歐洲的「你和我」，美國的，美洲的是「大家來」。自從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把歐洲的「天下國」（羅馬教會）打破成爲許多碎塊（即近代的「地緣國家」Nation State，按：此字不應譯爲「民族國家」或「族國」。）之後，歐洲人用以維持和平的辦法，即所謂「Balanced」（平衡），其意思有點像幼稚園裏小孩子所玩的蹺蹺板遊戲（See-Saw）。假如這頭的小孩太重，可以把那頭的小孩高舉在空中，使之受到上不去下不來的窘况，則那頭的小孩非要多拉一兩個別的小孩同坐不可。那頭多拉，變成太重，則這頭也要多拉。假如這頭的意思只是保持着板的平衡，他必須多拉一兩個不太重的，使新來的重量加上了這頭原有的重量，則多拉小孩不的總和。這種遊戲，顯然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假如意思只是保持板的平衡，則多拉小孩不能瞎拉，須經過一番挑選，棟一二不胖不瘦不大不小，重量加起來可以剛等於對方的才行。這要算得很精，如不精確則板無法平衡。第二：每頭的小孩卒（再說：如意思只是保持着板的平衡的話）都需要以對方爲對象的一種很清楚，很密切的瞭解（例如坐在板之一頭前一點抑後一點類的問題），假如是傀儡總統空空洞洞，則不足以應付對方而達到保持平衡的目的。第三：假如把兩頭的小孩都集在一起，不使有這頭那頭的分，那便不是蹺蹺板遊戲，維持板之平衡的意義全失，蹺蹺板亦不足以自己保持平衡，只好由地心吸力把重的一頭吸下去了。

三百年來，歐洲人維持和平的辦法，即是一種驕蹇板遊戲。歐洲人所謂維持和平不是永久和平（他們沒有那麼傻，會相信有永久和平）而是希圖把下一次戰爭的日期推到愈遠的將來愈好，把戰爭與戰爭的中間之和平日子拉得愈長愈好的意思。本此意思，則「平衡」未始不是維持和平辦法之一種，因爲如歐洲驕蹇板兩頭國家羣之任何一羣都知道對面的一羣是勢均力敵不容欺負的敵人，則必有所顧忌而不敢動手，本來如不平衡總有一邊要破壞和平的，現在因有平衡，兩邊都不能不維持和平了。此即所謂「武裝和平」（Armed Peace）。從一八七一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共四十三年，整個歐洲都處在這種狀態之中。以法德兩大爲核心的兩個國家羣，雙方都是圖把自己這羣的力量，「平衡」着對面那羣的力量，使對面那羣知道這是平衡而不敢動手。如對方是一加二加三，則這方必努力做成二加二加二。於是同盟的羅網成爲歐洲外交的天經地義，每個同盟都是「你和我」式的一種親密結合，有着共同目的，不是泛泛之交。盟約多半很簡單，只不過說如一邊受到攻擊，則其他之一邊必來幫打，所以都有兩國參謀部互商之規定。假如一方的同盟訂立了，這方總是大吹大擂，使對方知道有此結合，然結合的內容（條款）多祕而不宣，使對方不知葫蘆裏是甚麼藥而有所顧忌。這種辦法，誠有點小孩氣，然當時歐洲的局勢中，只此一法，沒有別的，歐洲人也不懂得別的。

但美國人有個別的法子，於上次戰後，由美總統威爾遜帶至歐洲。西半球的兩個美洲從來沒有過如法德兩個大國家對峙的局面。美洲只有一個大哥哥國雄立於小弟弟國家羣中，有時大哥哥

難免發點脾氣，打打某一小弟，但從來不成深仇，這大哥也多半肯體貼，小弟們除了偶有一二淘氣者外（如阿根廷），多半肯聽從大哥的話。所以遇到了外交事宜，美國總是出個「大家來」的主意，把大大小小的找到一塊兒（況美會議）來畫一個諾（協定）。美國人慣於此種辦法，不懂得歐洲人「你和我」的一套，正猶歐洲人不懂得美國人「大家來」的一套。因為雙方互不相懂，所以每方總是以爲對方的腦子有點毛病；美國人以爲歐洲人鬼鬼祟祟（秘密協定），存心做壞，歐洲人則以爲美國人高調，清談，迂闊而不切實際。

克里孟梭就笑爾遜爲迂闊爲清談。美國總統所帶至歐洲之國際聯盟那一套（所謂「集體安全」）是道地的美國式「大家來」的作風，老虎總理知道在歐洲是行不通的，而他是個不大客氣心直口快的人兒，止不住常嘖之以鼻！所以作爲法國加入國際聯盟的條件，他要求英美二國給法國以一安全保證，提議簽訂一個「你和我」式的三國同盟（美國以代戰前的俄國）。美國人不懂得「你和我」的外交，拒絕簽訂同盟，於氣憤之餘，把小孩連澡盆水一齊倒掉，國聯也不加入。英國呢？英國是歐洲的國家，當然不會不懂得歐洲人「你和我」的作風，他自己就是會玩這個把戲的國家。但上次上戰後，他有點厭倦歐陸，雖欲藕斷而絲却連着。不管則歐陸時常要他管，要管則常須出大價錢，與歐陸上兩大之一簽訂幫打的條約。現在有了「大家來」式的國際聯盟，好極了，聰明的英國人便把這個國際聯盟交換他的幫打責任，（二年後英國即以之交換了英日同盟的責任）同時可以利用這個國聯，維持着歐洲的均勢及其帝國的安全，可以

不出一點價錢而得其欲。

但法國知道：她的敵人常因英國的猶豫遂胆敢打她，上次大戰爆發時，英國在奧地利向塞爾維亞致最後通牒之後，猶豫了一個禮拜。假如那時英國態度自始就堅決嚴峻，許多人相信德國不敢動手，上次大戰也不致於在那一年打起來（也許晚十年八年）十年來希特勒每打一地，總是先着准英國猶豫而遂胆敢動手，英國如自始就堅決，希氏也不會大膽，而這次大戰也不會在此時打起來（也許遲二三十年），法國受過悲痛經驗的教訓，知道如要避免她的國土被侵與歐陸的和平破裂，則在尚未有全歐政府之前，唯一的辦法是來一個「你和我」式的同盟，而使其盟友去掉猶豫。假如跪跪板的兩頭，有一頭是鬆鬆散散，裏面有一兩個是猶猶豫豫，則法國必被咬而和平不保。換言之，法國需要的是打手朋友，而不是泛泛之交。「大家來」式的國際聯盟只是個「泛泛之交」集團，在這集團內就算能找到打手朋友，這朋友也會因有了這集團而猶豫莫決。還有，防止侵略需要靈敏，堅決，快當之行動，這只能出於「你和我」式的協定，而不能出於「大家來」式之國際聯盟，集全球大大小小五十餘國於一堂，有如一羣羔羊，羊羣之行動速度即是最慢最笨之小羊的速度，這點已在九一八事件交給國聯的經過中得到充份的證明。所以法國從來沒有迷信過國聯，對她只是敷衍，時時刻刻想在這空架子內來個實實在在「你和我」式的大國結合。這個結合，克里孟梭沒有得着，以後的法國外交部長差不多個個都東奔西跑，找尋可能簽「你和我」式協定的與國。白里安向凱洛格的提議也是找尋與國的一種試探。

美國如肯第一步與法國兩個訂一「弭戰同盟」，第二步則法國可再向美國提議締結一個「安全保證同盟」(由「弭戰」至「安全」不過一步而已)一步一步地把美國拖進歐洲安全圈內，有如這次歐戰中某國的首相鑿敏地，巧妙地，匠心地，用筆，用嘴，用手把美國拖進歐洲的熱鬧一樁。凱洛格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白里安的「匠心」，惟美國因法國以「大家來」的一個答覆，則全非法國的本意，在這件事內，美國的外交算是成功，而法國的外交則是失敗，使美國不捲入歐洲複雜之舉算是成功，然防止戰爭，保障和平之舉可算失敗。凱洛格只是把美國拉開，而不是對世界和平有若何貢獻，甚至反有害，因為沒有美國而能維持世界和平是一件不能想像之事。而瑞典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竟以巨款賞賜凱氏。對世界和平沒有貢獻(甚至有害)的人反得到和平獎金，事之奇特，寧過於此！在歐陸的諾貝爾獎金委員會對於歐陸政治觀察深到若何程度，從可知矣！歐洲西洋人關於維持世界和平的思想清楚到若何程度，亦從可知矣！

「大家來」的新辦法，上次大戰後憑着提倡者美國的大面子，得到過份的頌揚；「你和我」的老辦法那時垂頭喪氣，偈促如待罪之囚，彷彿承認上次大戰之責任全在牠的肩上。但到了今天，老辦法到有話可說了。牠可以指出這次規模大得多，破壞慘得多，悲痛深得多的第二次大戰，其責任應由新辦法負之。老辦法雖然不好(牠可以說)，尙能維持和平至四十二年之久，新辦法雖吹得利害，然祇能維持了十九年的和平(從一九二〇年正月國聯開第一次會議

至一九三九年德國攻波蘭爲止；若算至九一八爲止，則只有十一年，而且在這十九年中，維持和平遠較在那四十三年中爲易。在這十九年中，德國起先的國力，實遠不及英法集團，其僥倖程度當亦較往日爲高，不似在那四十三年中德法的兩個對抗集團之時時張牙拔劍，即在其氣餒張時，亦比較容易對付。自希特勒上台之一九三三年至其吞噬蘇台德區之一九三八年之短短五年中，只要英法肯動一手指，即可弭患於無形。一九三四年，只要法國肯聽波蘭的禱告，舉兵合力攻德，國社黨即可在那時消滅。一九三五年，希氏撕毀凡爾賽條約，重整軍備，只要英法稍許強硬，則事必無成。一九三六年。希氏推翻洛迦諾（Locarno）的佈局，進兵佔據萊茵法左岸，只要那時英法肯出兵懲戒，亦不致有今日之大戰。這三件事（還未說到義，日之事呢）皆容易對付，解決之不過一舉手投足之勞，也不需要多大費用，然英法竟節節退讓，養癰遺患，「大家來」式的國聯機構坐視戰禍降臨而束手無策。「你和我」之老辦法在艱難局勢下尚能維持四十三年之和平；「大家來」之新辦法在「容易局勢下，反只能維持十九年之和平，此誠足使贊成老辦法者振振有詞矣。

這次悲劇，論者多以之罪當日英法執政者，而不知此時之和平制度亦有咎焉。查「大家來」之新辦法，自實行以來，法國對之即不大信仰，總不放心，四處張羅盟友，期在「集體安全」制下又來一種「區域自助」制，欲在歐陸的狹小區域內，又來幾個「你和我」式的協定，今天來一個「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 未通過），明天來一個「斯特拉沙協定」

(Strasburg Convention)，後天又來一個洛迦諾條約。然這兩種制度——「維護安全」與「區域自勵」——實係背道而馳，一東一西的兩個意念，其能相合，有如水之與油。惟自成立以來，新辦法之國聯集體安全誠為天下視聽之所在，納一切國際交涉於其範疇之中，如有欲分道揚鑠者，即被指為破壞和平。這個罪名，那時的政治家不敢承受，故雖一面努力於「區域自勵」，一面仍事事敷衍國聯，「區域自勵」制中所出之「你和我」式協定之執行，仍使之與國聯這個空架子發生聯繫，於是「自勵」之意盡失，行動與其敏捷性與堅決性，左牽右連，還不如沒有牠之為愈。譬如洛迦諾條約關於德法二國家之規定的除仲裁和聲外，且規定萊茵河左岸不准駐兵，違者即以侵略論，英義二國即須出兵援助被侵者。到此為止，這個規定具有道地的「你和我」式協定之意味，在一九二〇年新辦法施行之前，必止於此，而此亦必被認為足以阻止任何一國之重佔該區，達到協定之目的。惟自一九二〇年後，有了國聯，其時「大家來」之說被廢一世，各國之政治家又多人云亦云，不敢罪這個新製的泥菩薩，於是那個規定下又加一句，曰：英義得依照國聯理事會之「指示」(Recommendations)出兵援助被侵略者，這真是畫蛇添足，洛諾迦的意義全失，有之反不如無，夫法國之所斤斤者，萊茵河左岸之非武裝問題耳，使絡題耳，德國如出兵重佔河之左岸，英義在同一協定內答應出兵，此點法國已有點不大高興，因為如兩個國家在同一協定內答應出兵，則尚有一國不願出兵，則其他之一國亦可以不出兵，兩個都可互以不願出兵相責，推諉打之責任。無論如何，在同一協定內要兩個國家出

兵，他們還要開會商量等等，較在一個協定內只要一個國家出兵其需要時日多得多，援助之行動自必慢得多。還有，要兩國出兵，還須國聯理事會之「指示」！夫理事會內有個常任理事之德國，理事會之一舉一動，德國之答應爲不可少（因那時國聯表決採用全體一致法），即在審議侵略事件時，當事之德國須站開不投票，然在理事會內德國有他的嘆囉，這嘆囉固如不答應，則「指示」不會通過。即使可得通過，「指示」可能發出，而理事會之開會辯論等等，需要長期之時間，到了「指示」決議案成立時，侵略者早已做成事實得其所欲了！這句「毒蛇添足」的話，足以使洛迦諾變成一個笑話，後來希特勒就中就利用這個弱點，而胆敢取估索因河左岸，拉攏義大利（那時英法領導國聯裝腔作勢地制裁對阿比西利亞之侵略，而德聲容之）使他不願對德出兵，果然因義大利不肯出兵，英國遂亦躊躇。就算英國肯單獨出兵，猶須經過國聯理事會之「指示」，所以看這情形，英國是不會出兵的；英國不出兵，法國亦不會單獨出兵，樣樣都給希特勒算中！一九三六年之萊因河冒險把希特勒捧上來了，但把國際條約之尊嚴打下地了。誰實爲之？孰令致之？謂此爲侵略者「霸道」固可，謂此爲英法政治家無能亦可，然謂機構之不完善，毒蛇添足，自負其事，自敗其謀，亦非爲過也。

按機構之所以不完善，實緣這個時代關於國際和平之思想混雜，一方面要「集體安全」，一方面又要「區域自助」。把互不相融之「你和我」與「大家來」之兩個辦法，兩個背道而馳的觀念，強之使合使融，弄到兩無好處。這種情形，實甚囿於現在（從世界和平觀點說）世界

處在一過渡時期中，青接不上黃，新舊觀念衝突交替不清楚，矛盾而不自知，有點像我國今日之政治機構，東抄西襲，抄點蘇聯，又抄點英美，兩不能融者強之使合使融，弄到全部機構不靈，運行不活。無論在內存外，中國都吃這個虧。九一八事件交給國聯後，理事會一面三次決議令日本撤兵，一面又勸中日單獨交涉。殊不知單獨交涉之不成功，就因牠與國聯的空氣發生聯繫，理事會三次決議既不足使日本還兵，而同時因此而單獨交涉失敗，事情愈弄愈糟，與萊因河事件如出一轍。

現在舊金山會議所討論之和平計畫，仍是「大家來」的辦法，各國看着美國的大面子，必來敷衍一下，惟能有多少效果，一看舊日之國聯便知。或謂此計畫允許區域組織，似即係「你和我」的辦法，殊不知其所謂「區域組織」，只是一種大組織之地方辦事處，其性質，其原則，其用意，其方式，其辦法，仍然是「大家來」（不過小一點罷了）而不是「你和我」。前幾天，合衆社有一報道，說法國要向頭巴敦橡樹計畫提出修正案，側重區域安全，法國將以締結地方同盟辦法來保障自己的安全云云。這真是歷史重演！上次大戰後，法國還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大家來」的辦法，現在則在尚未施行前，法國對之缺乏信仰已痛痛快快說出來了！以後幾十年之國際關係中，將仍如前二十年的一樣，「你和我」的虫子將不斷在「大家來」之空架中載娃載咬，矛盾愈來愈尖銳化。

在世界和平設計中，美國人不懂得歐洲人作風，因為美洲人沒有過歐洲的一套：歐洲人不

懂得美國人之作風，也因爲歐洲人沒有過美洲人的一嘗。至於亞洲人呢？則可以說兩個都不懂，因爲兩個都沒有過。從前中國是一個「天下國」（其實這名詞有點矛盾，既是「天下」則不是「國」，既是「全盛」則不是「部份」，惟因無別的名詞，姑用之。）翹立於亞洲大陸，與「四夷」不大往來，故既無縱橫捭闔，亦無「集體安全」。但如以後世界發生戰事，中國必被捲進去，所以我們現在不能不去懂得近代外交之竅妙，而圖補救之方，若因此而我國得到些和平以爲建國之用，則大衆蒙其福矣！願會議中之賢達思宏問題，願海內有以教我。

（四月二日脫稿）——四月十五日大公報

九 讓韓國爲東方的瑞士

——向舊金山會議獻議之五

上次世界大戰爆發點在巴爾幹，在歐洲；這次大戰的爆發點，如以一九三九年九月算起，則在波蘭，仍在歐洲，但如以九一八算起，則在東北，在亞洲，總而言之，非歐即亞。假如有第三次大戰，爆發點將在哪處呢？

無論爆發點在那裏，可以說：下次世界大戰絕不會發生在美洲，爲甚麼？曰：以有門羅主義在，而美國的力量又足以強制執行。美國素來不許別個干涉美洲的事務。所以即使美洲有打架之爭發生，美國絕不會讓這兩個淘氣小弟打出街外，戰事必不致溢過西半球的邊界，引起別國的干涉。別國若見美洲有美國在，亦斷不敢干涉到美洲的吵鬧，別處的事務也絕不會與美洲的吵鬧聯在一起而成爲世界大戰。

假如世界之五大洲，每洲都如美洲一樣，有一慈祥的大哥國，這大哥國又有她的門羅主義，無論甚麼吵架，打不出洲外，那豈不是世界和平了？那也得看這洲的大哥國與那洲的大哥國打不打？又要看每洲現在是否有一個大哥國？這個，澳洲是有的，因爲澳洲只有一個澳洲。

非洲也是有的，那裏有個南非聯邦。這大帝國，惟獨歐洲與亞洲沒有，所以將來的問題恐怕仍出在這二洲，下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點，仍是非歐即亞。究竟是歐還是亞呢？這便頗難作答了。以現在的局勢衡之，這兩處都有可能，兩處的危險俱在。惟再仔細一看，歐洲現有英蘇二十年之在歐合作條約，雖這是一個條約不值錢的世紀，然亞洲並此而無。此次大戰後，歐洲戰勝的國家所要防範的仍係德國，因爲那裏有九千萬人口，德國人又是一驕傲高能的民族，經過這次大戰，其民族意識必更加强，加强的程度隨糜爛之程度以俱增，猶之法國在十五世紀時地方爲英國人糜爛到不堪而反出了一個壯姑娘(John of Arc)一樣。法國現斤斤於區域同盟以謀自者其對象非德國耶？惟法國經過這次大劫後，陸海空的本錢都喪失淨盡，將來在陸上能制德國衝仍是俄國，而在海上空中能制德國者，仍是英國，如俄國需要英國，英國亦需要俄國，於是在防範德國這一點上言，英俄在歐合作有其客觀的必然性。雖則在其他地方，其他問題上，英俄也許不合作，也許吵架，這要看德國再起能有多快，愈快則英俄捐他處之嫌亦愈快。如一九〇七年，英俄捐印度阿富汗及西藏之嫌，合力對德一樣。譬如——這個「假如」是要打個問號的——英俄能在歐合作二十年，則二十年內頗難看出歐洲有若何花樣？

亞洲的危險性最少不減於歐洲：這裏與歐洲一樣，尙沒有一個如美國的大帝國，中國目前的國力尙未充實，還不夠這個資格，環顧中國四週，則日本已在美國重砲炸彈下面阻撓，俄國雖有一長尾巴在東方，然究竟是個尾巴，其頭、其面、其注視力仍在西方。中國之南又只是些

未成年的小孩子，更談不上大哥的資格。美國根本係西半球的國家，戰後必回老家，對東方感覺多少興趣，確是個疑問。在這一個世界，缺乏政治重心，變動最易最劇，除非中國能奇蹟地以數年的功夫崛起為大哥國，或美國願意來到東方負起這個責任，這兩事相杳，還是後者（美國來此）少一點不可能性。

幾千年來，中國雄峙於亞洲大陸，其內在的政治思想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總想把南蠻北狄納於自己的政治圈子之內，縱與夷狄作戰，亦止認作天子之征伐而不當作國際戰爭。故漢武雖拓疆西域，然不過係對「背叛不臣」之匈奴之一種「膺懲」，初未足以語乎國際戰爭。真正的亞洲國際戰爭，實發軔於朝鮮。為着朝鮮，東亞曾有過五次國際戰爭：頭一次在唐朝，當時日本支持百濟，中國則擁立新羅，（那時朝鮮分作此二國）雙方都擁着傀儡，大戰於白江口，結果是倭人棄甲曳兵而走，損失總艦不可勝算，吃過這次敗仗後，倭人終唐宋之世，不敢窺中國之門。第二次是在元朝，那時蒙古人固野心勃勃，然朝鮮之被日本使凌也是原因之一，忽必烈大帝大造船隻，二次征日，然均毀於颶風，未竟其志。第三次是明朝萬曆時豐臣秀吉之入寇朝鮮，明廷迫不得已派大軍往堵，互有勝負，打了十多年，糜餉數百萬兩，卒以秀吉之死才算。惟朝鮮自經過此殘破後，一蹶不振，永遠翻不過身來，成為東方之弱點，有點象歐洲的波蘭，一個問題發生之所在。果然問題過了幾百年又發生了。第四次的東亞大戰也是為着朝鮮，雙方爭鬥的又是中日兩國，甲午之戰的經過，人盡皆知，不必在此多說，這場仗的一

個結果是取消了中國的主角資格，從此爲朝鮮而爭鬥的不是中日而是日俄，所以東亞的第五場大仗是日俄之戰，爆發的原因仍在這半島，當時俄國盤據住東北不走，且兩眼瞪着朝鮮，日本曾向俄國建議過，讓俄人得東北而日本得朝鮮，俄人不允，遂至大戰。

朝鮮既然是東亞問題發生之所在，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則以後難保不五而六，六而七。東半球別處都無甚問題，惟此處最成問題。求東亞和平者不可不着眼這裏。

朝鮮既然是東亞問題發生之所在，則謀東亞和平者有其道矣。把他強化起來，使不成爲一個問題，那豈不是對於東亞和平的一個貢獻嗎？強化之道有以下三端：

- (一) 讓朝鮮立刻成爲獨立自主之韓國，參加舊金山會議，（印度尚未獨立，且未正式聲明允其獨立，然仍有資格參加，爲甚麼在開羅會議時已正式允其獨立的朝鮮反無資格參加？）
- (二) 讓韓國成爲一永久中立的國家，如亞洲的瑞士，這個中立由美蘇中三個有關國家共同簽約擔保。

(三) 美國盡力協助韓國近代化，如協助斐列賓一樣。

——五月十五日大公報

十 儒家思想與世界和平

——向舊金山會議獻議之六——

三百年來西洋人的思想才智，多半用在「現代國家」(Modern nation-state)上，在這個東西身上下功夫，關於牠的如何組織，如何增強，如何控制，如何運用，如何與其同類並立等等問題，西洋人有的辦法，其思想之嚴密，理論之正確，手段之高明，迥非我國固有之學說所能望其項背。我國不欲現代化則已，如欲現代化，則他山之助，只在隔壁耳。

惟近世西洋人長於思索「現代國家」，而短於思索「世界和平」；他們用在「國家」之思想，則頭頭是道，用在世界之思想，則處處碰壁，舊金山會議恐怕就是集他們施於世界的思想矛盾之大成。從經歷過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看來，他們的確具有維持世界和平之說，然苦無其術。思想走頭無路，信乎其可憫也。

不特世界和平一事爲然，西洋人一想到國與國間的問題，不通的意念正多。譬如西洋人慣說「防止戰爭的戰爭」(Preventive war)，不通的概念，未有過於此者矣！夫戰爭者何？殺人放火之謂也，以戰爭防止戰爭，等於說以「殺人放火」防止「殺人放火」，是猶曰：以「病」

防「病」(Preventive Sickness)、「以「儻」防「儻」(Preventive theft)、「以同樣的東西防止同樣的東西，「防止」之目的安在？同是「殺人放火」，同是「儻」，同是「病」；二者豈有擇哉？（「以毒取毒」之二毒，就有所擇，因為前一毒不是後一毒。）現在國際公法中，與此相類的觀念甚多：一方面樹起「條約雙方務須遵守」之原則 (Pacta sunt servanda)，一方面又標「情況變更時條約即可由單方廢止」之義 (Rebus sic stantibus)，前者圖建立國際條約之尊嚴，然後者適足使條約之尊嚴掃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其是之謂歟？國際法規定大大小小國家一律平等，故上次國際聯盟採用全證一文 (Unanimity) 之表決程序，然國際間有所謂大國強國之一事實，又不容抹殺，於是又不得不捧之出來為事實上之把持者，於是二者之矛盾日以增強，小國與大國之利益常不一致，而行動以歧，弄為國際組織時處兩難之中，傷促困頓，而喪失其作用。又按照國際法，一個訂約人受到強迫恐嚇時則其所簽訂之條約無效；惟如一國家（實即代表國家之政府負責人，所以實際上也是一個人，如袁世凱）受到強迫恐嚇時 (Under duress) 其所簽訂約條約（如二十一條）則有效。如強迫恐嚇傷對的話，則兩者都應有效；如係不對，則兩者都應無效，今一則有效，一則無效，是誠使不吃牛油麵包的人難於了解。這些難於了解的事，令人懷疑國際公法是否配稱「公法」，抑強權之別名，或強權之工具。難怪德國人不把國際法放在眼內，蓋國際公法如謂為合理，則裏面不合理之事正多，如不合理，則德國寧恃其雖不合理惟仍係自己的東西之武力。

國際法之所以矛盾層出者，正因其把「法律」(Law)及「武力」(Force)的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兩個概念，納於同一思想體系內。從前羅馬法已標告「武力擴張，法律欲跡」(Infer arma silent ieres)之義，「法」與「力」之二觀念，固不相容者也。殺人放火的時候，安有法律？惟近代國際公法國家，偏以殺人放火(戰爭)納於國際法之內，認之爲合法。而定出許多條文以規範之，戰爭到臨時則徒成具文，使此法失去其尊嚴束縛性，有之反不如無。

國際公法中之矛盾，不獨又於今日世界和平機構計劃中見之。今日頓巴敦橡樹和平計劃之所以困難重重，皆由其以「世界和平須以武力來維持」之一念爲思想出發點(此點羅斯福總統已屢次聲明)，由此點出發，則愈來愈行不通，請爲讀者陳之：

世界和平如須用武力來維持，那麼誰有武力呢？只有大國強國才有武力，於是不得不在大大小小的國家大集團上，又來一個強國小集團。好了，這個小集團既是幾個有武力的強國組合，上面沒有共同統帥，在有共同敵人時，他們爲着要打倒共同敵人，合作不遺餘力，相忍相讓，以全大體。共同敵人一打倒之後，外無戒懼。上無管制，則只有各行其是。既是「合力」維持和平，則唯一合力之道在劃分防區，每一強國負其區內之和平責任。好了，這強國必愈來愈對於其區內的中小國家施以壓力。甚至乾脆把他們滅了，強國的防區圈子由此愈來愈膨脹，以至侵佔到別個強國的防區圈子，於是磨擦詬罵之事層出不窮，戰爭乃成爲不可避免。既然裝

武力來維持和平，而武力只在強國手裏，用之以維持和平固可，用之以侵略別國亦何不可？強國做到侵略者時，自己當然不會制止自己，上面也無一個太上樞力以制止他們，中小國家既無武力，則在一以「武力維持和平」的世界中，他們從力的觀點上說，簡直毫無用處，只配做大國的應聲虫，強國的橡皮印，所以他們也不能制止大國強國。假如把世界的集合武力交與中小國家的合體使用（如拙著「如何加強新國際機構」一文中所提議），則中小國家羣或可予強國侵略者以制止，惟強國必不肯這樣做，他們怎麼會把自己的武力交給公家使用呢？所以武力始終在強國手裏，他們可以之以侵略，亦可以之以合併。所以由「以武力維持世界和平」之思想出發點出發，必弄到要維持和平，豈強國則益不住，所以不行；不強強國，則那裏來武力？所以也不行。此之所謂思想絕路者一。

「以武力維持世界和平」一念，推而演之，必弄成幾個強國握有武力留以待用的局面，既如上述。武力既然是強國的，則只是對他們有好處時，他們始肯使用，否則勢必按兵不動。倘侵略事件發生，中小國家的「同類感」（被侵略者多半是中小國家）使他們的「公道感」比較銳敏，必譁然齊唱高調，要求制裁侵略者，但用以制裁之武力不在他們手裏而在強國手裏，如制裁侵略對於強國無好處的話，則強國心裏必說：「呵哈！你們中小國家真聰明，高調由你們唱，去打死去由我們幹，我們沒有那麼傻！」於是他們必不肯接受中小國家的要求，反而暗中與侵略者妥協，這就是爲甚麼一些大國縱容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而不肯從德國聯大會的決

議案來制裁強國的道理。所以由「武力」的一概念出發，必弄到靠強國不行，不靠強國也不行：此之所謂思想絕路者二。

由「武力」這個觀點出發，即使組成一綜合式國際大機構之後，集世界大大小小的國家於一堂，仍必有些國家覺得不穩，不大放心，勢必企圖在泛泛之交的大機構內（國際聯盟）再來一街坊式打手朋友的結合（區域同盟），蓋和平既需要武力來維持，則用武力最快，最穩，最中肯，最爽快的辦法，當無過於街坊式打手朋友的結合，泛泛之交，「大家來式」的結合，只足以耽誤時日耳（詳拙著「你和我與大家來」一文）。如獎勵打手朋友的結合，則大機構失其作用；如獎勵大機構而禁止街坊式的結合，則武力失其作用；如兩樣都要，則因而兩樣互相牽制，而兩樣都不能發生作用。結果是：維持世界和平，靠國際機構不行，不靠國際機構也不行：此之所謂思想絕路者三。

如靠「武力」來維持世界和平。則「武力」者，「武器」也，「殺人的東西」也。強國擁有一「武力」，即是擁有殺人的東西。這種殺人利器，與其他東西一樣，日新月異，愈來愈巧，世界和平既須靠殺人利器來維持，則自然任其日新月異，任其大量生產，而「縮軍」變成空想。這些東西既是用來殺人的，則僅有發生戰爭這些東西始有出路，軍火商人必積極活動。即使軍火不由商人而由政府製造，則政府多製一門「大炮」即是少製一噸「牛油」，「牛油」奇缺時，只有去搶才能有得吃。所以武器之改善和生產到了某一點時，必造成一種戰爭心理，本

來武器是用以維持和平的，至是反促成戰爭，與其原有之意義正相反。同時殺人的東西是經濟上純粹的消耗不是再生產的資本，故多製武器的國家，勢必感覺其民生愈來愈窮，愈窮而愈須搶劫，擷取別人別處的再生產資本，這便是侵略者不能停止其侵略的道理。所以由「武力」這觀點出發，必弄到所冀以維持和平者反不可靠；此之所謂思想總路者四。

今之主張以武力維持世界和平者，莫不曰：「世界總是有壞蛋，希特勒這些壞蛋不可以理解，其所能懂的只是武力而已」。惟希特勒之徒也正是那麼說：希特勒常曰：「英法不可以理解，他們所能懂的只是武力而已」。由這點思想出發，所以他決意建軍，組成一枝可怖的武力，武力的邏輯使他不能不無止境地侵略（理由詳「大砲與牛油」一文）。「強中更有強中手」，他的可怖的武力引起更可怕的武力起來對抗，他終於覆亡敗滅，只是一念之差。這個念頭，既在希特勒處已證明是錯了，怎能在別人處會對！別人如亦本此念頭去做，有甚麼把握會對？此之所謂思想總路者五。

有此五點矛盾，所以從前中國的儒家，總是肯定的說：「武力不足以平天下。甚麼才足以「平天下」呢？只有道德，故儒家主張「以德服人」，而不主張「以力服人」。從前管子商鞅之流，其思想的對象有點像「現代國家」；他們鴉鳴而起，拳拳為力，做強化他們國家戰鬥力的工作。弄到他們的國家非常的有效率。儒家鄙棄這種思想，因為他們不以「強化」國家為滿足，而以「平天下」為志趣，所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不屑為管仲，諒不是

酸葡萄，而實志之有別也。孟子有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其意卽曰：「把國家的戰鬥力愈加強，則對於世界和平之威脅愈大，蓋世界和平非戰鬥力所能維持者也。孔子於兵、食、信三者，願去兵，去食，而不肯去信，也是對着世界（天下）而不是對着國家而發的。孔子所說的平定世界（天下）是信而不是兵，是道德而不是武力。我想他那時一定看出由「武力」點出發，一定走上邏輯的盡頭。」

這些歸近於迂腐，且容易墜入國粹主義者的圈套裏。我這個人甚麼都可以是，但絕不是一個國粹主義者。儒家學說的種種境處，我並不是沒有看見，惟純從怎樣維持世界和平的一點上說，則儒家所標以維持國際和平之義，與歐洲羅馬帝國崩潰後羅馬教會所標以維持和平者相合；後者以耶穌上十字架爲榜樣，前者則以堯舜的好皇帝「無爲而治」爲榜樣，兩者都是企圖建立一「天下國」以解決國際戰爭，從解決國際戰爭觀點上說，「天下國」也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但他的代價是一套的「毒夾兒」，鉗束思想，阻礙進步；且國際戰爭雖解決，而朝代戰爭（*dynastic war*）又來，令人疑心「天下國」到底是否爲「最高境界」惟中國與歐洲歷史均告訴我們要解決國際戰爭，只有「天下國」之一法，而道法是擴充武力，因爲由武力出發只能走入邏輯的盡頭。

也許有人說：戰國後的中國還不是靠秦始皇的武力來統一來維持和平嗎？對曰：秦始皇滅

採用武力統一中國，但不能維持和平，他死後不幾年，其帝國即瓦解，其郡縣制即改爲漢之七國制，中國的和平還是由那時漢朝「無爲之治」來維持的。那時中央政府之權且不包含「錢幣」(這個權那一個政府都要有的)。這個故事，值得舊金山會議內的政治家稍一品味。

——六月三日大公報

十一 國家觀與國際和平

戰爭這個東西，原因複雜，不容易找出牠的「竅」。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即有戰爭，和平的時間極為短暫。天下未統一前，則有國與國的國際戰爭（international wars），如我國之戰國時代及三國時代，歐洲之希臘羅馬城國時代及近代。天下既統一矣，則有中央與革命黨的朝代戰爭（dynastic wars），如我國上古的「湯武革命」，中古的安史之亂，近代的太平天國等等，歐洲史上亞歷山大王死後，馬其頓帝國之內戰，羅馬帝國內的大帝火併等等，及至近代，自認為時髦的人，好把戰爭之罪歸咎於「資本主義」，彷彿「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打人似的！又有許多人以「階級鬥爭」的一概念解釋戰爭，此說似是而非。革命黨人中常有富翁（如太平天國的楊秀清，梁山泊的盧俊義，均是大地主；美國對英國革命的領袖華盛頓是維奇尼亞州的第一個財主）而對面的一方，其中下級幹部及衝鋒陷陣的嚙嚙則十有九是窮光蛋（譬如貧國藩雖不算窮，但並不算富有）。事實是：雙方都有貧富的兩個階層，這邊的上層不一定與那邊的上層相聯，那邊的下層也不一定與這邊的下層攜手。即使「階級鬥爭」之說能解答國內的朝代戰爭，仍不能解答國際戰爭。我老實地坦白地承認不懂戰爭的真正原故。也許上帝造人時，好惡作劇，故意把戰爭的菌放在人的血液裏，令其自相殘殺，互相毀滅，好讓他——上

帶：宇宙的「大意志」——把另一種生物帶上地球面上來做他的長期試驗。

我雖不懂得戰爭的內在原因，但知道在歷史上國家觀念發生變動時，戰爭即難避免。有一種國家觀念，無以名之，名之曰「橫的國家觀」，如中古時的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羅馬人的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德國人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虛有其名，等於蹲在羅馬帝國墳墓上的一個青臉鬼。實際上，歐洲分裂成爲無數的封建小邦。雖然，分裂中亦有其大一統，維持着一種大一統局面的，就是羅馬教會，稱之爲一種國家，爲維持歐洲和平的一種政治機構，牠足以受之而無愧。牠有皇帝（教皇Pope），朝廷，大臣，地方官吏，法庭，禮樂的一套。牠有自己的土地，牠有權管制高利貸（usury）牠有抽稅權，有審判權，相當於從前中國政府的「錢穀」權與「刑名」權，從前中國國家的功用，亦不過爾爾。牠又有教育權，上自大學，下至幼稚園，無一不在教會掌握之中，所辦之學校爲士子進身之唯一階徑。所有學問，須在寺院裏去尋，今之平津劍橋等有名大學之走廊上，仍隱約可聽見當年僧侶吟誦之聲。這還不止，教會主管一切男婚女嫁事宜（從前中國政府還不管這個呢）故戶口調查之工作，自然也落在牠的手裏。總之，從前國家所做的，所有的，羅馬教會都做了，都有了。牠唯一所沒有的，只是軍隊（後來環羅馬城之小「教皇國」Papal state 連這個都有了），因爲牠是建築在耶穌自動上十字架的榜樣之一種組織，不能有武力（軍隊）也不需要武力，但牠有一種比軍隊還利害的武器，名叫 excommunication（相當現在的「清黨」）

用此武器（白紙黑字而已）教皇可使最兇頭的軍閥帖耳就範，如 Gregory 之馴服「神聖羅馬皇帝」亨利第四（Heinrich IV），及 Innocent 之馴服英國國王約翰（King John）。教皇常能不用一兵不勞一矢而面折強敵，效郭子儀之單騎退回紇，如 Pope Leo 之退回奴（432年），Pope Gregory 之退 Lombards。當然，在教會之下，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封建郡王，但美國中央政府下亦有大大小小的州的政府，初未嘗使華盛頓政府不成爲統一權力；同樣，歐洲中古時之封建小郡初未嘗使羅馬教會不成爲全歐的統治者。

這個全歐統治勢力是建築在「橫的國家觀念」的，牠是以「信教」一概念來橫，在那種國家裏的人們須信奉教會所詮釋所頒佈之基督教的教義教條，用德文來說（因爲德文造字方便），牠是一種 Glaubensstaat。人無論黑白，地無論東西，民無論階層，只要信牠的一套的（表面上信也行），即爲信士，都可在其大圈子內「視同仁」，不信的即爲異端（Infidels），便在「化外」，便須撲殺流竄，故中古時有不斷的撲殺異端（Inquisitions）之舉。四次的東征十字軍（Crusades）是撲殺異端的一種行動，教會倡之於前，好大喜功之封建武士和之於後。很有趣的，歐洲中古時代對於猶太人，亦撲殺排斥，但與現在的反猶運動不同，那時的動機，多屬宗教的，排斥撲殺，是因猶太人不肯入教會的圈子。而教會必須人人入牠的圈子才可，因爲牠以 Catholic（「普天之下」）爲名，是一種「天下國」（可見得「天下國」不只是中國才有，西洋也有過），漏走一人，即不成爲 Catholic，在這種國家觀下，地域之觀念不

強。現在我國還有些謬造十五六世紀時來華之傳教士的，謂某某爲荷蘭「籍」，某某爲比利時「籍」等等。其實那時的歐洲，根本沒有荷蘭國，比利時國，等等，只有一個國，所以只有一個「籍」。世人多惑於「教會」(Church)之「字，而不索其內容；苟一究其內容，一看其所做所爲之事，則知所謂「教會」者，實即「國家」(State; Staat)。

這種特別的國家，起源於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人民水深火熱顛沛流離之際，的確維持過和平，保存過文化，有過牠的用處和不可磨滅的功績。惟經過一千多年的統治後，東西變了又老又舊，歐洲人有點膩了，起來反抗，這便是有名的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革命」(Reformation)。名雖爲宗教革命，而骨子裏實是一種政治革命，代表着歐洲的角落部份反對高高在上，遙遙在外的羅馬統治，特別反對租稅金錢之源流流向羅馬。今之歷史教科書及教師們(尤其是洋教師，從前教我西洋歷史的，就是這歷一位)：視宗教革命爲一純粹宗教事宜，只把牠當作新教換舊教，忽略了其裏面的政治涵義，爲名詞的字面所愚，誠國遺囑。

實行宗教革命的地方，如英國、如瑞士、如德意志的有些小邦，拋棄了教會的「橫的國家觀」，而代之以一種無以名之名之曰「縱的國家觀念」，這個觀念是以「地域」而不是以「信教」爲基石的。假如教會是以「信教」來橫，這個便是以「地域」來縱，把歐洲縱割成很多個國家。從前是凡信教的，不分地域，都一視同仁，不信教的，亦無分地域，都橫割「化外」。現在則只要在同一地域內，不管信教不信教，都一視同仁，置於一個法律，一個統治之下。這

便是十七世紀後的 Nation-state（按：此字之譯爲「民族國家」或「族國」是大錯特錯，Nation 不是血緣觀念的「民族」而是地緣觀念的「民衆」）這英文名詞還不如德文之 Landestaats一字，較能表達意思，如必欲譯過來，則或許可以叫他做「地緣觀念國家」，與歐洲中古時代的國家迥然不同。近代典型的「地緣觀念國家」有兩個：一是歐洲的瑞士，那裏有法、德、義三種人種；有法、德、義三種文字，而仍不失爲統一的國家，統一的「瑞士民衆」；另一個是美洲的合衆國（美國），那裏的美國人是四面八方來的血統混合而成的，美國真可以比我們從前的五色旗，紅、黃、藍、白、黑的人，無一不具，但美國仍不失爲統一的國家，爲統一的「美國民衆」，何也？地緣觀念有以維繫之也。

這個統一的國家觀念與廣的國家觀念，不能同時存在一地而不發生戰爭；這個道理，顯而易見，因爲一個是縱，一個是橫，你縱我橫，碰撞便難避免。十六世紀之全部暨十七世紀之上半，整個歐洲在鬧這兩種觀念相碰相撞的戰爭（表面上叫做「宗教戰爭」），最後的一次大戰爲有名的「三十年戰爭」（30 Years' War），把歐洲中北部及德意志的各邦打到驚心動魄，後來有人估計在那個戰爭中，德意志全部人口傷亡了二分之一。但這一半人口的死亡及其他財產的損失，不是沒有代價，牠確立了「縱的國家觀念」爲近代國家這部機器的主要發條，（main spring），一切政治經濟設施都以這個原則爲出發點。一地域內之和平，固由這個國家負責；地域與地域間之和平，則靠所謂「國際法」、「勢力均衡」等來維持。

縱的地緣國家觀念，在十七世紀得到勝利，一直支配歐洲政治垂三百年。惟帝俄本在歐洲文化圈子之外，不大懂得這個新的趨向，仍舊保持着橫的國家觀念，不過牠不是拿「信教」來橫，而是拿「種族」來橫，倡其「大斯拉夫主義」，在國境之外的東南歐巴爾幹諸地，以斯拉夫民族老大哥自居，遂惹起與那個地盤主人奧地利不斷的衝突，上次的大戰就是如此發生的。沙拉吉浮（Sarajvo）一彈打出腔後，奧地利向斯拉夫民族之塞維爾亞發最後通牒，帝俄根據其橫的國家觀念既以斯拉夫民族保護者自居，乃不得不對着奧地利動員。德與奧有同盟關係，遂起兵幫奧；然法與俄亦有同盟關係，乃不得不起兵幫俄；英國與法俄都有諒解，猶豫了片晌，卒起兵幫法，歐洲各國乃打成一團。

上次大戰，縱的國家觀念獲勝（至於為甚麼獲勝，容後論），代表橫的國家觀的國家崩潰，但崩潰後，換一種別樣來橫，從前拿「種族」觀念來橫的，俄國於戰後則拿「階級」這個觀念來橫。去過蘇俄的，到處可見「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一句標語，火車站裏有，飯館裏有，所用的銅板毛錢上也有。根據這個觀念，始有第三國際之組織，以綜合各國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儼然在國境之外為一種政治延長。現在第三國際算是取消了，惟俄國立國之原則未變，其政治行動的思想出發點亦未變，將來會不會有第四國際，以至第五第六之國際呢？現在誰也不敢說一定。

英美的作風兩樣：牠們堅守着十七世紀後新的國家觀，守住自己的地域，不作國境以外的

政治延長，以成一種橫的姿態；假如牠們超越了國境，則索性把那塊地拿過來，置於其主權之下，仍保持着縱的姿態。德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一度遵守着縱的地緣國家觀念，推自國社黨來改後，又橫起來了，但牠不是以「階級」來橫而是以血緣的「民族」來橫；一橫起來，德國之不斷侵略，實為「勢所必至」。希特勒每指一地，總說那裡有幾個德國人。這一次的大戰也是橫的與縱的國家觀碰撞之結果，因為以縱的地緣國家觀為立國之道的國家，不能讓橫的血緣國家觀念得勢。你想，假如德國得勢，則美國國內的幾千萬德國人種的公民，將恣然思歸，在美國國境之內，幹納粹之勾當，囂張搗亂將無所不至，美國這個國家完整將無從維持。這次美國之必須挫毀納粹主義者以此。

這一次大戰，證明縱的地緣國家觀，仍然要得，仍然有效，於世界大戰中獲勝，這可說是第三次了。這種觀念究竟還可以維持多久，何時始被另一種橫的國家觀取而代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此處不必談。我個人以為這個「地緣國家觀」仍可維持很長的時候，理由容待後論。我在此所要指出的是：戰爭的原因甚多，而這兩種國家觀衝突，是其中有力的一個。這兩種國家觀，不能同居於此世界內，遲早會鬧盤扯的，謀將來世界和平者，似宜致力於此。也許有人以為這種說法近於玄虛，殊不知這是最實際不過。蓋政治行動與其他行動一樣，總有個思想出發點，抓住這個出發點，多少可以預測其將來之行動如何。（三月二十七日晚稿）。

十二 德國失敗的教訓

七十餘年前，俾士麥統一德國；他一戰勝丹，再戰勝奧，三戰勝法，歐洲的整個局面，是他的如意算盤，他要怎麼打就這麼打。那時歐洲各國，不但沒有限紅，反爲暗中喝采，喝采他把拿破侖第三打倒。英國對他毫無干涉，甚至到了巴黎被圍，法國派 *Henry* 出使四方求救，各國仍半理不理，英國那時是格蘭士頓 (*Grantston*) 做首相，不能謂不賢明，然仍不肯幫忙。論者曰：此俾士麥外交手段高明有以致之也。其然豈其然耶？抑那時德國立國之道有可以使俾氏的外交手段高明得了耶？

七十餘年後，希特勒也統一德國。他把德國人的奧大利歸併在「第三帝國」之內。在最初的那幾年，歐洲局勢也是他的如意算盤，他的外交也是得心應手；他把波蘭與法國的勾結拆散，他拆了國聯的台，以後他宣佈重整軍備，出兵佔萊茵河左岸，吞滅奧大利；每次都是先看過通書，找好「黃道吉日」(星期六)，弄到他的仇敵氣不過，動不得。隨着他一戰勝捷(蘇德區，那次雖未開火，但可以說以戰爭手段得來的)，再戰勝波，三戰勝法，其揚揚得意，不祇於當年之俾士麥。然歐洲各國不怕俾士麥而怕希特勒，不但英國大起恐慌，連遠在三千里外之美國也覺得毛骨悚然。論者曰：此希特勒外交手段愚笨有以致之也。其然豈其然耶？抑這

時德國立國之道有可以使希氏的外交手段高明不了耶？

一個人總有一中心思想，他的所作所爲以此爲出發點，而演出與人不同的行動。這個說來，似覺玄虛，然確係最實際不過。譬如說：一個以「做官」爲中心思想的人，則其所作所爲必與另一個不以「做官」而以（例如）「賺錢」或「求名」或「享家庭福」或「混過去」爲中心思想的人有別。同樣，一個國家也有一中心思想，叫做「立國之道」，由這個中心思想出發，則演成與衆不同的國家。以其產主義爲中心的國家統與以別的爲立國之道的國家有別。語曰：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國之不同，亦有如其「面」。

歐洲中古時的國家是羅馬教會，那時這個國家的「立國之道」是「信教」，這種國家可以用德文（因德文聯字簡便）叫做 Glaubensstaat。那時候，只要信牠的教，就算是牠的「國民」，進了來一視同仁；不信牠的教的，就是「化外」的「異端」，便須誅戮和撲殺。那時候的國家，有一物質的代表物，那便是教堂（Cathedral），旅行過歐洲的人，莫不驚嘆其教堂之宏偉，別的可以不管，教堂則不能不美矣美輪。這個不奇怪：歐洲中古時國家，固以「信教」爲中心思想，有語內必形諸外，教堂乃此思想之凝結品耳。

宗教革命後，羅馬教會這個「天下國」被打碎成好幾塊，從此以後，歐洲的國家名叫 Reich（Reich 即近代國家），這個名詞從前譯爲「族國」或「民族國家」，實在是大錯特錯。一個 nation 不是一個「民族」，牠不是一個「血緣」的觀念而是一個「地緣」的觀念。nation 最好

的榜樣，在歐洲是瑞士，在美洲是美國。在瑞士有三種民族——德、法、意——用三種語言，其政府的公報用三種文字，其議會裏的辯論，用三種的方言。然瑞士人猶不失為一個 nation，其故安在？美國從人種上說，簡直可以採用一五色旗，裏面紅、黃、藍、白、黑的人，無一不具，雖語言只有一種，然民族則係多個，血統則不只一脈。然美國人猶不失為一個 nation，其故又安在？曰：因為 nation 根本就是一血統的民族，而是同居一地的人羣， nationstaat 不是一「民族國家」而是一「地緣國家」，德文的 Landestaats 一字，庶幾合乎此意。從前中古的國家觀與「地」沒有關係，凡信教的就是國家之一員，在其教內則一視同仁。現在則與「地」有莫大關係，這塊地內的人組成國家後，則凡在其內聚居，安家、樂業者，不啻膚色，不分教別，不啻血統，在其地內則一視同仁。這是政治觀念之一大變革，今人習然而不覺者也。

如中古時的「信教國家」可以說是橫的國家觀念，則近代的「地緣國家」可以說是縱的國家觀念。這近代的國家觀念。把世界縱切成爲無數的地塊，每塊是一個國家。自從十七世紀後，這便成爲支配世界的一種觀念，其風所至，把世界剩下的歷史殘餘意識一掃淨盡，建立在橫的國家觀的國家，到此時也不得不縱。譬如我們中國從前（現在仍有點兒）就是一個橫的國家觀的國家，不過我們不是如歐洲中古拿「信教」來橫，而是把「文化」把孔子的學說來橫，（假如說孔學爲宗教，也可說拿「信教」來橫），任何人不分教別，不論血統，不分膚色，只

要他接受孔學，就算是此國之一員，入孔氏之門者都一視同仁。用德文來說，中國可以叫做一 *Kulturstaat*，這就是從前我們幾次亡於夷狄而終於同化起來的道理，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也，則中國之」。歐洲中古的「天下國」的代表物是教堂；中國這個「天下國」的代表物，是「孔廟」。中國無論你到那裏，只要那裏有個孔廟，孔廟必是最宏偉的建築，只有牠才能用黃色的琉璃瓦，彫龍的台階，與皇帝宮殿者同。中國一向只知「以夏變夷」，領土的觀念薄弱，膚色的觀念薄弱，宗教的觀念尤為薄弱，恐怕就是受了這特別橫的國家觀幾千年訓練的影響。

縱的國家觀行了三百年後，一九一七年有一種新的橫的國家觀起來與之抗衡，不過這新的國家觀，不是拿「僧教」來橫，也不是拿「文化」來橫，而是拿「階級」(Class)來橫，用德文說，牠是一個 *Klassenstaat*。這種「階級國家」認為縱的地緣國家，不足以滿足人類的要求，因為牠製做出來大羣的無產失業業者。馬克斯是頭一個喊出「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之口號的，期在道新的觀念上越起一種新的國家，於是把世界大大小小縱的國家擱腰砍去，硬要砍出一個無產階級來，而以共產黨為其出頭人。這種國家也有其象徵的建築物，那便是「蘇維埃宮」(Palace of Soviets)，全國最宏偉，最美麗的建築物，無過此宮。

這個新的橫的國家觀出世不久，德國又發明了另一種，但牠不是拿以往用過的觀念來橫，而是拿「民族」(Volk: *Volk*; *Kern*)來橫，納粹黨就明目張胆地說他們的國家是個 *Volksstaat*。在他們的國家裏，只有德國血的德國人，才配作國家的一員，別的人(如猶太人)雖常住在裏

面，雖曾爲德國打過仗，仍被擄出門外。近代的地緣國家觀，在納粹德國，可以說剷除淨盡。納粹黨雖搶土地，但並不以之爲立國之大道，土地對於他們，只是供德國人的予取予求，只是供給那種國家的一種喂料。在這種國家裏，最宏偉的建築物是Zeinhofen的納粹黨宮。納粹黨黨綱的二十五條，頭一條就是把歐洲的二萬萬五千萬的德國人，納於一個帝國之內。這種橫法，橫得可怕了，牠能把每一區裏的德國血人種拉走，在未拉走前，這些德僑足爲那國的內奸。所以捷克國蘇德區的德國人，是響應希特勒的內奸，俄國伏爾加河域的德國人，法國阿爾薩斯省的德國人，也是如此。假如希特勒獲勝，瑞士的德國人將爲響應他的內奸，而瑞士分裂；美國的幾千萬的德國人也會響應他的內奸，而美國分裂。在珍珠港前，美國的大城如紐約，芝加哥等，早就有「納粹俱樂部」，那裏說的是德國話，唱的是德國歌，舉手狂呼的是「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瑞士美國，都是地緣國家，裏面不分種族，怎能怎肯受這種新國家觀的打擊？這種新的國家觀念得勢，則瑞士美國崩潰之期愈近。瑞士無武力，無可奈何。美國有的是力量，所以就毫不客氣向德國迎頭痛擊，必毀滅之而後快，因爲你與毒蛇不能並存，你不毀滅毒蛇，毒蛇將要毀滅你。我現在才懂得爲甚麼七十年前的人不仇視俾士麥而今日之人則視希特勒爲毒蛇，蓋俾氏無希氏的一套「毒夾罵」(dogma)，當時的人不大感覺他的威脅，所以他如有事要商量，別個還肯與之商量，他的外交手段固高明，但也要人家肯與之商量，他才高明得了。希特勒每打一地必說那裏有幾個德國人。那一個國家沒有幾個德國人呢？

勢必怕他恨他，不肯與之商議，他的外交手段縱甚高明，亦高明不了。你看真肯與希特勒握手
的國家只是國內沒有德國居民的日本，和已把 Tyrol 的德僑送回德國去的意大利。其他德僑
衆多無法送走的國家，根本就不願與希特勒交手。

這次大戰可以說橫的國家觀向縱的國家觀搖撼之舉，（將來恐亦如此），而縱的國家觀獲
勝。爲甚麼獲勝呢？此中原因複雜，不能以一語概括無遺。惟有一點，最少是獲勝理由之一：每
種國家都有牠的特別「發條」（main spring），每種國家也有牠的特別發條，牠就靠這特別發
條，這中心思想來維繫。譬如羅馬教會靠「信教」來維繫，中國從前靠孔氏文；來維繫，蘇俄
則靠「無產階級」，納粹德國則靠「德國民族」來維繫。在這些國家裏，身在其「維繫物」圈
子之內的，尚可得到些少「公道」（Justice），在這圈子之外的，則頗難得到「公道」。如歐
洲中古時，你如屬於教會，則罷了；你如不屬，則他們將視汝爲「Infidel」，爲「heretic」，撲
殺誅戮而後快。又如在德國，一切爲德國民族，你如有「亞利安人」的血，也罷了；你如沒
有，則他們將視汝爲「猶太」，爲「斯拉夫」，也撲殺誅戮而後快。這樣殺誅戮，從他們看來
不算不公，因爲他們的國家定義，只是一極狹小的定義，有如井底的蛙，天不過就是井口那
麼大，非蛙以爲天者，井口之外無天，德國人也以爲德國者，德國人之外無人。在中古時的歐
洲，成批誅殺「異端」，不足以傷害其國家基礎於毫髮；正相反，牠就靠誅殺異端，如四次的
東征十字軍（Crusades），來穩固牠的基礎。成批的誅戮猶太人，不足以搖撼納粹國家的基

礎；正相反，牠就靠撲殺異族來鞏固德國人的團結。只要不損害牠們國家的發條，則有無外界所謂「公道」，非所計也。

縱的國家既是「地緣國家」，以地域爲根據，牠既不靠「信教」，又不靠「文化」，更不靠「階級」，尤不靠「民族」來維繫，那麼牠靠甚麼呢？牠的主要「發條」是甚麼呢？曰：「公道」(Justice)；在這種國家裏，只有靠「公道」才能把那地塊裏面各形各式，各種各樣、各階級、各膚色、各教義、各文化程度的一大堆羣人維繫起來；不然牠馬上就會土崩瓦解。只要在牠這地域圈子之內，不論膚色，民族，和宗教，都一律在法律前受平等待遇，有了「公道」，這國家才能維繫。在這種國家裏，比較多一點「公道」，因為牠是把「公道」放在一地域圈子的基礎上，而不是放在民族、階級，宗教等等的基礎上。在這種國家裡，最宏偉，最美麗的建築物是「法院」(Court-house)，每個小城小鎮裏，總是那裏的法院最漂亮，至於倫敦的上議院，華盛頓的大理院更無論矣。這些宏偉建築物，一方面證明這些國家最把「公道」這件事當一回事，同時又是維繫他們國家不可少的象徵，因為除了這個，沒有別的可以做牠的維繫物。

如別的因素不相上下，一個「公道」較多的國家自然會打贏「公道」較少的國家，因為前者能得他人的擁護，而後者只能得到受過牠的好處的人（如一「階級」，一「民族」一「黨派」之擁護。這次戰爭，英美之所以獲勝，其故在此。這證明着縱的國家觀還在支配世界，牠的壽

命恐怕還有好幾百年，因為人類尚未發明能給更多的公道之辦法。這辦法將來仍不能沒有的，因為「地緣國家」在其國境之內雖「公」，然在其境外則有時不「公」（如美國一九二四年之移民法，日本人即恨這個）這又與其他「發條」之國家相彷彿：「地緣國家」既以「地域」為基礎，則在地域內力求「公道」之實現即是，不必多事於地域之外；猶之德國民族國家既基於民族，則在力求「公道」之實現於德國民族內即是，不必多事於民族之外。所以假如世界歷史是向着「公道」實現之方向去跑，所謂「世界歷史即是世界法庭」（*Weltgeschichtliche Weltgericht*），則將來應有比現在「地緣國家」更多「公道」的國家出現，那時才是真正的世界大同。但截至今日為止，縱的「地緣國家」還是在這不公的世界上比較的最公道的一種，所以在這大戰爭中取得勝利。

這種國家不能橫，因為如橫起來，豈不是又像希特勒橫起來要求管理其他地區的德國人？這種國家既基於地域內的「公道」，則「帝國主義」（我認此詞的意義為一國家超出其國境外去統治別的地方）適足為其致命傷，適早傳染到其本國，鬆懈其「發條」而陷之於瓦解的危險。聰明哉美國；牠護古巴獨立，讓斐列賓獨立，非有愛於乎二地，實防止帝國主義毒索之蔓延至本國也。

根據以上理由，我們認為現在的華僑政策，不無重加審查之餘地。現在我們有部，有委員會，有甚麼運動會，朝派人，暮遣使往外國的中國人羣裏去辦黨，辦學堂，辦新生活運動，習

慣於縱的國家觀的國家很容易認這為越俎代庖。現在中國還未算強，還不大要緊；過了幾年後，中國因為這個政策引起的棘手外交事件必紛至沓來。那些中國人如係外國的國民，則根本是外國的事；如係暫旅居外國的中國人，則似宜鼓勵其早回祖國，回國後訓之以黨義，予之以學堂，教之以新生活尚未為晚。今在外國的地方而教之以這些，徒足使「地緣國家」對他們起疑心，將來以之比擬捷克蘇德區的德國人。我們現在的華僑政策使外國以為我們不肯把他們放走，故總不放心，時時頒布苛例以擾之（當然苛例尚有其他原因，但這也是其中之主因之一），而中國現在尚無海軍，雖鞭長而莫能保護。於是他們兩無好處，既受不到外國公民的待遇，又得不到中國國民的權利。到不如趕上世界潮流，索性讓他們選擇國籍，願意做中國國民的，請其回來祖國；不能回來的，索性放手任其做當地的公民，如法國放手讓許多法國血統的人做加拿大的公民，在加拿大安家落業一樣。你會聽說過法國派人去加拿大的衆多（全部加拿大東部住的都是法國人）「法僑」裏宣傳黨義，開辦學堂，提倡甚麼生活嗎？既然做了加拿大的公民，法政府即以他們係加政府的事，洗手不管，其他在加拿大過境的法國公民，則保護之責由法國外交部負之。我們如也這樣辦理，則大家都好；那些國外的中國人既可由此取得那裏公民的權利義務，地位由是增進。那些有華人的國家也放心，由放心而放鬆苛例甚至可同化外僑。中國由此可免除將來許多外交糾紛，可以全力謀國內之發展。好在中國不似法國，我們人口衆多，丟了一千萬的華僑也不打緊，在國內兩年生下的小孩子就可補上了。好在現在「革命已成

功」，不用再靠僑捐款來辦革命。將來華僑如欲捐錢回來，還是可以，現在英美國人還不是時常捐款來華救濟這個那個嗎？

四月十三日初稿，五月一日脫稿



十三 爲美國好，我們建議中美同盟

太平洋那邊的美國不是人人渴望着，渴望着世界和平嗎？然不惟其法。他們迷信「大家來」的辦法，以爲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不知無論甚麼政治辦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大家來」的辦法，在美洲行得通，是因爲美洲有個慈神的「大哥國」，週圍繞着二十個多半聽話的小弟弟，這個福氣，歐洲沒有，亞洲沒有，全世界更沒有。歐洲是兩大冤家瞪眼的局面，壓根兒沒有過「大哥國」。將來會不會有呢？難說。爲甚麼？英國不許，假如英國做歐洲的「大哥國」，那也不壞，惟他在海外太忙，在歐洲太小（只四千萬人），他只能站在「蹺蹺板」的中間，成「舉足輕重」之勢；不能起領導全歐的作用，同時爲他自己安全起見，他也不容許大陸上有個能起領導作用的國家。至於亞洲，中國從前是個慈祥的「大哥國」，那時，「越裳」「句麗」等來朝，實際上像現在中南美的國家遣使來到華盛頓，假如其時國與國間的事情多到今天這個樣子，也不難演成一個「大家來」。惟鴉片之役把中國的「大哥國」資格取消，東亞從此看不到和平。日本妄想得這個資格，惟他採取之手段，則正所謂緣木求魚，做大哥的要體貼慈祥，而他偏姦淫擄掠，俄國則面向西方爲多，在東方不過一尾巴。到今天爲止，還看不見東方有那個「大哥國」，至於全世界更無輪矣。

既然全世界沒有美洲那樣的局面，「大家來」的辦法便行不通，這點給上次的舊國聯證實了，舊國聯所代表的新辦法，還不如「跳跳板」的老辦法，蓋一能維持幾半世紀的和平，一則只能保持十多年的不打。或曰：這不能怪「大家來」辦法，只能怪美國不加入國聯；此說似是而非。美國雖身不在國聯裏面，然心向和平，國聯之重要會議，幾無一次沒有美國的「observer」列席。一九三五年前，每次發生侵略事件，美國總是很早很鮮明的表示願與國聯合作制裁。九一八事件發生，那時美國的外交部長且向英國建議合力制裁日本，而英國不之理。來華的李頓調查團五個團員，有一個是美國人。夫國聯之主要作用，不過制裁侵略耳。如美國願參加制裁，則在內與不在內有何分別？即使此說屬確，那麼舊國聯既可因有一美國，大國的濶調而跨台，則將來之新國聯亦可能因某大國退出（頓巴敦橡樹計畫並未有禁止會員國退出，反有驅逐會員國之規定）成了一漏洞而跨台。有人說：舊國聯只規定經濟制裁，新國聯則規定幾個大國用提供的武力來打擊破壞和平者，那不好一點嗎？我說：那更糟，因為假如破壞和平者是一大國，則照克里米亞決定，則只要這大國說句不行，則其他大國即不能合法地打他，那麼所謂提供的武力，只是備幾個大國拿來欺負中小國家之用。夫欺負中小國家，一個大國的武力足夠，何須乎「提供的武力」？這枝武力如不能拿來對付大國，則要牠何用？遇到要對付侵略者的大國時。則這個侵略大國及與之表同情者自歸一邊，而欲以武力對付他而不能的又另歸一邊，於是大國集團自然分化為二，中小國家現在大會裏一無實權，總係幾個大國的「橡皮印」，

他們已經發問：要我們來幹麼？將來再加上一層欺負，結果不是他們一個一個地走開，就是各投其主，各投入一大國的懷抱裏，希望在其羽翼之下得到些保障與便宜。如是則世界豈不是又分化為互相仇視終而互相火併的兩大壘，回到「蹺蹺板」的遊戲？

上次國聯就有點這個：條約中就有分化，幾個大國，各有各的嘍囉，蓋如人能分派，國亦能分派，人們總追隨一有權有勢的人，諸國亦追隨一有權有力之國。好在上次國聯是個空架子，沒有實權，「無關宏旨」，沒有多大可爭的，所以分化雖有，然不甚明顯，各國代表來到日內瓦當作茶會談天，談完就回家去了。今此新國聯有對付侵略時提供的一枝武力，那是好東西，爭之者必力，分化之裂痕自必益著，分化之速度亦由是益增，此後國際間在缺乏一「大國」，或中小國家之合體為重心之情況下，「大家來」最後分化成為「蹺蹺板」，壘壘形成，殆無可避免。

美國人一看見壘壘就頭痛。他們具有菩薩心腸，有點像花房裏長大的大少爺，不知世界的複雜，起先總想憑其好心眼與重荷包，帶着世界走上「大家來」那條路上。但歐洲人偏不肯走，偏要樹起壘壘，美國人摸不着他們的脾氣，以為保存心做壞，由不懂發生憎厭。他回頭看看美洲，並無壘壘（將來阿根廷長大長高後，可能與美國對峙成壘壘，但因不接壤，總不會到法德那樣），為甚麼這歐洲人那麼冥頑不靈，硬不聽我這一套。他百思不得其解，愈想帮忙，愈覺複雜麻煩到不可耐。於是他索性算了，跑回老家去，關起門來，發誓不管歐洲世界的事。

但這個「關起大門，發誓不管」是在半管不管之後。上次大戰時，美國雖拋棄國聯，雖拒絕了法國提議的安全保證條約，惟對於歐洲尚留着些少興趣，此可於道爾斯計劃，楊格計劃，凱洛格頭戰公約等事見之。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如狂風暴雨到臨後。美國始忙家裏的事而不大管外邊，惟在一九三一年，仍有關心向英國提議合力制裁日本，英國這次的拒絕，實給美國潑一大盆冷水。然對於九一八案之經過，美國仍感莫大興起，國聯每次開會，總派有代表（Ogden Ford）列席，這位代表先生便從頭到尾看出其本國所出的主意不靈，看見威爾遜的甜心不能馴服猛獸。同時國內的經濟、失業等等問題，愈來愈頭痛，遂從一九三三年（這時國聯解決中日問題已宣告失敗）羅斯福上台起，美國索性採行退縮主義：先由這年在倫敦開的世界經濟會議退縮，因為羅斯總統不肯讓此會議影響其國內貨幣政策。這會議後，美國的第二步退縮，便是有名的中立法（Neutrality Act），以「現購自運」（Cash and carry。即外國如要買美國東西，如軍火等等，要先給錢後運得自己運）的方法，使美國不捲入那時因意大利攻打阿比西利亞看那樣快要來到的歐洲戰爭（因為如東西先付了錢又由買者自運，則如在海上給潛水艇打沉，是買者的，而不是賣者美國的）。惟中立法所期望着的戰爭沒有來，原因是鬼鬼祟祟的「賀爾拉伐爾協定」縱容瑟索里尼去打黑鬼。英國那時候的辯白是：「美國不肯帮忙，我們投鼠忌器，犯不着與那小子去拚」。美國的辯白（對着英國說）是：「一九一八時，我要帮你忙，而你不幹，怪誰呢？」。雙方都不是沒有話說，惟從一九三三年起至一九四〇年九月止，美國自己

也不否認他是對歐洲不管。歐陸的侵略者，正求之不得，仍利用美國的不管而不斷地製做事件。事有湊巧，一九三三年剛是希特勒上台之年，他發明了「神經戰」(War of nerves) 這樣東西，在那七年中，使歐洲人晚上睡不着覺，不知何時戰爭要來，何時炸彈要落，美國除了打打電報勸希特勒不要太狂外，仍然不管。到了一九四〇年夏法國崩潰後，德意日訂了三角同盟(九月二十七日)對美國採取夾攻之勢，美國人才醒過來，忽忽忙忙起來應付。他頭一着就是把五十隻「年高體弱」的軍艦與英國交換在西半球的根據地(九月二日)；第二着則取消中立法(十一月)，使美國幫忙盟邦，不爲「現購自運」條款所限；第三着則通過租借法案(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把美國改裝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製出來的東西不但不要先給錢，反而等於奉送；不但不用者自運，反由美國送到門口，把「現購自運」正倒過來，在短短的五年間，美國的政策做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向後轉」，亦係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的奇觀；第四着是凍結核心國家在美之資金(七月二十五日)，使兩邊都無法做生意，第五着便在上海上與邱吉爾會面，宣佈了全世界注目的大西洋憲章(八月十四日)第六着便與日本談判，一面圖以甜糖("Kashod"，羅斯福語)哄住("Eat, they"，亦羅斯福語)日本不動，一面則以全力支持英俄；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炸彈在珍珠港落下，才正式參戰。

從上次戰爭到這次戰爭之短短二十一年中(算至珍珠港爲止)，美國的政策經過了三個時期；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三年是「半管不管」時期；一九三三到一九四〇年是「索性不管」時

期：一九四〇年後是「忽忙去管」時期。外交史是重韻的，這有點重演着從前英國對歐陸與外邊的政策；英國從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〇年也是「半管」；一八九〇年至十九世紀之末，也是「索性不管」(splendid isolation)，從英日同盟(一九〇二年)至上次大戰也是「忽忙去管」。美國如重演英國，也可重演自己，將來他可能重新經過這三階段。這三階段都有其邏輯的必然性的，前一段引起後一段。因為起初美國想管，但是拿他習慣的一套來管，半管不管，愈管愈精，於是他生氣了，索性轉過身來說，「你們鬼打鬼，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使略者看見美國不管，擰嘴一笑，實行殺人放火，放完一把又一把，火愈燒愈大，火燒到美國門前來了。

美國人覺得背燒得痛，不得不轉過臉來，實行其忽忽忙忙的管。這麼一來，美國却吃大虧了。到第三期他才來管，他要出很大的價錢，死很多的人，流很多的血，花費很多的金元，消耗很多的東西，假如當初美國懂得怎樣管法而用全副心血去管，則這些人都不可以不死，這些血都可以不流，這些錢都可以不花，這些東西都可以不費。假如當初美國肯與克里孟梭或白里安締結密打條約，則歐洲侵略者根本就不敢動手，根本就起不來，這場大仗可以不在這時候發生，也許可以展遲至很遠很遠的將來。當初如會管，所費不過一張紙，(同盟條約一張紙)，現在管起來，所費的紙張(公文)却可由華盛頓鋪到紐約，長二百四十英里！更不用說飛機，大炮，坦克，吉普車了！

這次大戰的導火線（九一八）在東方；下一次大戰（如來的話）的導火線恐怕也在東方（詳「談韓國爲東方的瑞士」一文），這場仗如打起來，首當其衝的必是中國，先吃虧的，焦頭爛額也必是中國。美國到此時又必以爲鬼打鬼，起初也定是不管，到了亂子鬧大了，火燒到跟前，他又必須回過頭來急忙去管，到那時他所須付的代價恐怕萬萬萬倍於今日者。美國人如聰明一點，似宜作未雨之綢繆，預爲之所，今日如肯花一塊錢，來日可以不花幾萬萬萬塊錢。這個「一塊錢」辦法，簡單得很，簡單到令人難以致信：那便是美中防守同盟。只要拿一塊錢買一張紙，讓兩國的負責人簽一個字互相答應，成下決心，如一造挨打，那一造必來幫打。只有此法，兩造才都不會挨打。

在這裏，我知道美國人必說：「哦！你們中國人可真聰明！你挨打，要我來幫忙，我挨打，你能幫我什麼忙？誰敢來打我？既然沒有人敢打我，我爲什麼要和你簽幫打的合同？那豈不是找我做傻瓜（moron）嗎？」我回答道：「假如你真的須乎打，那才是找我做傻瓜，但防守同盟的妙用，就在如你下了決心，你就無須乎打，因爲對方怕你要打。假如沒有這個，對方看你不打，必胆敢妄爲，動手亂打人，打到你跟前時你倒不能不打了！」這世界就是那麼妙：你如肯打，你倒不用打；你如不願意打，你倒非打不可！我承認無人敢打美國；我也知道，就算有人敢打美國，中國現在也幫不了他什麼忙（除了消極的先擋住侵略者的拳頭），但要點不在幫打不幫打，而在雙方如下決心幫打，則打架之事，可以避免。所以我們提議中國政府正式向美國建

讓這個，頂好直說，把話痛痛快快說出來，不要學上次白里安先來一幌子，使美國懷着鬼胎，則事必無成；如把道理爽快快說出來，美國人是爽快人又是聰明人，必懂得這個而肯考慮，好在羅斯福說過好多次戰後美國須與世界合作（“Co-Operation”）來維持和平。好在美國的朝野，在朝的參眾議員如 Fulbright, Vandenberg 等等，在野的如美國外交協會，和平協會等等，卻贊成這個意思。問題不是美國肯不肯，而是他懂不懂；他如懂得在世界現階段中，只有此法才是實際的辦法，他會成覺興起的。這個辦法頂好不與「大家來」的辦法相連，免又蹈洛加諾的覆轍。譬如最近之法蘇互助協定就不與大機構發生關聯。好在我們現忝為「四強之一」，有資格可與大國締結同盟而不算高攀。這也許忝為四強之一的唯一好處，又好在杜魯門總統說過可允許區域協定，而這個是再好沒有。本來如肯給世界以一重心，把軍權交給中小國家合體之大會，則無須乎那麼麻煩。惟眼看常任理事會之大國是不肯放棄其軍權的，所以只剩此一途，我們並無敵視任何國家的意思，我們只想保持東亞和平。將來破壞東方和平的，也許不止一國，所以不能說我們敵視那一國。這個美中同盟，如成功，將有點像英日同盟，日本固得到許多好處，而英國也因用這個同盟確定了東方（尤其印度）之後，他可騰出時間，與法國及帝俄取得新諒解，由是能從容容應付歐洲局面。假如美國訂了這個同盟，他應付歐洲的局面，亦必覺得容易一點。

有人說：就算你這意思是對，爲什麼要寫出來讓那麼多人知道呢？我說就要多人知道。美

國是個民主國家，主人翁是老百姓，你如把他們老百姓說服了，事情就容易辦，所以我希望有人把這意思弄成英文，讓美國人看看，題目可叫做 For a Chinese-American Alliance 與美國人辦外交，專向其王朝的領袖身上下功夫，反爲遲緩，吞吞吐吐，反爲弄巧反拙，他們有過華盛頓的遺訓，勸美人不可與外邊勾結 (no entangling alliance) 嗎？不要緊。現在舊金山會議這一套早已不符華盛頓遺訓了。假如是真正利益之所在，則對於他們，無所謂遺訓不遺訓。

假如我不說這同盟對中國的好處，那我就是不老實，美國人也不會信我。但其好處，中國人人看得出來，不用我費辭。我只說一句：戰後我國必須索（一）美中防守同盟及（二）蘇中邊境互不設防之二大條約爲建國的支柱——建國有此則成，無此則敗。

後記：此文發表後三個月，中蘇同盟條約成立了。中蘇既可以日本爲對象而締結同盟，中美爲甚麼不可以日本爲對象而同盟呢？

十四 殖民與徠民

——爲託治問題及鉅黎事件而作

中西政治思想與政治辦法之不同，當無過於如何處置國土以外之人與地之一問題上。

竊管思之，中國這個國家，發祥於黃河流域，其始亦不過一蕞爾小邦耳。這個小國隨着黃河之水以東流，敦澤洋溢乎「海內」；乃折而南指，越大江而荆蠻入於版圖，抵珠江而粵蠻與於聲教，經過千餘年的壓治，人家所不能吸收者，我吸收之矣（如匈奴，阿剌伯），人家所不能同化者，我同化之矣（如猶太回紇）。屆乎今日，幅員大於整個洲陸，歐洲分裂爲二十六國而我們一焉。此其中豈有深「竅」在。

查處置國土以外的人與地，可能之辦法不外乎二：一是去管，二是不管。不管的哲學，在中國代有所聞，在西洋亦不是沒有。英國曾有一個時期厭倦海外的殖民地，頗欲脫手不管，那時作這種主張的叫作「小英吉利人」(Little Englanders)。惟在西洋，「小英吉利人」到底不多，到今日可謂絕跡；然在中國，「小中國人」則無代無之，無地無之。遠在漢元帝時（公元前四六）曾發生過要不要海南島的一個問題，賈捐之即上其「罷珠崖議」，主張不要。他說：

「以三聖之德（堯舜禹），地力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曠，聲教迄於四海，欲與於舜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駘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攻土目死，又非獨殊崖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墜不損感，其民習猶魚鼈，何足貪也？」。

賈捐之勸漢元帝不要的，不過一小島，而魏徵勸唐太宗不要的，則是西域一大塊地方的高昌。魏徵之言曰：

「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賀州縣……十年之後，隴有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當時褚遂良亦有同樣的勸諫，曰「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主張不管國土以外的屬地的，中外的理由却不同了。在西洋「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一國視屬地爲肥肉，視其人爲羔羊，用以割剝榨取以肥其本國者也。此種思想，創始於西班牙與葡萄牙人。當時西葡二國，對於其美洲屬土，無他興趣，只是把那裏的金子搶過來，運回本國。爲了這黃色寶物，西葡之人不惜把一地的土人通通殺光，把其地之原始文化整個毀滅，是

直強盜之所爲，未足以語乎政治。惟西葡既行之於先，其他航海國家如荷蘭、英、法，則繼之於後，人人以自己之屬地爲肥瘠，不肯讓他國染指，屬地之貿易由母國包辦，屬地之移民，限於母國之人。此種思想支配歐陸政策垂三百年，雖偶有明智之士如亞當斯密指出其謬誤，然積重難返，重商主義之施於屬地，雖至今日猶有存者（戰前法國與越南之關係，卽爲一好例）。這種政策，英國行之而激起美國獨立。美國這一當頭棒，只教會英國後來以寬大對其自治領，其對待印度，則仍舊日東印度公司之作風也。

以母國爲刀俎以屬地爲魚肉之辦法，顯爲一段剝削榨取之傷心史，是以血和淚寫成的。上次歐戰後，大慈大悲的威爾遜乃提出其「委任統治利」(mandate system)把從德國及土耳其奪過來之屬地，交與幾個大國分頭管理，這管理的大國，在國聯盟約一些規定下（如須善待土著，維持門戶開放，禁止奴隸貿易等等）對國聯負其責任。惟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二十年來，委任統治地，除達到獨立之伊拉克一國而外，實與殖民地無異，所謂對國聯負責，徒成具文，而委任統治地之擾攘不寧（如巴利士旦，黎半農，敘里亞等）則較戰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此次羅斯福之提出託治制渡 (trusteeship) 實與威爾遜同其理想同 辦法，其內在之原則，均爲謀使管理之國家變成義父，向國際權力機關負其統治之責任，無論委治制也好，託治制也好，其思想出發點爲一種「爾爲爾，我爲我」的觀念管理國與其屬地間，有一道不可逾越之鴻溝。管理國，沒有良心的固欺凌掠奪，無所不至，卽稍有良心的，最多亦不過善待土著，

至求與土著打成一片以爲治，成了「爾即是我，我即是爾」者，西洋人固未嘗見及也。

二千年來我國即採行後者「爾即是我，我即是爾」之辦法，我們以往對付國土以外的人與地之政策，不是「殖民」而是「徠民」，不限於把鬼子趕出去，而且讓他們進來，落居中國共享太平之福，這種辦法，外國人聽見，必引爲奇聞。然這類「奇聞」，在我國史不絕書。後漢光武帝平定交趾後「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湖南）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翊河東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種類蕃息」；復以「南庭教萬徒入西河轉五原連延七郡」；（以上居見後漢書）。後來曹操也仿此辦法，分匈奴爲五部，「部立其中貴以爲帥」；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祈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落居太陵縣……塞外匈奴大水，寒饑，羸弱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靡不有焉」（晉書匈奴傳）明至晉代，「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參半」，江統懼之，作「徙戎論」，然未果行，唐太宗以不世英武之主，亦採用光武曹操的辦法，苻秦書突厥列傳有曰：「頡利之敗，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讓安邊之術，朝士多言分其種落，俘之河南、秦、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不難化爲百姓。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擇漢建武時置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其酋首至者

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立朝廷五品以上者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唐太宗這樣處置邊民之辦法，不是不經過兩派一番之激烈辯論的，這兩派以魏徵、溫彥博爲首。魏徵是反對而溫彥博是主張「徠民」政策的。魏徵說不穩當，且舉江統之徒或論爲證。溫彥博說不必怕，且舉光武居匈奴於內郡爲證。溫彥博的話，是多少帶着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的：

「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降，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憫，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還其酋首，遣居宿衛，畏感懷德，何患之有？」（見貞觀政要卷九）

可見「徠民」政策，是認中國爲一「天覆地載」之「天下國」的必然推理，「爾卽是我，我卽是爾」的態度，惟在以天子爲家長之大家族的國家內能行。這種國家之所以能行徠民政策，端在其以「聲教」（文化）爲治，凡「與於聲教」的，皇帝都以赤子待之，初不問其種族、膚色、信仰、地域也。惟近代國家是一地緣觀念之國家，其內在之法則，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是「只有在我圈子以內的，始一視同仁」，其觀念較「天覆地載」爲狹窄，故「徠民」的老辦法，西洋人是聽不進去的，美國對他處之人民，儘可慈祥和藹，然一說到落居其境內，則莫不談虎色變。近代國家，無不把前門後門關得緊緊，以視中國從前門戶敞開，誰要進

來都行，只要肯接受中國之文化者迥不相伴。其或因人數太多，不能全部進來的，則中國以考試方法選其地之秀彥使入內地爲官，統治漢族，以與內地漢族之中舉被派往邊地做官者交換。自隋唐以降，中國卽有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的規定，故在內地做官者，時有邊民，於是屬地與宗主國打成一片。

由政治統治者之交換，引起文化之交換，如漢字漢語流出邊境，而胡琴胡服，滲入內地，故除徠民之外，則又「徠官」，徠官之外則又「徠教」。夫外圍與中心既因招徠交換而打成一片，國之中心，外圍之各部均有份焉，則殖民地離心之傾向化爲向心之傾向，惟因其予邊區參加中心政治生活之機會，故現下世界源於由一方逼出統治他方（*White Man's Burden*）之種種頭痛問題，不至發生。中華民族之能經過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蹂躪，而尙迄然翹立於世（而埃及希臘羅馬民族，反成歷史陳跡）其亦此徠民政策訓之有素導之有方之故歟？

美國這個國家有四十八州，而沒有一州想脫離他往者何也？曰：以每州在中央政治生活中有平等之參加，佔應得之部份故也。然殖民地非列強則天天想離去，又何也？曰：以非列強無參加美國中心政治的機會故也。然則美國爲甚麼不待非列強如待四十八州，讓參議院也有非列強議員二人，讓衆議院也有非列強議員若干人，讓非人也有被選爲美國總統的機會？曰：其勢有所不能。美國是一基於地緣觀念的典型近代國家，與中國從前的「天覆地載」式的國家不

同，非列賓可通過科學及由文化交流、宰官交換、民族交媾的方法參加「天覆地載」的國家之政治生活；而對於地緣觀念之國家，則以格於其「在圈子以內始一視同仁，在圈子以外則另眼相看」之基本觀念，然法參加其政治生活。換言之，地理圈子觀念弱的則易參加，地理圈子觀念強的則無法參加。近代的殖民地，問題都起源於是。故殖民國統治殖民地雖不無交通、衛生、教育、風俗等等之進步，如英國之治印度，然殖民地不感激也。其欲趕走殖民國之心，反如火益烈（如近日之俄黎之欲趕走法國），良以這些地區毫無參加殖民國政治之機會，亦無發言的權利，殖民國在殖民地之所作所爲，自土著看來，不過爲外來統治者謀好處而已，殖民地之人民，初無與也。這種心理一日不除，則頭痛之殖民地問題，一日不能去，本此觀念做去，則託治制度恐比委託制度不會好得多少。

由「殖民」觀念出發，一定走到「獨立」的結論，因爲殖民地既不能參加統治他的國家之政治生活，則唯一的辦法只有自己謀自己的政治生活，謀自己的獨立。這次蘇俄及中國提議以「獨立」爲託治地的最終目標而得到大家贊成，就是這個道理。如欲免除殖民地的頭痛問題，則殖民的觀念（以地緣國家的一方硬來統治另一方之殖民地）與重商主義思想之殘餘，必須放棄。

外傳荷蘭對於其殖民地擬有一新辦法：護其屬地——荷屬東印度、蘇里南（Su Iann）及居拉掃（Curacao）——與荷蘭本土平等，在荷蘭國會裏得到平等之代表。威摩女王答應把荷

國之內閣分爲兩個，一爲「內事內閣」(Cabinet for internal affairs)專用荷蘭人專管荷蘭境內的事，另一爲「外事內閣」(Cabinet for external affairs)專管荷蘭本土外的地方事宜，閣員不限於荷蘭白人而可用土著，所管事項如外交、國防、國際貿易等等，均在其權限之內，果爾則一民族君臨另一民族而統治之(不管是否對國際機關負責)之局面，可開始改觀，荷蘭此舉可能成爲一新的動向，是否可做到中國從前「徠民」的局面，嘗試目以俟之。

(五月二十一日脫稿)

附錄

一 對於我國外交陣式的一個獻議

（此篇原用英文寫成經香港晚報記者譯成中文——編者誌）

當我們在緬甸訪問緬甸的國防部長西摩先生 A. H. Seymour 的時候，西摩先生微笑着對我們這樣的說：

「如果中國不是在和日本作戰，你們會到這裏和我見面嗎？」

他這句近於諷刺的話，包涵着不少的意義。我們並沒有和他講到戰爭，這次不過是通常的訪問；而他腦海中倒蘊藏着中國不會想到緬甸，如果不是遭遇着日本的侵凌。他說的話，充分的拱托出一個事實。這事實是中國忽略了「印度支那」這一帶的國家，在外交上還沒有充分的準備。

可是在這一角的世界，在外交上和其他方面有許多正在等候着我們運用的而很有運用可能的力量。我們從前沒有致力於此；但我們今日不能因為從前沒有在此致力而不向這方面致力，

不能因此而不作將來的努力。

這一角的世界，本來沒有一個專名。我如今姑且用「印度支那」的名稱。所指的地帶是包括印度洋畔的國家和那些與蘇聯毗連接壤的阿富汗，波斯，甚至伊刺克等國家。

顏駿人先生曾提出過我們外交上可致力的三個中心。一個是日內瓦；一個是東京；一個是莫斯科，這三個如今都使我們失望了。第一個和第二個之使我們失望，並不是由於我們的過處，因為這是局勢的必然結果。我們在地理上和他們距離太遠，又沒有什麼切實的關係。東京就根本是漢吞併我們。要是拿東京做我們外交致力的中心，那就等於甘心讓日本吞併了。但蘇聯却有點不同，不是他們不願意幫助我們，是我們不願意受他們的幫助，一九三六年蘇聯願意和我們訂立軍事同盟，但我們沒有接受，那時我們正是在東京與日內瓦頌送秋波的時候，使得莫斯科也莫明我們的外交的方向。如今若果舊事重提，恐怕是太遲了。因為蘇聯對於軍事同盟的看法，是在於防止戰爭，不是加入戰爭的。

很奇怪，在這種情形底下，竟沒有人提出一個致力的中心：顏駿人先生的三個致力方向，已經成了窮途。如果吾國在外交上要尋求出路，一定要重新再尋求致力的中心。

關於這點，我有一些小小的意思。我以為外交是應該「親親而仁人，仁人而愛物」的，是應該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英國的外交中心是在統攬全球線索的倫敦，法國的外交中心，是在統攬全球線索的巴黎，日本外交的中心是在統攬全球線索的東京，假使英國或法國的外交政

策，不運用自己勢力所及的地方爲己助力，不運用近鄰爲自己張目，而遠驚千萬里之外，那不是笑話嗎？

實際的講，中國如不是孤立。沒有什麼肯真正實際挺身出來幫助的朋友。這點關係很大，日本之敢侵略我，正因此。我們的毛病是着重於追求那「捕風捉影」的歐洲。因爲全力倚重於此，所以就反而忽略了我們的近隣和後門的亞洲。所以我們在亞洲也沒有什麼朋友。我們和暹羅在外交上至今毫無關係。而日本對暹羅就很注意了。在作戰以前我們對於緬甸，也沒有想到。我們對於印度，阿富汗，伊刺克，一點也不清楚。這個我們漢唐西域武揚威之地，這個中古時代歐亞交通孔道的「平原走廊」，這個中亞細亞即我們古書上所稱道的西域，我們如今都束之高閣，置諸腦後了。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野心而貪得無厭的世界，如今只得自己單獨的來應付。

我游「印度支那」諸國，我很深刻的感覺一般人民，對於別國人統治所懷的一種深沉而潛默的怨恨。我感覺他們對於亞洲之團結有着很深的意識。一位緬甸人甚至這樣的問我：「中日是同洲的，爲什麼不彼此講和，集中力甚而對付第三方面呢？」我告訴他：「日本要的，並不是兄弟式的合作，而是西洋式的統治。日本是在欺負亞洲的老大哥，是在採用西洋的方法來壓制他的老兄弟。日本的舉動是如此，太狡猾所以氣壯詞嚴的痛斥日本者爲此。」我說完這話，那位緬甸的朋友才很滿意的領會中國之所以作戰。縱橫着印度支那和中亞細亞的人民，他們對於別國人的關係，是一個事實。縱橫着印度支那和中亞細亞的人民，他們對於亞洲團結懷着願

望，對於中國這「慈祥的老大哥」眷念不忘，也是一個事實。這情形，如果我們能夠把握着來運用，真足以成爲我們外交上很大的本錢。

據說史達林亦曾自認他也是亞洲人。蘇聯之所以毅然決然不在西向的聖比德堡而在東向的莫斯科建立新都，這是一個重要的表示。蘇聯之所以毅然決然不在波爾的海岸而在中亞細亞及西伯利亞發展他的工業，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表示。蘇聯政治家能夠見到亞洲之重要，是值得佩服的。

歐洲從前給我們的是什麼？如今給我們的，除了敷衍和含糊甜密的話外，還有什麼？我們和西班牙，比利士，丹麥，波蘭，捷克，挪威，瑞典的外交關係又給我們什麼？我們在這些地方設立公使館給我們什麼具體的幫助？一間駐維也納公使館的經費足以供應我們在「印度支那」和中亞細亞設三幾個公使之費用。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向着歐洲作妄想？爲什麼我們不着重和同洲內的兄弟國家發生密切的友好關係？爲什麼我們不奉着同洲的兄弟國家而做老大哥？「印度支那」中某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告訴我們，他願意中國的友誼，因爲歷史表明中國對於弱小的國家，只有仗義的幫忙，或善意的開化，而沒有併吞的意念。

印度朋友們也告訴我們，他們對中國是懷着兄弟般的友愛，而對於那只學了一點兒西洋的皮毛便欺負老兄的日本，是懷着鄙視的意思。在道德上卓越的地位，大概如今世界沒有一個比得上印度的甘地。我們既聽到了太戈爾和尼魯仗義的聲音，爲什麼我們還聽不到甘地的說話？

爲什麼我們不借重這道線上的領導者？甘地一句話當然會給人類的良心很大的影響。

在歷史上，我們是往往借重外力來裁定大難的。我游「印度支那」諸國，我也遇着不少熱心的青年願意到中國助我們抗戰的，「印度支那」的國家甚至有願意替我們流血的，而我們亞洲的朋友則只有和魯克里西斯那樣（Lucetius-Wiss）坐在隔岸，看看我們這邊的大火。

此外，「印度支那」的資源可以供給我們的需要。暹羅的大米；緬甸的汽油；印度的煤；波斯의 油都是我們需要的。如果我們和這些國家發生外交政治上的關係，我們自然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買進這些必需的東西。

如今不是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地帶的時候麼？如今不是我們應該派遣「親善專使」到這些國家聯絡友誼和訂立外交關係的時候麼？如果沒有經費，我們儘可撤銷歐洲三幾個公使館，儘可移這些公使館的經費，用在這些「印度支那」的國家。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香港中國晚報

二 越南蠶測

自六月二十二日越南政府在加特祿將軍下接受日方要求斷絕華方入口貨物並准許日人在越南數地設置檢查員後，憂時者即以日寇要求無止境爲越南危。果不出兩月，日閩又要求在越南設置海空軍根據地並由鐵路運兵入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新總督藏古主持下，越南亦如前總督一樣，開與侵略者妥協。

這個妥協也經過相當時期的交涉始實現的。交涉的地點似在維琪，由法外長波多恩與日大使澤田辦理。交涉的經過，外間不得而知，惟照理去推，當逃不了請教德國。如須請教德國，則越南與日本妥協，實可未卜先知，因爲德國對於日本要求如說「可納」，則維琪政府不敢不納，因而妥協；德國如說「不可納」，則日本必有忌於德國之「天威」，暫不敢有所覬覦，要求亦必不硬壓下去，結果也是妥協。故無論如何，日本與越南都是妥協。前幾天法國塔布爾夫人——號稱「歐洲的報紙」——所言之德國禁止日本染指越南，恐不過是無稽之談。德國如何對付英國比區區越南一隅的殖民地，兩項利益，那項重大，不言而喻。德國如欲征服三島，必須炮製英國海軍，但德國海軍遠遜於英國，勢不能不用政治手腕，分散英帝國海軍實力，在地中海必須聯意大利，在遠東必須借重日本。這項利益與越南一地之得失，實不能相比，蓋前

者是生死存亡之問題，後者不過一殖民地暫時之得失而已。

德國既因須在遠東備重日本而不便在比較次要的地方強逆日本之意向，則越南讓步，固屬中事。現在的問題是日本在越南的真正意向為何。日本在越南之意向，不外兩種作用：（一）以越南為入寇雲南的根據地；（二）以之為控制南太平洋，聯絡暹羅，威脅英荷之據點。我以為這兩種作用比第一作用的成份為多。

日本現正盛倡「南進」政策，其最終目的在攫取南洋英荷屬地之富源。欲達到此目的，越南實是最好不過的跳板，由西貢到新加坡不過六百三十哩，海船四十小時可達，轟炸機二小時半可到。由西貢到宋卡，不過六百英里，飛機兩小時可達。由越南陸路可通暹羅，沿看暹羅在馬來半島的尾巴長驅直下，海船則從西貢每小時二十六七海里的軍艦，朝發夕至。陸海夾攻。新加坡便可遭逢着有史以來未有過之威脅。

照我看來，日本人對於越南的軍事要求，以第二種作用的成份為多，因為第一種作用——入寇雲南——雖不能說不可能，但除已經用外交手段截斷中國國際一條路線之目的外，是否得不償失，不能不令人無疑。即使日寇入掠雲南佔據昆明，不能即謂佔據重慶，滇臺離滄還有九百公里的高山峻嶺之路，離河內尚有八百五十公里，共約一千八百公里（即一千二百英里）由河內直打重慶，是一條長悠悠非常險阻之路，要費的勁兒當然不少。打到昆明也不過是截斷中國與越南交通的作用。但這個作用日本已於二月前用外交方式辦到了，為甚麼要費那麼大勁兒

來毒蛇添足？由滇越邊境至昆明有四百六十公里，那是高山大嶺，少見人烟，給養困難，機械化部隊不能運用自如的地方。滇越鐵路固可運兵，但中國兵可隨時把他切斷，故實際上仍不能不走陸路，但走這陸路所可遇到的游擊攻襲埋伏暗算之危險，不可勝數。如日寇硬要冒這危險，則必須派相當的兵力，最少三四師團然後才夠，但試問日寇那裏來這些的兵？他們在黃河的中國戰場兵力已不敷分配，所以常用穿棧式把兵調來調去，現在能夠調來入寇雲南的，恐不足此數。

同時雲南如派兵入越，則是舍棄有利的山地到越南紅河的平原地段作戰。雲南境內的滇越路經過的多是不毛之地，給養運輸困難，到了越南境內，即須遇到給養比較容易運輸比較方便的軍隊，這當然也無不可，但由雲南進攻越境不能不也算一種冒險，故除萬不得已外，雲南的策路恐仍為守勢。

從廣西派兵入越，不是不可能的。那邊界兩邊都以平原為多，故由此入彼，所犧牲的有利作戰地不大，但南寧和龍州兩邊出口都在日寇手裏，我軍如何出口，現在還看不出來。也許除同登鎮南關這條路外，還有一條暗道，但這條的可用程度容許機械化部隊行駛的可能性有多少，現在還不知道。

如日寇不派兵入境則派飛機。轟炸昆明當亦拿中之事，惟假如說炸昆明如炸重慶那麼利害，我終有點不大相信。炸重慶的政治目的高於軍事目的，而政治目的不外乎：一為以恐怖搖

勸我首都抗戰決心，一爲使各國大使館聞炸彈而寒心，相率離去，從而疏遠中國與國際的關係。敵人如炸昆明這兩個政治目的都不具在。各國的大使館都不在此，如炸遺臭，頂多不過死幾個平民，甚至毀幾間傾館，日寇何苦枉費汽油，枉費炸彈！

以上不過是從理性去推的話，但這世界有不少的「非理性」成份在裏面，如果日寇爲「非理性」所衝動，盲目胡來，那就非筆者可得而預測的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日昆明民國日報

三、德致南斯拉夫照會之意義

好玩撲克牌的人，起先本錢少的時候，不顧一切，勇往直前，要買就買，仗着自己衝量局勢的本領，毫不躊躇懷疑，行動敏捷，大風特風！後來錢多了，這位賭鬼漸漸覺得自己荷包的豐滿和自己地位的優厚，不肯輕易壓寶，一舉一動，不復如從前那樣。敏捷爽快，躊躇復躊躇，眼巴巴好幾次贏錢的機會都錯過了，但他是生性好賭的人，又不能不結壓一次，這一壓如對，他贏得更多，更使他珍貴他自己的荷包和地位；更使他不敢如起先一樣的要幹就幹。但如這一壓是錯，他從前仗着敏捷機警所贏來的錢，將一掃而空，「兵敗如山倒」，純至事勢可爲，身敗名裂！

拿破侖就是這樣敗的！起先他本錢少的時候，每壓必對，每買必贏，因為他有超頂的天聰，具有了不得的衝量局勢的本領，行動毫不躊躇，要做就做。他做了皇帝之後，本錢大了，做事未免有點左顧右慮，行動不復再有那樣的敏捷痛快，坐失機會。他利用西班牙內亂的機會，把他的哥哥送去那裏爲王，這不得不派源源的大兵去撐扶他的哥哥。那知道西班牙竟成了一個漏底的洞，派去鎮壓西國內亂的法國軍隊只見一天天少，而西國內亂反見得一天天多。弄到後來西班牙竟成爲英軍登陸的所在，埋着以陸權打倒拿破侖的陸權之伏線。後來他爲海峽不

成功，不得不向後轉而攻俄，這一子之錯竟使他的全局皆非了！

並不是拿破倫起先聰明而後來笨拙，乃是他起先本錢小而後來本錢大，肚內時常躊躇不決於英文所謂「危險的互消」(Balance of Risks)裏。他一經挫折，就失去了大部份的自信心，游疑不決，弄到後來他在萊不薛打所謂「拳獲會戰」的時候，他竟若無其事，在掉上亂畫N字！「危險的互消」裏想不通，竟麻痺了他一向驚人的決斷力！

明與會議時張伯倫氏的處境，也是一樣。英國帝國太大了，本錢太厚了，所慮難題過慮的事太多了！所以張氏躊躇莫決，舉棋不定，終於接受明與城下之盟！我相信張氏本來並不是存心出賣捷克，不過他看見希特勒一定要打，而全英帝國所應顧慮的地方太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忙腳亂，終於以無政策為政策，以「不打」了這場公案！

現在邱吉爾就不同了，戰爭既已開始，倫敦已炸得滿目瘡痍，打開焦頭爛額，不打也是焦頭爛額，索性打下去，眼前的恐懼已一掃而空，「危險的互消」的打算，已簡單得多，現在僅有專心致志打下去，所以日本要調解他不聽，意大利要單獨求和他不理，希臘不穩，他毅然進兵。現在邱吉爾的地位與戰前張伯倫的地位迥相反，與戰前希特勒的地位倒相像。希特勒如一天天鼠竄，則一天天走近捷克牌得勝者的地位，馴至他走進戰前張伯倫顧慮太多的地位，而邱吉爾走進希特勒顧慮較少的地位，兩者互易地位的時候，即是判明英德勝敗的分野線了！

南斯拉夫於三月二十五日加入三國同盟，於二十六日深夜二時發生改變。按照希特勒從前

的作風，應該火速立刻有一德國照會送至南國的新政府，趁其立脚未定，趕快給牠以「觀德乎？反德乎？」之難題的打擊。而德國遲至三月三十日始將這個難題送至南國新政府，中間有四天的功夫，希特拉究竟做些甚麼？而這樣的一個最後通牒式的照會，又不按照尋常德國的作風，限於二十四小時最多四十八小時內答覆，而竟寬以時日，給南國四天的功夫來考慮，最後通牒乃至四月二日始滿期，這又與從前希特拉的作風不合！無論是致送通牒或規定答覆的時限，我們都覺得太過太長。這難道希特拉已達到那玩撲克牌者之荷包滿地位置變厚的境地了嗎？希特拉是不是要八天的長時間來考慮南國的問題，在此期間中是否感覺着「危險互消」打算的困難，游疑不前，躊躇莫決？

如這個措詞屬實，又如南國新政府窺出這點破綻，則南國也許格外壯胆，干群與英聯合以抗德國。這點過一天便有分曉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雲南日報

四 決定巴爾幹命運之一戰

前幾天有希臘拒絕英軍登陸的消息，那正是德國要求希臘與意大利講和的時候，希臘在考慮期間不願引英軍入境重生枝節，固情理之常。本來從希臘全國利益立場上說，此時停戰，事實上已等了一九二三年意大利強佔科孚島之恥，既可獲有光榮，復因希臘現已佔有阿爾巴尼亞一部份領土，縱受德軍壓迫，但未礙德軍打敗，講和條件充其量不過放棄阿地，希臘本土之喪失不見得會多。若說繼續打下去，如只靠希臘一國的力量，勢必收場無疑，戰勝意大利之光榮亦必隨而付於流水；如說有英國可靠，則英國素非一陸權國，陸上霸王所需用的士兵武器，多半臨時湊合，以之對付意大利或許綽有餘裕，以之對付德國，則勝負未可預卜。故德軍備入保加利亞後，希臘與英則戰，與德則和，和乎？戰乎？固煞費躊躇之問題也。

希臘現有之政府為一軍人政府，其領袖為一陸軍將領，五年前用苦迭打方法攫取政權的，軍人得勝而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自以為可常打常勝，其不肯得可而止，與日本軍人數月前不肯依照德國計畫退至中國沿海的理由一樣。希臘軍政府既為這種「勝利威」所支配，則其不肯放下兵器，與軸心講和，而圖借英國所能供給的力量，繼續作戰，亦屬可能之事。所以這兩天才有英軍已在希土登陸的消息，說少的三萬，說多的二十萬，雖倫敦未予證實，但亦未加

否認，登陸的事，諒不無可信。

如英軍的確已在希士登陸，則巴爾幹戰爭不久就要爆發，而希臘將成爲主要的戰場。

英國與德國最好拿來比水滸傳裏的浪裏白條張順和黑旋風李逵，各有各的戰地，在陸上張順鬥不過李逵，在水上，黑旋風鬥不過浪裏白條。正因爲這個原故，李逵巴不得張順上陸，好給他吃幾個老拳頭，同樣，黑旋風的德國也巴不得浪裏白條的英國上岸（甚麼岸都可以），好給這後者一個迎頭痛擊！

本來純粹從軍事的觀點看來，德軍無長佔希臘的理由。希臘是個半島，三面是水，德軍如佔有該地，須時常三面受英國海軍大砲轟擊的威脅，如拿破侖時候的西班牙一樣。希臘是一貧窮的山國，內部又無了不得的資源。如英軍不登陸，德國在軍事上似無佔領希臘的必要。但如英軍登陸，情勢就大不同了。政治的需求，可使德國迅速採取軍事行動，因爲這機會太好了。登陸的英軍據多說者也不過只有二十萬人，而德軍入保的已有一百五十師（約七八十萬人）之衆。大砲坦克車及其他軍兵器，諒較英軍爲優爲多。同時在跟土耳其南部離希臘不遠的路茲島有大批德國俯衝轟炸機。此時如給英軍一迎頭痛擊，在德國是一空陸夾攻之舉，德軍乘去年戰勝之餘威，對於此戰的結果，當然不是沒有把握。此戰如勝，則德國的政治收穫大了，第一可以替伙計意大利吐一口氣。第二可以給英國一個下馬威，給英倫士氣一個打擊。第三，此戰德國如勝，則巴爾幹之尚猶豫不決的國家，可望風而靡，迎襲而景從，再不用施多少壓力而自然加入

軸心了。

這恐怕就是爲甚高德國與南斯拉夫本來是定好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暫緩簽字的原故。情願暫緩的當然不是南國（因爲在南國看來，愈早愈心安）而是德國，因爲德國若見有這個英軍登陸的機會，曾緩數日，德國自度南國不獨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許暫願簽訂軸心同盟了。

德軍如入希臘攻打英軍，也就是攻打希臘，土耳其不但與英國有互相援助的諾言，與希臘也有這類的諾言，土耳其的諾言現在是不十分靠得住的，她與法國也有軍事援助的諾言，而法國去年崩潰時，未見土耳其在彼利亞一援以手。土耳其說如德軍開入保加利亞，則必對德實戰，此言已再三說過。現在德軍已入保了，未聞土耳其有何動作，反之，她只知依靠土保互不侵犯條約的一類廢紙，以圖苟安於一時。希特勒諒也知土耳其不願打仗，所以何以甜言，親筆寫信給土國總統答應尊重其領土完整等等。報上尙未見土總統之正式答覆，但亦未聞其正式拒絕。故如德軍入希，土耳其是否動作，不能無疑。德軍如勝，則土耳其之何去何從，可以未卜先知，土耳其如歸德，則當前是通伊拉克摩蘇爾油田的一條大道，德國如能攫取這裏的油田，勝利的希望，便增強數倍。

以上是說如德軍在希臘勝的話。如英軍在希臘勝，則巴爾幹歸英，德國不但斷了通近東油田的路。且斷了通多瑙河盆地糧食的路。那時不但斯拉夫國家如南保羅斯要起來反對希特勒，拉丁國家如法國，半黃國家如匈牙利也許會蠢蠢欲動。希臘的敗仗也許會變成德國致命的一

傷。

希臘的戰爭如發生，英軍在人力上及資源上須要源源補充，這補充線一條是經過西西利島及北非中間的窄狹，這條的用處不大，因爲從西邊來的補充根本就不多。另一條是經過蘇彝士運河，這條很重要，因爲英國在地中海大部份的人力和資源的供給是從東方通過紅海而來的。德國爲在希臘作戰的先聲，勢必設法在印度洋紅海用軍艦潛艇等破壞英國的交通，而英國也勢必保護這條交通線。這恐怕就是爲甚麼英國突然封鎖紅海，只許英國的而不許他國的船隻在該處來往。

戰爭有如一疔，膿滿了找找一地方冒出。這膿難道就在希臘冒出嗎？過幾天便有分曉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蒙南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32592 覆裝紙)

爲中國謀國際和平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著者 何永信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78
2132
14187

